

(節錄)

金閣寺

三島由紀夫 作

唐月梅 譯

2018

木馬出版

一

從我小時候，父親常跟我講金閣的故事。

我出生在舞鶴東北一個突出日本海的荒涼海岬。父親的故鄉不是這裡，而是舞鶴東郊的志樂。在眾人的懇求下，父親入僧籍，當了偏僻的海岬寺廟住持，在當地娶了妻子，生下了我。

在成生岬的寺廟附近，沒有合適的中學。不久，我便離開雙親，寄住在父親故鄉的叔父家中，每天走路去東舞鶴中學就讀。

父親的故鄉是陽光充足的地方。不過一年中，十一月、十二月看起來是萬里無雲的晴朗日子，卻一天要下個四、五次陣雨。我變化無常的情緒，可能就是在這種地方長大造成的。

五月黃昏，從學校回到家裡，我經常從叔父家的二樓書齋眺望對面的小山。翠綠的山腰在夕照照射下，恍如在原野中央豎起了一扇金屏風。目睹這景象，我聯想起金閣。

雖然我常在照片上或教科書裡看到現實的金閣，然而在我心中，父親所講的金閣的幻影，遠勝於現實的金閣。父親絕不會說現實的金閣是金光閃閃這類的話。按父親講述，人世

間再沒有比金閣更美的東西了。又，從金閣這個字面及其音韻，在我心中所描繪出的金閣是無與倫比的。

每次看見陽光在遠處的水田裡閃耀的時候，我就覺得是肉眼看不見的金閣的投影。成為福井縣和京都府分水嶺的吉坂關口，正好坐落在正東的方向。太陽從這關口附近升起。它與現實的京都都是相反方向，然而我透過山谷的晨曦卻看見了金閣高聳雲天。

就這樣，金閣處處皆是，而在現實裡卻看不見。這一點近似這塊土地上的海。舞鶴灣位於志樂村西邊近六公里的地方，海被山遮擋，看不見了。但這塊土地上總是飄蕩著一股海的感覺。偶爾風送來海的氣息。海上一起風暴，海鷗就紛紛逃命，飛落在這一帶的田野上。

我體弱，不論跑步還是拉單槓都輸人，再加上天生口吃，就愈加畏首畏尾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是寺廟住持的孩子。頑童們模仿口吃和尚結結巴巴誦經，來取笑我。說書的故事裡說到口吃的捕吏出場的段落，他們就故意念出聲給我聽。

不用說，口吃在我 and 外界之間造成了阻礙。我很難發好第一個字音，這第一個字音彷彿是打開我內心世界和外界之間的門扉鑰匙，然而這把鑰匙從不曾順利地打開門。一般人藉由自由操縱語言，可以敞開內心世界與外界之間的門扉，使其通風良好，可是我怎麼也辦不

到。鑰匙也完全生鏽了。

口吃的人為了發出第一個音而焦灼萬分。他就好像一隻企圖從濃稠的黏鳥膠擺脫出來而拚死掙扎的小鳥，好不容易掙脫出來，卻為時已晚矣。誠然，在我苦苦掙扎的時候，外界的現實似乎也有罷手等待著我的情況。可是等待著我的現實，已經不是新鮮的現實。縱使我費盡工夫好不容易到達了外界，那裡卻又總是瞬間變色，完全錯位了……於是我想：唯有這樣才最適合我，失去新鮮度的現實、散發著半腐臭的現實，總是在我的眼前。

很容易想像出來，這樣的少年抱有兩種相反的權力意志。我喜歡閱讀記述歷史上暴君的書。如果我是口吃、寡言的暴君，那麼家臣就得觀察我的臉色、終日戰戰兢兢地生活吧。我沒有必要用明確而流暢的語言來使我的殘暴正當化。因為只要我寡言就可以使一切殘暴正當化。我總樂於幻想把平日藐視我的老師和同學一個個加以處刑。我還樂於幻想我成為內心世界的國王，成為冷靜觀察的大藝術家。儘管我外表貧弱，精神世界卻比任何人都富有。少年抱有一種難以拂除的自卑感，認為自己是被悄悄挑選出來的，這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總覺得世界的某處有我尚未知曉的使命在等待著我。

……我想起一個小插曲。

東舞鶴中學是一座明亮的新式校舍，擁有寬敞的操場，開闊的群山環繞。

五月某一天，現就讀於舞鶴海軍機關學校的一位學生休假回母校來。

他曬得黝黑，從深戴的學生帽帽檐下露出挺秀的鼻梁，從頭到腳展現出少年英雄的氣概。在學弟面前，他暢談紀律嚴格的生活。然而，他在講述這種理應是淒慘的生活時，卻用了彷彿敘說奢侈豪華生活的口吻。一舉手一投足都充滿了自豪和稚嫩，完全懂得自己謙遜的分量。他的制服胸前有折疊的皺褶，挺起胸膛的他彷如迎著風浪前進的船首像。

他走下了操場兩、三級的大谷石石階，在石階上坐了下來。四、五個學弟坐在他的周圍，入迷地聽他說話。五月的花朵、鬱金香、香豌豆、銀蓮花、虞美人等，在斜坡的花圃裡爭妍鬥豔。頭頂上的厚朴盛開了大朵的白花。

講的人和聽的人都像銅像般文風不動。至於我，則獨自坐在距他們兩公尺遠的操場長凳上。這就是我的禮儀。這是我對五月的花團錦簇，充滿自豪的制服和明朗笑聲的一種禮儀。

卻說這位年輕的英雄，不去注意他的崇拜者，反而注意起我來。在他看來，彷彿唯有我不懼於他的威風，這樣的感覺傷害了他的自尊。他向大家打聽我的名字，然後向初次見面的我招呼道：

「喂，溝口。」

我依然不言語，直勾勾地望著他。他衝著我笑了。笑容裡有著類似權力者的諂媚。

「怎麼不說話呀？你是啞巴嗎？」

「是口、口、口吃。」他的一個崇拜者代替我回答。大家扭著身子笑了。嘲笑原來是這麼耀眼的東西。對我來說，同班同學那種少年期特有的殘酷笑聲，猶如灑滿陽光的草叢般璀璨奪目。

「原來是口吃啊。你不想上海軍學校嗎？口吃嘛，一天就會給你矯正好。」

不知怎的，我竟很快做出了明確的回答。語言流暢與意志無關，瞬間脫口說出：

「不上。我要當和尚。」

大家鴉雀無聲。年輕英雄低下頭，摘了身邊的一根草，啣在嘴裡。

「唔，這樣的話，再過幾年，也許我還會麻煩你啊。」

那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這時候，我的確產生了一種自覺。那就是張開雙臂等待黑暗世界。不久，五月的花、制服、壞心眼的同學們都將投入我張開的雙臂裡。我擁有自己要在社會底層緊緊拉住、抓住這個世界的自覺……然而，這樣的自覺成為少年的自豪未免太沉重了。

自豪必須是更輕鬆、明朗、更清晰可見、光燦耀眼的。但願它是肉眼看得見的東西。希望它是誰都看得見的、成為我自豪的東西。比如說，他腰間佩帶的短劍，像這樣的東西。

中學生都嚮往的短劍，確實是很美的裝飾。聽說海軍學校的學生偷用這把短劍削過鉛筆。故意拿如此莊嚴象徵的物品用在日常瑣碎生活上，真可說是豪氣啊。

碰巧他將脫下的海軍學校制服，還有褲子、緊身白襯衣都掛在白漆柵欄上……這些衣物緊挨花叢，散發出一股年輕人的汗臭。蜜蜂誤將這些閃爍著白光的襯衣當作花兒，飛落在上面歇息。飾有金絲緞的學生帽掛在柵欄上，恍如端正、深深地戴在他的頭上一樣。他接受學弟的挑戰，到操場後面的土俵去比賽相撲了。

脫下來的這些衣物，給人「榮譽墳墓」的印象，五月的花團簇錦，更加强了這種感覺。特別是帽檐上反射著漆黑閃光的學生帽，以及掛在它旁邊的皮帶和短劍，脫離了他的肉體，反而散發出抒情之美，其本身如同回憶般完美……也就是說，看似年輕英雄的遺物般。

我確認了附近無人。摔跤場那邊響起了一片喊聲。我從口袋裡拿出生鏽的鉛筆刀，悄悄走了過去，在美麗的短劍黑劍鞘裡側，深深地劃了兩、三道難看的刀痕……

……也許會有人根據上面的記述，立刻斷定我是個有詩人氣質的少年。然而別說詩了，

就連筆記之類的，我也不曾寫過。我缺乏一種衝動，即用別的能力來彌補我不如他人的能力，以此達到超群出眾的衝動。換句話說，我作為藝術家，未免太傲慢了。我夢想當暴君或藝術家，然而僅僅停留在想，完全無意實際做點什麼來達成它。

不被人理解已經成為我唯一可自豪的，所以也不能露出要理解事物的衝動。我覺得命運不賦予我任何能醒人耳目的東西。孤獨愈發膨脹，簡直就像豬那樣。

突然間，我回憶起我們村莊所發生的悲劇事件。實際上這事件與我毫不相關，但不知怎的，總覺得與我有關、我參與了，這種實際的感覺無法消除。

透過這一事件，我一舉面對一切，面對人生、官能、叛逆、憎恨、愛等一切。於是我的記憶樂於否定和無視其中所蘊含著的崇高因素。

從叔父家第二間的相連屋的一戶人家，有位美麗的姑娘，名叫有為子，她有雙清澈的大眼睛。可能是家庭富裕的緣故，她專橫跋扈。她雖然得到全家的嬌寵，卻很孤獨，有時不知她在想些什麼。妒嫉心重的女人背地裡議論她可能還是處女，以及她的樣子是石女¹的長相等。

有為子剛從女子學校畢業，就志願當了舞鶴海軍醫院的護士。她家離醫院不遠，可以騎

自行車上班。每天她都在拂曉時分離家去工作，比我們上學的時間還早兩個多小時。

夏天的一個晚上，我思念有為子的身體，沉溺於陰鬱的幻想中，難以入眠，便摸黑爬起床來，穿上運動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到戶外。

我思念有為子的身體，並非始自那天晚上。起初偶爾思念，後來漸漸固定下來，猶如思念的結晶體，有為子的身體以一種肉體的形狀凝結——白晳、富有彈性、泡在昏暗的陰影中，散發出芳香。我想像觸摸那肉體時自己手指的熱度，還想像手指感受到的彈性和花粉般的芬芳。

在黎明前的黑暗道路上，我一路奔跑。石頭也沒絆住我的腳，黑暗在我前方自在地開闢了道路。

就在這裡，道路變寬闊了。我來到志樂村安岡的村莊外。那裡有棵巨大的山毛櫸樹。樹幹被朝露濡濕了。我藏身在這棵樹下，等待有為子從村莊那邊騎自行車過來。

我等待著，什麼都不想做。我氣喘吁吁地跑來，在山毛櫸樹蔭下休憩，也不知道接下來想做什麼。我一直過著與外界無緣的生活，一旦投身外界，就產生一種幻想，彷彿一切都變得容易，都成為可能了。

黑斑蚊叮了我的腳。雞鳴四起。我迎亮看了看路上，遠處有個朦朧的白影。我以為是拂

曉的曙光，卻是有為子。

有為子騎著自行車。前燈亮著。自行車無聲地滑行過來。我從山毛櫸後面跑到自行車前。自行車好不容易緊急剎住了。

這時，我感到自己完全變成了化石。意志、慾望、一切都石化了。外界與我的內心世界無關，它再次堅定地存在於我的周圍。我穿著白色運動鞋，從叔父家裡跑了出來，沿著黎明前的黑暗道路一直跑到這棵山毛櫸後面，我只不過是順著自己內心世界的軌跡一個勁地奔跑過來而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隱約浮現村莊無數屋頂的輪廓、黑魃魃的樹叢、青葉山的黑色山頂，連眼前的有為子，都驚人地變得毫無意義。現實不等我的參與，早就賦予了。而且這種毫無意義的、巨大的黑暗現實，以我迄今未曾見過的分量賦予給我、向我逼近。

我如往常般思考：恐怕只有語言才能拯救這種情況吧。這是我特有的誤解。需要行動的時候，我總是惦記著語言，但語言我很難說出口，我顧忌它，全然忘了行動。我覺得行動這個光彩奪目的東西，總是伴隨著光彩奪目的語言。

我什麼也沒有看。但我猜想，有為子起初很害怕，後來發現是我之後，就只顧望著我的嘴。大概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她只望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黑洞——像野生小動物巢穴般骯髒而不好看的小洞，毫無意義地蠕動著。也就是說，她只望見我的嘴。在確認從這小洞裡不

會產生任何一種可與外界聯繫的力量之後，她才放下心來。

「幹麼！你這個口吃還惡作劇。」有為子說。

這聲音裡帶有晨風的端莊和清爽。她按了車鈴，又騎上自行車，像躲開石頭般繞過我。有為子遠去了，我不時聽見在毫無人影的遠方田野傳來幾聲像是嘲笑似的鈴聲。

——當天晚上，有為子告了我的狀，她的母親到我叔父家來。我遭到平日溫和的叔父嚴厲的叱責。我詛咒有為子，甚至希望她死去。數月後，這詛咒竟然應驗了。從此以後，我確信詛咒是會應驗的。

我不論是睡覺還是醒來，都希望有為子死去，但願我的恥辱的見證人消聲匿跡。只要沒有見證人，或許恥辱便會從人世間根絕。他人都是見證人啊！儘管如此，只要沒有他人，也就不會產生恥辱，我彷彿看見有為子的面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像水般閃亮，她直勾勾地盯著我的嘴、她的目光背後存在他人的世界——也就是說，彷彿看見絕不讓我們獨自存在、而主動地成為我們的同謀和見證人的他人的世界。他人必須死滅。為了我能夠真正面向太陽，世界必須滅亡……

那次告狀的兩個月後，有為子辭去海軍醫院的工作，閉居家中。村裡人議論紛紛。是年秋末，就發生了那一事件。

……我們作夢也沒想到海軍的逃兵竟然會逃到這個村莊裡。晌午時分，憲兵到村公所來了。但憲兵的到來並不稀奇，不覺得問題嚴重。

那是十月底的一個晴朗日子，我像平時一樣到學校去，晚上做完作業，該是就寢的時刻，正想熄燈，我俯視了一下村道，只見一大群人像狗群般傳來奔跑的喘氣聲。我下樓。一位同學站在大門口，雙眼圓睜，對著醒來的叔父、叔母和我大喊道：

「剛才為有為子在那邊被憲兵抓走了，一起去看看吧。」

我穿著木屐跑出去。這是個月明之夜，收割後的稻田裡隨處可見稻架的鮮明影子。

黑鴉鴉的人影聚在小樹叢後面，移動著。身穿黑色西服的有為子坐在地上。她的臉色刷白。她周圍圍著四、五個憲兵和她的雙親。其中一個憲兵拿出一個類似便當的小包，在大聲申斥。她父親不停地轉動頭，時而向憲兵一致歉，時而斥責女兒。她母親蹲在一旁哭泣。

我們隔著一塊田地，站在田埂上觀望。圍觀的人愈來愈多，大家無言地肩並肩，連我們頭上的月亮似乎也被擠壓得變小了。

同學在我耳邊做說明。

據說，有為子拿著便當從家裡溜出來，本想送到鄰村去，途中被埋伏的憲兵逮到。這便

當無疑是送給那個逃兵的。那個逃兵和有為子在海軍醫院相愛，懷孕的有為子因此被醫院趕出來。憲兵追問逃兵躲藏在什麼地方，她依然一動也不動地坐著，堅持不發一語……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有為子的臉，她看起來像是被抓住的瘋女。在月光下，她的臉顯得非常堅定。

迄今我不曾見過如此充滿強烈拒絕的臉。我認為自己的臉是被世界拒絕的臉，可是有為子的臉卻是拒絕世界的臉。月光無情地流瀉在她的額頭、眼睛、鼻梁和臉頰上，可是這張堅定的臉只是被月光蕩滌著。她只要稍微動一動眼睛、稍微動一動嘴巴，她企圖拒絕的世界就會以此為信號，從這裡迅速地崩潰吧。

我屏息地看得出神。歷史在那裡中斷了。這張臉無論對未來還是過去都無任何一言。我們在剛砍伐的樹墩上見過這張不可思議的臉，儘管這張臉帶著新鮮而嬌嫩的色澤，但已停止成長，沐浴著不該沐浴的風和日光，突然被暴露在本不屬於自己世界的剖面上，畫出了美麗の木紋。只因為拒絕，它就被發落到這個世界上來……

我不由覺得有為子的臉這瞬間的美，不論是在她的人生裡，還是在觀望的我的人生裡，恐怕都不會再有了。然而其持續的時間並不像我想像得那麼長。因為這張美麗的臉突然變形了。

有為子站起來。這時我彷彿看見她笑了。我彷彿看見她那潔白的門牙在月光下的閃光。關於她臉的變形，我不可能有更多的記述，因為站起來的有為子，她的臉避開了明亮的月光，進入小樹林的陰影中。

非常遺憾，我沒看到有為子決心背叛時那張變形的臉。如果仔細端詳，也許我會萌生寬恕他人之心，包括寬恕所有醜惡之心。

有為子指著鄰村鹿原的山背後。

「是金剛院？」憲兵喊道。

然後，我也產生了孩子趕廟會看熱鬧般的喜悅。憲兵從四面八方將金剛院團團包圍，並要求村民協助。我出於幸災樂禍，隨同其他五、六個少年一起，加入了以有為子為嚮導的第一隊。有為子在憲兵的解押下，率先踏上灑滿月光的路。我對於她那充滿信心的步伐感到震驚。

金剛院聞名遐邇。這座名剎坐落在從安岡徒步約十五分鐘路程的山後。那裡有高丘親王

親手種植的榲桲樹，還有據傳是左甚五郎³建造的優雅的三重塔，夏天時我們常到後山的瀑布沐浴、遊玩。

河畔有堵正殿的圍牆。破舊的瓦頂板心泥牆上芒草叢生。夜色中，潔白的芒草花穗還是光澤美麗。正殿門旁有山茶花盛開。一行人默默地沿著河邊走。

金剛院的佛殿建在更高處。過了獨木橋，右側是三重塔，左側是楓林，再往裡走，就可以看見巍然的一百零五級長滿苔蘚的石階。這種石灰石台階很容易打滑。

走過獨木橋之前，憲兵回頭打了個手勢，讓一行人止步。據說從前這裡有座運慶湛慶⁴所建的山門。從這邊再往裡走，九十九谷的群山都是金剛院的領地。

……我們屏息等待。

憲兵催促有為子。她獨自走過獨木橋，我們跟著，尾隨其後。石階下方籠罩在陰影中，但中殿以上灑滿了月光。我們分別藏身在石階下方的各個隱蔽處。開始染紅的楓葉在月光下一片黑。

石階上方就是金剛院正殿，從那邊往左斜架的遊廊，直通像神樂殿的空御堂。空御堂是模仿清水寺舞台，伸出空中，組合許多柱子和橫梁從山崖下將其支撐著。御堂、遊廊和支撐的木架經過風吹雨淋，顯得潔淨白皙，彷彿白骨般。紅葉盛時，紅葉的色彩與白骨堆似的

建築，呈現出美麗的和諧。然而在夜裡，四處沐浴著斑斑月光的白色木架看起來怪異又優美。

逃兵似乎是躲在舞台上方的御堂裡。憲兵企圖以有為子作誘餌來抓捕他。

我們這些證人隱蔽在暗處，屏住了氣息。儘管是在十月下旬的寒冷夜氣籠罩下，我的臉頰卻是熱辣辣的。

有為子獨自攀登石灰石的一百零五級台階去了，猶如得意洋洋的瘋子……在她的黑色西服和黑頭髮之間，唯有她那美麗的側臉是潔白的。

在月亮、星星、夜雲、以茅杉的稜線連接天空的山峰、斑駁的月影、明顯浮現的建築物等的襯托下，有為子背叛的清澈之美使我陶醉了。她獨自一人挺起胸膛，她有攀登這白石階的資格。她的背叛，就如同星星、月亮和茅杉，亦即與我們這些見證人一起居住在這個世界上，接受這種大自然。她就是作為我們的代表登上去的。

我心情亢奮，不由想到：

3 活躍於安土桃山時代至江戶初期的名雕刻師。

4 鎌倉時代初期的佛像雕刻師。

「由於背叛，她終於也能接受我了。此刻她正屬於我。」

……所謂事件，在某一地點將會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攀登滿是苔蘚的一百零五級石階的有為子，還在眼前。我覺得她彷彿永遠在攀登這石階似的。

後來她變成了另一個人。攀到石階盡頭的有為子再次背叛了我，背叛了我們。方才的她不完全拒絕世界，也不完全接受世界。只是屈身於愛慾的秩序，為一個男人而墜落。

因此，我只能把這件事當作古老的石版印刷似的光景來回憶……有為子穿過遊廊，對著御堂的黑暗呼喚。男人的影子出現了。有為子與他說了些話。男人持手槍衝到台階半道上開始射擊。應戰的憲兵也從石階中段的樹叢裡開槍還擊。男人再次準備射擊，他衝著企圖逃往遊廊的有為子背後連發了幾槍。有為子應聲倒地。男人又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開槍……

——以憲兵為首，人群爭先恐後地從石階跑上去，急忙跑到兩具屍體旁邊。我依然隱藏在楓樹的蔽蔭處，白色的木架重重疊疊，縱橫交錯地聳立在我的上頭。從上面傳來踩在遊廊地板上、輕微且雜亂無章的腳步聲。兩、三道交錯的手電筒光束越過柵欄直射在楓樹梢上。

我只能認為一切都是遙遠的事件。感覺遲鈍的人要等到流血了，才會驚慌失措。然而，一旦流血，悲劇也就結束了。不知不覺間，我竟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一覺醒來，我被大家遺

忘。四周充滿小鳥的啁啾。朝陽深深地照射在楓樹下方的枝桠上。白骨般的建築物從地板下面承受著日光，彷彿復甦過來。空御堂寂靜又驕傲地伸向楓樹林覆蓋的峽谷。

我站起身，打了個寒顫。我揉了揉全身各處。只有寒冷殘留在身上。殘留的只有寒冷。

×

翌年春假，父親在國民服上披了件袈裟，來叔父家造訪。他說，要帶我到京都去兩、三天。那時候，父親的肺病已經相當嚴重，他的身體孱弱到令我震驚。不僅是我，連叔父母也都勸父親取消京都之行，但父親就是不聽從。事後回想起來，父親是想趁自己還活著的時候，把我介紹給金閣寺的住持。

當然，拜訪金閣寺是我多年的夢想。即使父親強作堅強，但任誰都看得出他已病入膏肓。我實在沒有什麼心思與他外出旅行。終於要接近未曾一睹的金閣時，我卻猶豫了。不管怎麼說，金閣應該是美的。因而，這一切與其說是金閣本身的美，莫如說是我傾盡身心所想像的金閣的美。

就一般少年所能理解的來說，我也通曉金閣了。一般美術書是這樣記述金閣歷史的：

「足利義滿承接了西園寺家的北山殿，並在那裡建築了一棟規模宏大的別墅。主要建築物有舍利殿、護摩堂、懺法堂、法水院等佛教建築，還有宸殿、公卿間、會堂、天鏡閣、拱北樓、泉殿、觀雪亭等住宅建築。舍利殿的建築耗資驚人，這就是後來稱作『金閣』的建築物。究竟什麼時候開始叫做金閣，已無從考據。一般說法是應仁之亂以後，文明年間⁵已經普遍沿用這一名稱了。」

「金閣是棟三層樓閣的建築物，面臨開闊的苑池（鏡湖池），大約是應永五年（一三九八）建成的。第一、二層是寢殿造⁶的形式，使用了部戶⁷。第三層為三間純粹禪堂佛堂式的造型，中央鑲有唐式建築的板門，左右有花頭窗。柏樹皮葺的方錐型屋頂頂端，飾有一隻金銅鳳凰。此外，懸山式屋頂的釣殿（漱清）伸向池面，打破了整體的單調感；屋頂斜度和緩，屋簷下的椽子稀稀疏疏，木工精細，輕巧而優美。住宅式的建築配以佛堂式的造型，不愧是和諧的庭園建築的傑作，表現了義滿吸收朝臣文化的情趣，也充分傳達了當時的氛圍。」「義滿逝世後，遵其遺囑，將北山殿改為禪刹⁸，稱作鹿苑寺。其建築物有的他遷，有的荒蕪，唯有金閣倖存下來……」

金閣猶如夜空中的明月，作為黑暗時代的象徵而建造的。因此我夢想的金閣其四周必須是黑暗的背景。在黑暗中，美麗而細長的柱子結構，從裡面發出微光，穩固而寂靜地坐落在須忍受四周的黑暗。

我還想起那隻挺立在屋頂頂端上、長年經受風雨的金銅鳳凰。這隻神祕的金鳥，不報時，也不振翅，無疑完全忘記自己是鳥兒了。它看似不會飛，其實是錯的。別的鳥兒在空間飛翔，而這隻金鳳凰則展開光燦的雙翅，永遠在時間中翱翔，時間拍打著它的雙翼。拍打雙翼後，向後方流逝了。為了飛翔，鳳凰只要採取不動的姿勢，怒目而視，高舉雙翅，翻捲著鳥尾的羽毛，威風凜凜地叉開金色的雙腳確實站穩，這樣就夠了。

這麼一想，我就覺得金閣也像是一艘渡過時間大海的美麗船隻。美術書上所說的那種「牆少、挑高的建築物」，使我聯想起船的結構，這複雜的三層屋形船所面臨的池子便是海的象徵。金閣度過了無計其數的茫茫黑夜。這是永無止境的航行，白晝，這艘奇異的船伴裝拋下了錨，讓許多遊人參觀。黑夜一降臨，就借助四周的黑暗，揚起如風帆似的屋頂啟航了。

5 後土御門天皇的年號，一四六九年至一四八七年之間。

6 日本平安、鎌倉時代貴族的住宅樣式。

7 格子狀的木板窗，用來遮陽光、防風雨。

8 禪宗的寺院。

即使說我人生最初遇到的難題是美，也並非言過其實。父親是鄉間純樸的僧侶，語彙貧乏，他只告訴我：「人世間再沒有比金閣更美的東西了。」我想：在我未知的地方已經存在著美，這讓我不禁感到不滿和焦躁。因為如果美的確存在那裡，那麼我的存在就被美疏遠了。

對我來說，金閣絕不是一種觀念，而是一種物體。是一種儘管群山阻隔著我的眺望、但只要想看還是可以到那裡去看的物體。美就是這樣一種手可以觸摸、眼可以清晰地映現的物體。我知道，並且相信，在紛繁變化的世界裡，不變的金閣是千真萬確的存在。

有時我覺得金閣宛如握在我掌心中、小巧玲瓏的手工藝品，有時我又覺得它是高聳雲端、龐然大物般的廟宇。少年時代的我並沒有認為所謂美就是不大不小、適中的東西，因此，看到夏天的小花像是被晨露濡濕散發出朦朧的光時，我就覺得它像金閣一樣美。還有，看到山那邊雲層翻捲、雷聲陣陣、唯有暗淡的雲煙邊緣閃現金光的景象時，這種壯觀就使我聯想起金閣。最後甚至看到美人的臉，我在心裡也會用「像金閣一般的美」來形容了。

這次旅行真令人傷心。我們乘上舞鶴線火車，從西舞鶴出發，經真倉、上杉等小站都停車，再經綾部，向京都方向駛去。客車很髒，沿保津峽行駛，在隧道較多的地方，煤煙無情地捲進車廂內，令人窒息。父親咳個不止。

乘客多半是與海軍有關。三等車廂裡擠滿了士官、水兵、工人，以及前往海兵團、探親回來的海軍眷屬。

我望了望窗外陰沉的春天空。看了看父親罩在國民服胸前的袈裟，還看了看紅光滿面的年輕士官們挺起的胸膛，好像快把金釦子迸開了。我覺得自己彷彿就在他們中間。不久，我成年後也會被徵入伍。但即使我當了兵，是不是能像眼前的士官那樣忠實地為完成任務而活呢？好歹我腳跨兩個世界。我感到，我還這樣年輕，在醜陋、頑固的凸額之下，父親掌管着的死的世界與年輕人的生的世界，是以戰爭作為媒介而聯結在一起的。我或許是它們的聯結點吧，假如我戰死了，無論走向眼前岔道的哪一邊，清楚結局都是一樣的。

我的少年時期就像混濁在黎明的色調之中。漆黑的影子世界是可怕的，但白晝似的輪廓分明的生，也不屬於我。

我看護著咳嗽不止的父親，不時望望窗外的保津川。河水呈濃重的群青色，就像化學實驗使用的硫酸銅。每次列車鑽出隧道，就看見保津峽忽而遠離鐵路，忽而又意外地近在眼前，被平滑的岩石所包圍，忽而又轟鳴般地轉動著群青的轆轤。

父親在車廂裡很難為情地打開了盛著白米飯糰的便當。

「這可不是黑市米。是施主們的心意，你只要高興地吃就好囉。」

父親這樣說，好像有意讓周圍的人聽見似的。說罷他才把一個不大的飯糰勉強嚥下。我總覺得這趟被煤煙熏黑的破舊列車不是開往古都，而彷彿是駛向死亡的車站。如此一想，每次經過隧道時瀰漫在車廂內的煤煙，都散發出一種火葬場的氣味。

……我終於站在鹿苑寺大門前，不由地心跳加快。我將要看到人世間最美的東西。

太陽開始西斜，群山籠罩在彩霞中。幾名遊人和我們父子先後走進大門。門的左側有圍繞著鐘樓種植的梅林，樹梢上有些殘花。

父親站在植有麻櫟的本堂玄關，請求引見住持。回覆說住持正接待來賓，請稍候二、三十分鐘。

「我們利用這段時間去看看金閣吧。」父親說。

父親大概是想讓我看看他利用自己的面子，可以免費入內參觀。但售票和售護身符的人，以及在參觀門驗票的人都全變換了，已經不是十幾年前父親常來時的舊識了。

「下次再來時，大概還會換人。」

父親以心寒的表情說。我感到父親不敢確信自己還能「下次再來」了。

不過，我故意佯裝出一副少年的模樣（唯有這種時候，唯有故意演戲時候，我才像個少年），興高采烈，幾乎跑到前頭。於是，我夢幻多年的金閣，就這樣輕易地以其全貌展現在我眼前。

我站在鏡湖池這邊，與金閣隔著池子，西斜的夕陽照射著金閣的正面。漱清亭在對岸左側半隱半現。金閣精緻的影子，投落在稀疏地漂浮著藻類和水草的池面上，使其投影看起來更加完整。夕照在池水的反射，在各層房簷的裡側搖曳。與四周的明亮相較，房簷裡側的反射更鮮明耀眼，恍如一幅誇張遠近法的繪畫，金閣的氣勢給人一種需要仰望的感覺。

「怎麼樣？漂亮吧？一層叫法水院，二層叫潮音洞，三層叫究竟頂。」

父親把瘦骨嶙峋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變換各種角度或側頭眺望。它已經引不起我的任何感動。它只不過是一棟陳舊、汗黑的三層小建築物。頂尖上的鳳凰看起來就像隻烏鴉。豈止不美，甚至給人一種不調和、不穩定的感覺。我尋思：所謂美，難道竟是這樣不美的東西嗎？

倘使我是個謙虛好學的少年，在這樣輕易就氣餒之前，必定先悲歎自己鑑賞力缺乏吧。然而，我心中幻想的無與倫比的美，竟背叛了我，這種痛苦完全奪去了我所有的反省。

我想：難道金閣隱匿了它的美，幻化成別的什麼東西了嗎？美為了保護自身，可能會蒙騙人的眼睛。我更靠近金閣，去除眼睛感受到醜陋的障礙，一一檢查每個細節，我必須看到美的核心。既然我只相信眼睛看得見的美，那麼這種態度也是理所當然的。

父親領著我畢恭畢敬地登上了法水院的廊道，我首先看到的是擺在玻璃櫥裡的精緻金閣模型。我很喜歡那個模型。毋寧說它更接近我夢想中的金閣。於是，大金閣的內部藏著模樣完全相同的小金閣，讓我聯想到猶如大宇宙中存在著小宇宙那樣的無限呼應。於是我第一次有了夢想。想像到比這模型更小巧而且更完整的金閣，以及比真實的金閣更無限大的、幾乎能包容世界般的金閣。

然而，我並非永遠站在模型前。接著父親帶我到名聞遐邇的國寶義滿像前。這尊木像稱為鹿苑院殿道義之像，是義滿削髮為僧之後的名字。

在我看來，它只不過是一尊被煤煙熏黑的奇妙神像，感受不到任何一點美。再到二樓的潮音洞，看到據說出自狩野正信手筆的天人奏樂天花板壁畫。再到最上層的究竟頂，即使看到各個角落殘存的寒酸金箔痕跡，我也無法覺得它美。

我靠在精緻的欄杆上，心不在焉地俯視池面。在夕陽的映照下，池面恍如生鏽的古銅鏡，金閣的影子垂直地投落在鏡面上。水草和藻類的最下方，映現出傍晚的天空。這傍晚的天空，與我們頭上的天空不同。那是澄明的，充滿寂光¹⁰，從下方、從內側把這個地上的世界完全吞噬，金閣就像黑黝黝、徹底生鏽的巨大純金錨，沉落在其中……

住持田山道詮和尚與父親是禪堂的學友。道詮和尚與父親共同度過三年的禪堂生活，這期間，他們同食同住，兩人都在據說是義滿將軍建立的相國寺專門道場修行，經過自古以來的庭詰¹¹和旦過詰¹²的儀式，才成為相國寺派的成員。不僅如此，直到後來，道詮法師興致好時，還曾談及他與父親不僅是辛苦修行的學友，而且還是嫖友，在就寢時間之後，他們常翻越土牆，出去嫖妓，尋歡作樂。

我們父子拜謁金閣之後，再次返回本堂的正門，在引領下穿過寬敞的長廊，來到可以展望著名陸舟松的庭院——大書院的住持房間。

我穿著學生服端正地跪坐著，顯得十分拘謹。可是，父親來到這裡突然心情舒暢起來。

¹⁰ 佛語。由寂靜的真理而發出的真智的光照。

¹¹ 在禪宗行腳僧請求進入專門道場修行，在被允許進入僧堂前，必須在玄關處低著頭、將行李放在自己的頭上等待。

¹² 通過庭詰的行腳僧要在狹窄的屋裡坐禪三天。

父親和這裡的住持雖然出身相同，他們的福氣卻完全迥異。父親病弱，肌膚蒼白，是一副貧相，而道詮和尚簡直就像桃紅色的點心。和尚的桌面上滿是從四面八方寄來的小包裹、雜誌、書、信等，都未曾開封，堆得像座小山，與這座華麗的寺廟相襯。他用胖胖的手拿著剪刀，靈巧地拆開其中一個小包裹。

「這是從東京寄來的點心。據說現在這種點心很稀罕，只獻給軍部和官廳，店鋪裡還買不到吶。」

我們一邊喝薄茶，一邊品嚐不曾吃過的、像西式餅乾的糕點。吃的時候愈緊張，糕點上的粉末就愈掉在我穿著的光亮黑嗶嘰制服的膝上。

父親和住持對軍部和官僚只重視神社而輕視寺廟——豈止輕視，甚至壓迫——感到十分憤慨，討論了今後如何經營寺廟的問題。

住持微胖，當然臉上已刻上皺紋，連一道道皺紋的深處也洗得乾乾淨淨。圓臉上唯有鼻子很長，像流出的樹脂凝固般的形狀。雖然他的臉是這副模樣，但剃光的頭型卻很有威嚴，彷彿精力都凝聚在頭上，唯有頭部才最具動物特徵。

父親和住持的話題轉到僧堂時代的往事。我凝望著庭院裡的陸舟松。巨松的枝桠低垂，錯落有致，呈船形，唯有船首的樹枝全都高高伸展。臨近閉園時間，來了一群團體觀光客，

從土牆另一邊的金閣方向傳來了一陣陣嘈雜聲。那腳步聲、人聲彷彿被春天黃昏的天空吸收了，聽起來並不尖銳，略帶柔和、圓潤。腳步聲又如潮湧般地遠去，令人感到好像踏過地面上的芸芸眾生的腳步。我抬頭望著凝聚在夕照餘輝的金閣頂上的鳳凰。

「這孩子……」聽到父親的話，我回頭轉向父親。在幾乎變暗的室內，父親把我的未來託付給了道詮法師。

「我想我也不會久留於人世了，到時這孩子就拜託你，好嗎？」

道詮法師不愧是法師，他沒講什麼敷衍的安慰，只說：

「好，我來照料。」

我震驚的是這兩入其後的愉快對話，談及各類名僧之死的軼聞。據說，有位名僧說了聲：「啊！我真想死」，就死去了。有位名僧同歌德一樣，說了聲「給我更多的光明」，就死去了。還有位名僧彌留之際，還在計算自己寺廟的財富。

晚餐住持宴請我們吃了名為「藥石」的粥。當晚在寺廟歇了一宿。晚飯後我催促父親再去看看金閣，因為月亮已經高懸。

父親與住持闊別多年又重逢，甚為興奮，本已相當勞頓了，可一提及金閣，他喘了一口

氣，抓住我的肩膀就跟著走了。

月亮從不動山的山際升起。金閣從背面承受著月光，折疊著黑暗而複雜的影子，寂然無聲，唯有究竟頂的花格子窗框，瀉入了清亮的月影。究竟頂四周通風，朦朧的月亮彷彿就投宿其中。

夜鳥啼鳴，從葦原島陰處騰空飛起。我感到父親瘦骨嶙峋的手壓在我肩膀上的重量。當我視線落在這肩膀上時，由於月光的關係，我看到父親的手變成了白骨。

×

回到安岡後，那樣令我失望的金閣，在我心中的美一日又一日地逐漸復甦，甚至變成比我親眼看到之前更美的金閣。我說不出它美在哪裡。看來夢想中孕育著的東西，一旦經過現實的修正，反而刺激起夢想了。

我已不再在矚目的風景和事物中尋找金閣的幻影了。金閣漸漸變成深刻、堅固、實在的物體。它的一根根柱子、花頭窗、屋頂、屋頂尖上的鳳凰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眼前，彷彿伸手便可及；纖巧的細部和複雜的全貌相互呼應，正如想起音樂的一小節，整個樂章就會流瀉出

來，只要取出任何一部分，金閣的全貌就會響起。

「父親說人世間最美的東西是金閣，真的沒錯。」

在給父親的信上，我第一次這樣寫道。父親把我帶回叔父家以後，旋即又返回那寂靜的海角寺廟了。

母親給我回了一封電報。父親大量咯血，過世了。

二

因父親過世，我少年時代也就真正宣告結束了。我驚愕於自己的少年時代簡直欠缺對人應有的關心。而且，我甚至察覺自己對父親的死毫不悲傷。也許稱不上是什麼驚愕，更像無力的感懷。

我趕回家時，父親的遺體已經入殮了。因為我徒步走到內浦，再乘船沿海灣回到成生，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時值梅雨季節前夕，每天烈日當空、炎熱。我見父親最後一面之後，匆匆將靈柩運往荒涼的海角火葬場，在海邊火化。

農村寺廟住持之死，可以說是非同一般。是有點過分的異常。可以說他是這地方的精神支柱，是當地信徒生涯的保護人，也是他們死後可以依託的人。現在他卻在寺廟死去，予人一種感覺：彷彿他非常忠於職守、在教人如何死去，親自示範表演卻過失致死。

實際上，父親的靈柩安放得適得其所，好像是鑲嵌在萬事俱備的氛圍中。母親、小和尚以及信徒們聚在靈前哭泣。小和尚結結巴巴地誦經，彷彿一半也是仰仗靈柩裡的父親的指示。

父親的臉埋在初夏的花叢中。朵朵花兒都很嬌嫩、鮮活，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朵朵花兒

好像在窺視著井底。為什麼呢？因為遺容是從活著的臉所具有的存在表面無限地陷落，只留下面對著我們的臉面的、輪廓般的東西，一深陷下去就再也拉不上來的深處。再沒有什麼比遺容更能如實地告訴我：所謂物質，距離我們是多麼遙遠，它的存在方法是多麼不可企及啊！精神因為死而變成物質，我第一次能夠接觸到這樣一種局面。現在我才漸漸理解五月花卉、太陽、桌子、校舍、鉛筆……等這些物質為什麼對我那樣冷漠，距離我那樣遙遠。母親和信徒們注視著我最後向亡父的遺體告別。然而，我這顆頑固的心是不接受這句話所暗示的生者世界的類推。我不是向遺體告別，而只是望著父親的遺容。

遺體只能給人看。我只是在看。所謂看，正如平時無任何意識在動作；所謂看，是生存者權利的證明，也可能是殘酷性的表示。對我來說，這是新鮮的體驗。一個不曾大聲歌唱，也不叫喚著四處奔跑的少年，就這樣學到了確認自己的生。

我本是個很自卑的人，然而這時候，我竟能將毫無淚痕、明朗的臉向著信徒們而毫無愧色。寺廟坐落在海濱的山崖上，翻捲在日本海海面上的夏雲，在憑弔的客人背後。

出殯的誦經開始了，我也加入其中。本堂昏暗，繫在柱子上的旗幡、掛在大殿橫梁的華鬘¹³、香爐與花瓶之類，被燈光照得閃閃爍爍。海風偶爾席捲進來，鼓起了我的僧衣下襬。

我不時感到正在誦經的自己，眼角裡湧進強烈的光芒和夏日的雲朵。

戶外強烈的光線，不斷地射在我的側臉上。那輝煌的侮蔑……

——送葬隊伍離火葬場只剩一、兩百公尺的時候，突然下了場大雨。幸好走到一個好心的信徒家門前，靈柩也可一起避雨。雨下個不停，送葬隊伍非前進不可，只好給大家準備雨具，並用油紙覆蓋著靈柩，運到了火葬場。

火葬場在村莊東南突出的海角盡頭、淨是石頭的小海濱上。焚燒的煙灰不會吹向村莊方面，因此自古以來這裡就被當作火葬場使用。

那個海岸波濤特別洶湧澎湃。波濤翻騰、濺起浪花的時候，雨點不斷地射入不平靜的海面。無光的雨，只是冷靜地刺穿不尋常的海面，但海風忽然把雨颳到荒涼的岩壁上。潔白的岩壁像噴上一層墨汁被染黑了。

我們穿過隧道，抵達火葬場。工人正在做火葬的準備工作，我們便在隧道裡避雨。沒有看見任何海景。只有波濤、濡濕的黑岩和雨。澆上油的靈柩現出鮮豔的原木色，被

¹³ 佛前的莊嚴用品。以鮮花或其他之物製成，例如以青銅鑄成的金屬圓形板，上面刻鏤花鳥、天女之形，後來主要以金屬製。

雨敲打著。

點火了。這配給油是專為住持之死做準備的，足夠用了，所以火焰反而逆著雨點發出鞭笞似的聲響。濃煙中，白晝的火焰現出透明的體態，清晰可見。濃煙滾滾，漸漸颳到了山崖那邊，一瞬間，唯有火焰在雨中以端麗的形態繚繞上升。

突然間，響起了一陣東西炸裂的可怕巨響。棺蓋跳起來了。

我望了望身旁的母親。母親雙手抓著念珠，站著。她的臉僵硬，彷彿高度凝固、縮小了，像是可以放在掌上。

×

按照父親的遺言，我到京都當了金閣寺的弟子。那時，我隨住持削髮為僧。學費由住持提供，交換條件是我要打掃和照料住持。就如同在家人的學僕。

入廟不久，我馬上發現，嚴厲的舍監被徵入伍，寺廟裡只剩下老的了。來這兒以後，我諸事如釋重負。這裡的人都是我的同類，不會像俗家的中學同學因為我是和尚的兒子而另眼相待……所不同的，只是我的口吃、比大家醜陋些而已。

我從東舞鶴中學中途退學後，聽從田山道詮和尚的勸說，轉學到了臨濟學院中學，再過不足一月，秋季學期就要開始了。但我知道學校一開學，大家都會立即被分配到某一工廠，服義務勞動。現在，在我面前的新環境中，只剩下數星期的暑假了。這是我服喪期間的暑假。時值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即戰爭末期，是個不可思議的寧靜暑假……寺廟的弟子過著紀律嚴謹的生活。對我來說，這是最後的、絕對的休假。我還仔細地傾聽著那蟬鳴。

……闊別數月的金閣，在晚夏的陽光照耀下，寂然無聲。

我剛剃度，腦袋一片青痕，產生像是空氣緊貼在我頭上、奇妙而危險的感覺，彷彿自己頭腦中思索的事以一層薄薄的、敏感的、容易損傷的皮膚與外界的物像接觸似的。

以這樣的頭仰望金閣，金閣就不僅從我的眼睛，甚至恍如從我的頭部深深地滲透進來。這種頭因日曬而發熱，因晚風而變涼。

「金閣啊！我終於來到你身邊住下了。」有時我停住拿著掃帚的手，心中喃喃自語。「不必現在也沒關係，但願有朝一日你對我顯示親切，對我坦露你的祕密。你的美，也許再過些時候就會清楚地看見。現在還看不見。但願現實中的金閣比我想像中的金閣會顯出更清晰的。還有，倘使你是人世間無與倫比的美，那麼請告訴我，你為什麼這樣美，為什麼必

須美？」

那年夏天，金閣以不時傳來戰敗悲痛消息的黑暗狀態作為餌食，顯得更加生動、輝煌。六月間，美軍在塞班島登陸，盟軍聯合部隊在諾曼第郊外登陸。參觀者的人數也明顯減少了，金閣似乎在享受著這種孤獨、這種寂靜。

戰亂和不安，堆積的屍體和大量的血，豐富了金閣的美，這是自然的。因為金閣本來就是由不安建成的建築物，是以一名將軍為中心、眾多黑暗心靈的所有主籌建的建築物。美術家在那裡只看見樣式的折衷，其三層的零亂設計，無疑是探索一種使不安結晶的模式、自然形成如此的模樣。要是用一種安定的模式的話，那麼金閣就不可能承受那種不安，必定早已崩潰。

……儘管如此，我仍停下拿著掃帚的手，好幾次仰望著金閣，覺得存在在那裡的金閣簡直是不可思議。我記得，一個晚上我陪伴父親來訪，那時的金閣反而沒有給我這種感覺，可是一想到今後的漫長歲月裡，金閣會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就覺得實在難以置信。

我在舞鶴的時候，總覺得金閣在京都一角上，是永恆的存在。可是，一旦住在這裡，金閣就只在我眺望的時候才會出現在我眼前。晚上睡在本堂時，我覺得金閣似乎不存在。所以我每天要去眺望金閣數次，遭到了師兄弟的恥笑。不論看多少遍，我都覺得那裡存在的金閣

簡直是不可思議。於是，眺望過後，我折回本堂時，如果猛然回頭再望望，就會覺得金閣恍如尤麗狄絲¹⁴那樣頓時消逝，無影無蹤了。

一天，打掃完金閣的四周，為躲避愈發炎熱的朝陽，我走進後山，登上了通向夕佳亭的小徑。正是開園前的時間，處處闖無人影。大概是舞鶴的航空隊一隊戰鬥機低飛掠過金閣的上空，留下壓頂的轟鳴聲遠去。

後山裡有一處布滿藻類的寂靜池沼，人稱安民澤。池中有一小島，聳立著一座名叫白蛇塚的五重石塔。這一帶的早晨，鳥兒啁啾鳴嚶，卻看不見鳥影，整片林子充滿了婉轉的鳥語。

池子前夏草繁茂。小徑邊用低矮的柵欄劃分草地。一個身穿白襯衣的少年橫躺在草地上。他身邊的矮楓樹旁靠著一把竹耙子。

這少年坐起來，像是要拂去夏日清晨飄來的潮濕空氣。他看見我便說：

「嘿，是你呀！」

¹⁴ Eurycle，希臘神話中的水神，因被蛇咬而死去，她的丈夫奧菲斯去冥界找她，在帶她回來的途中，因破戒回頭看了妻子，尤麗狄絲瞬間消失無蹤。

這個名叫鶴川的少年，是昨晚經人介紹才認識的。鶴川家在東京近郊的富裕寺裡，家裡送了很多學費、零用錢和糧食等，只是為了讓他體驗弟子的學習生活，靠住持的關係，將他托付給金閣寺。他暑假回鄉省親，昨晚提前返回寺廟來。站在池畔操著東京腔說話的鶴川，從秋天起成了我在臨濟學院中學的同班同學。從昨晚開始，他那伶俐的口齒、快活的談吐，就已使我恐懼了。

如今一聽他說「嘿，是你呀」，我便啞然失聲。然而，我的無言似乎被他理解為是一種責備。

「算了，何必那麼認真打掃呢。反正遊人一來就會弄髒。再說，遊人也不多嘛。」

我微微一笑。對某種人來說，這種無意識流露出來的、無可奈何的笑，好像成了引發親切感的種子。我就是這樣，總是不能對自己給人的印象細節負責。

我跨過柵欄，在鶴川身旁坐了下來。鶴川橫躺在草地上，曲肱為枕，兩臂外側被太陽曬黑了，內側卻很潔白，連靜脈都透了出來，清晰可見。在那裡，早晨從樹葉隙間篩落下来的陽光，把青草的淡綠影子撒滿了大地。憑直覺，我知道這少年恐怕不會像我這樣愛金閣，因為我不知什麼時候把對金閣的偏執，統統歸咎於自己的醜陋。

「聽說你父親去世了？」

「嗯。」

鶴川機靈地轉了轉他的眼珠，毫不避諱地露出少年特有、熱中於推理的神色，說：

「你之所以非常喜歡金閣，是因為一看見它，就會使你想起父親吧？譬如，因為你父親非常喜歡金閣。」

他猜中了一半，我對這種推理卻無動於衷，表情毫無變化。我對此有點自鳴得意。鶴川就像喜歡製作昆蟲標本的少年經常會做的那樣，把人的感情分門別類，整齊地收藏在自己房間精巧的小抽屜裡，不時取出來，實際檢驗檢驗。他似乎有這種樂趣。

「你父親去世，你很悲傷，有時也很寂寞吧。昨晚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就有這種感覺。」我沒有任何反感。他一說我很寂寞，我就從對方這種感想中贏得了安心和自由，話便脫口而出：

「沒什麼可悲傷的啊。」

鶴川張開那長得有點麻煩的睫毛，凝望著我：

「哦？……這麼說，你憎恨你父親，至少是討厭他囉？」

「談不上什麼憎恨，也不是討厭……」

「哦？那麼，為什麼不悲傷呢？」

「我也說不清楚啊！」

「真不明白！」

鶴川遇到了難題，又支起身子，坐在草地上。「那麼，是不是還有比這更悲傷的事呢？」

「還有什麼，我不知道。」我說。

說罷，我又反省自問：為什麼喜歡引起別人的猜疑呢？對我來說，這沒有什麼疑問，是明擺著的事。在我的感情裡，也有口吃的成分，我的感情總是對付不了。結果，父親的死這件事，與悲傷這種感情各自孤立、互不相聯繫，也互不侵犯。往往由於時間上差錯一點或是晚了一點，我的感情和事件就會完全被拉回到七零八落的狀態。或許它的本質就是七零八落的狀態吧。如果說我有自己的悲傷，那麼它與任何事件、任何動機都毫不相干，是突然的、毫無道理地向我襲來……

……然而這一切，我又不能對眼前的這位新朋友說明清楚。鶴川終於笑了出來。

「噢，你這個人真奇怪。」

他在白襯衫裡的腹部在起伏，透過葉縫投射下來的陽光在上頭搖曳，讓我感到幸福。我的人生激起了波瀾，猶如這襯衫的皺紋。但是，這襯衫是多麼潔白耀眼啊！所起的皺紋依

然……說不定我也……？

禪寺不理世俗社會，按照禪寺的老規矩開展活動。因為是夏天，每天早晨最晚是五點起床。禪家將起床稱作「開定」。起床後馬上做早課誦經，稱作「三時回向」，即讀三回經。然後打掃室內，用抹布擦拭。然後是早餐，稱作「粥座」。進餐前要誦「粥座經」。

粥有十利

饒益行人

果報無邊

究竟常樂

誦畢吃粥。飯後做諸如除草、打掃庭院、劈柴一類雜務。學校開學的話，做完雜務就該是上學的時間了。從學校回來，不久就吃晚餐。餐罷，有時聽住持講授經典教義。九點「開枕」，也就是就寢。

我的日常作息如上所述。每天起床的信號，是廚房的廚僧「典座」的搖鈴聲。

金閣寺也就是鹿苑寺裡，本應有十二、三人。但現在有的應徵入伍、有的徵調出去，剩下的是一位負責嚮導和接待的七十多歲老人、一位年近六十的煮飯老嫗，還有執事、副執

事，再加上我們弟子三人，僅此而已。老人們已老朽，風燭殘年了。少年們好歹還是孩子。執事，也稱作副司，掌管會計，盡心盡力地工作。

數日後，我被分配當差，送報到住持（我們稱作老師）的房間。報紙派來的時間大致是在早課後掃除完畢的時候。在人手少、時間短的情況下，要打掃這座有三十多間房屋的寺廟、擦拭所有的走廊，工作就難免馬虎了。有一回從大門口把報紙取來，走過「使者間」的前廊，從客殿後面繞了一圈，再穿過間廊，來到了老師所在的大書院。看得出這一路上的道道走廊都是澆過半桶水，然後洗擦乾淨的。地板凹陷處都積了水。在朝陽照射下，積水閃閃發光，連我的腳踝都濕了。時值夏天，覺得很舒服。可是，來到老師房間拉門前就得跪下，說聲：

「打擾了。」

「嗯。」

聽見回答後，才能進入房間。師兄教我一個訣竅：進老師房間前，得先用僧衣下襠將濡濕了的腳揩拭乾淨。

我嗅著油墨散發出來的濃烈俗世氣味，偷偷瀏覽了一遍報紙的大標題，急匆匆地走過廊道。我讀到「帝都都可以免遭空襲嗎？」的大標題。

過去我常常產生種種奇妙的想法，卻不曾把金閣和空襲聯想在一起。塞班島淪陷以後，本土遭受空襲在所難免，京都市部分地區開始強制疏散。儘管如此，金閣這個半永恆的存在和空襲的災難，在我心中兩者仍不過是無緣的東西。我深知金剛不壞的金閣與那科學上的火，是截然不同性質的東西，即使相遇在一起，也會迅速擦身而過……但過不多久，金閣也許會毀於空襲的戰火。照這樣下去，金閣化為灰燼將無庸置疑。

……我心中產生了這種想法之後，金閣再次增添了它的悲劇性之美。

學校開學前一天，即夏季最後一天的下午，住持應邀領著副執事到一個地方做法事去。鶴川邀我去看電影。我不太感興趣，他也突然興致全無。鶴川就是這種個性。

我們兩人請假數小時，穿上卡其色的褲子，打上綁腿，戴著臨濟學院中學的制服帽，走出本堂。夏日陽光炎熱，沒有一個遊人。

「上哪兒去？」鶴川問道。

我回答說，出門之前，我想先去仔細地看看金閣，因為明天起的這個時間已無法看金閣了。或許在我們去工廠期間，金閣就遭到空襲，毀於一旦。我這番話沒有把握，結結巴巴地

說了出來。這時候，鶴川露出愕然、焦急的神色聽著。

講完這番話，我汗流滿面，好像說了什麼可恥的事似的。只有對鶴川一人，我可以袒露自己對於金閣異乎尋常的執著。鶴川在傾聽我這番話的時候，露出那些想努力聽清楚我口吃語言的人所常有的焦躁表情。

我遇上了這種表情。當我公開一樁重大祕密時，當我傾訴對美的激越感動時，或當我掏心掏肺地向對方披露時，我所遇見的就是這樣的面孔。這副面孔是以無須申辯的忠實，如實地模仿了我滑稽的焦躁感，可以說它變成了我畏懼的一面鏡子。這種時候，不論多麼美麗的臉，都會變形，變得與我一模一樣地醜陋。我遇上這副表情的時候，本想表現出來的重大事情，會瞬間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猶如一塊瓦片那樣……

夏日猛烈的日光直射在鶴川和我之間。鶴川稚嫩的臉閃耀著油光，一根根的眼睫毛也燃起金色的光，從鼻孔呼出的悶熱氣息擴散開去。他等著我結束我的話。

我說完了。話畢的同時，我也惱怒起來。因為我與鶴川初次見面以後，他不曾取笑過我的口吃。

「為什麼？」我追問了一句。

我已一再說過，嘲笑和侮辱遠比同情更合我的意。

鶴川泛起了無以名狀的溫柔微笑。然後說道：

「什麼呀，我天生不在意這種事。」

我大吃一驚。我是在農村粗獷的環境中成長，不理解這種溫柔。鶴川的溫柔告訴了我，並使我發現在我的存在中除去口吃，依然還是我。我處處體味到被剝成赤裸裸的快感。鶴川那雙鑲上長睫毛的眼睛，僅僅把我的口吃過濾後，就接受了我。過去，我這個人總是莫名其妙地深信，誰要是無視我的口吃，就等於抹殺我這個人的存在。

……我感受到感情的和諧與幸福。我永遠忘不了這時刻所看到的金閣情景，也不足為奇。我們兩人從打瞌睡的接待老人前面走過，沿著土牆急步經過渺無人影的路，來到了金閣的前面。

至今我還可以清晰地回憶起來：兩個少年打著綁腿，身穿白襯衫，並肩站在鏡湖畔。兩人的前方便是金閣的存在，中間沒有任何阻隔。

最後的夏天，最後的暑假，最後的一天……我們的青春聳立在令人目眩的尖端上。金閣也同我們一樣聳立在尖端上，面對面地對話了。空襲的期待，竟使我們與金閣如此接近。

晚夏寧靜的日光，在究竟頂的屋頂貼上了金箔；傾瀉直下的光，使金閣內部充滿了如夜

般的黑暗。過去，這建築物的不朽時光壓迫著我、阻隔著我。可是，想到不久後它將被燒夷彈的火燒卻的命運，也就與我們的命運靠近了。也許金閣會先於我們而毀滅。這樣一來，我覺得金閣和我們彷彿經歷著同樣的生。

環繞金閣植滿赤松的群山，籠罩在蟬聲中，宛如無數看不見的僧人在念著消災咒：

「佉佉。佉佉佉。入嚩囉入嚩囉。盃囉入嚩囉。盃囉入嚩囉。」

我想：這美麗的物體不久將化為灰燼。於是心象中的金閣和現實中的金閣，便像將透過繪絹描摹的畫重疊在原畫上那樣，它的細部漸漸地相互重疊，屋頂疊屋頂、突出池面的漱清殿疊漱清殿、潮音洞的勾欄疊勾欄、究竟頂的花頭窗疊花頭窗，彼此都吻合了。金閣已經不是不可動搖的建築物；可以說，它化成了現象界虛幻的象徵。這麼一想，現實中金閣的美，就不亞於心象中金閣的美了。

明天，也許大火會從天而降，把細長的柱子、優雅的房頂曲線化為灰燼，我們再也看不見它了。然而。眼前的它那典雅纖細的姿影，依然沐浴在夏日火焰般的陽光下，顯得自在自若。

山脊上飄浮著擺出莊嚴架勢的夏日雲彩，好像亡父入殮時正在誦經的我眼裡所見的那些，充滿積鬱的光，俯視著這纖細的建築物。在如此強烈的晚夏陽光照耀下，金閣彷彿喪失

了細部的意趣，其內部依然籠在陰森冰冷的黑暗中，只用它自己神祕的輪廓拒絕著周圍閃爍的世界。並且，只有立在屋頂尖上的鳳凰沒有受太陽的誘惑，張開尖利的爪子，緊緊抓住座臺。

鶴川對於我的長時間凝視感到不耐煩，拾起腳下的小石子，以優美的投擲姿勢，向鏡湖池中的金閣倒影中央扔去。

池面上激起的波紋推著藻類展開去，頓時美麗而精緻的建築物崩潰了。

×

此後至戰爭結束，整整一年是我與金閣最親近、最關心它安危和沉湎在它的美的時期。怎麼說呢？我設想這時期的金閣下降到同我一樣的高度，我就可以無所畏懼地去愛它。我還沒有受到金閣的壞影響，或者受到它的毒素。

在這人世間，我和金閣有著共同的危難，這激勵了我。因為我找到了把美與我聯繫在一起的媒介。我感到在我和拒絕我、疏遠我的某種東西之間，架起了一座橋。

燒燬我的火，也定會燒燬金閣。這種想法幾乎陶醉了我。在遭受相同災難、相同不吉利

的火之命運中，金閣和我所居住的世界，落到了同一次元。儘管金閣堅固，卻與我脆弱而醜陋的肉體一樣，擁有易燃的碳素的軀體。這麼一想，我似乎可以把金閣藏在我的肉體裡，藏在我的組織裡，然後潛逃，就像潛逃的盜賊把昂貴的寶石嚥下、藏匿起來那樣。

想想這一年間，我沒有學習經典，也沒有讀書，天天都接受修身、軍訓、武道、上工廠和充當強制疏散的助手打發日子。戰爭助長了我富於幻想的性格，人生距我更遙遠了。對我們少年來說，所謂戰爭恍如一場夢，是一種沒有實質的匆忙體驗；恍如被遮斷了人生意義的隔離病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B 29 轟炸機第一次轟炸了東京，這時我想：也許明天京都也會遭到空襲。我暗自幻想著京都全市被圍在火海裡。這古都依然如故地過分保護著古老的東西，以致許多神社佛閣忘卻了其中產生過灼熱的灰色記憶。因為我想像著應仁大亂使這古都荒廢的時候，就覺得由於京都忘卻戰火的不安太久，因此喪失了幾分的美。

也許正是明天金閣將會遭到火劫吧！充滿空間的那形態將會喪失吧……那時候，屋頂上的那隻鳳凰將會復甦為不死鳥而飛翔，被束縛在形態中的金閣將會輕飄飄地離開它的錨而出現在各處，漂泊在湖面上、黑暗的海潮上、透露微光蕩漾在水面上……

等啊等啊，京都終於沒有遭到空襲。翌年三月九日，傳來了東京小工商業區一帶成為一

片火海的消息，但災禍離京都很遠，京都顯現的只是一片早春澄明的天空。

我近乎絕望地等待著。這早春的 sky 像閃亮的玻璃窗，不讓人窺見其內部，但我相信那裡面隱藏著火和破滅。如前所述，我對人的關心很淡薄。父親的死、母親的貧窮，幾乎沒能左右我的內心生活。我只幻想著一種在巨大的、天之壓榨機似的東西，在一定的條件下把災難、悲慘的結局、慘絕人寰的悲劇、人、物質、醜陋的東西、美好的東西，統統壓得粉碎。早春的 sky 異乎尋常地璀璨，常常以為是覆蓋著大地的巨斧閃耀著冰涼的刀光。我只是等待它的落下，甚至無暇思索就迅速落下。

至今我仍然覺得有些事情是不可思議的。本來我沒有被黑暗的思想所俘虜。我所關心的、讓我感到是個難題的，理應只是美的問題。但是，我並不認為戰爭對我的影響，使我抱有黑暗的思想。如果人只過度思慮美的問題，就一定會在這個世界上不知不覺間與最黑暗的思想碰撞。人大概生來就是這樣。

我想起戰爭末期京都的一段插曲。那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但目擊者並非我一個人。還有鶴川在我身邊。

那天停電，我和鶴川一起去了南禪寺。我們還沒拜訪過南禪寺。我們橫越寬闊的公路，

走過了架有傾斜軌道的木橋。

這是五月的一天，天氣晴朗。傾斜軌道已長久不使用，拉船的斜面上軌道長滿了鐵鏽，幾乎被雜草給埋沒。在這雜草上的十字形小白花隨風搖曳。直至傾斜軌道的斜面都淤積汗水，浸濕這邊岸上的葉櫻¹⁵樹的投影。

我們站小橋上，毫無意義地凝望著水面。戰爭期間的種種回憶中，這樣短暫而無意義的時間卻留下了鮮明的印象。這種無所事事、茫然若失的短暫時間，就像偶爾從雲隙露出的晴空那樣處處可見。這種時間竟和痛切的快樂回憶一樣鮮明，非常不可思議。

「真好！」

我又毫無意義地微笑著說。

「嗯。」

鶴川也望著我微笑了。我們深深感到這兩、三個小時是屬於我們的時間。

布滿碎石的寬闊道路向前延伸著。路旁有一條清澈的水溝，水面上搖曳著美麗的水草。沒多久馳名的山門就聳立在我們面前。

廟內闕無人影。一片嫩綠叢中，點綴著許多小廟的屋瓦，似是一本倒伏的鏽銀色巨書，美極了。這瞬間，戰爭算什麼呢？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在人的意識中，戰爭只像是奇怪

的精神事件。

據說當年石川五右衛門¹⁶曾跨腳於樓上的欄杆，讚賞滿目的鮮花，大概就是在這山門吧。儘管已是葉櫻的季節，我們還是抱著一種孩子般的心情擺出與五右衛門一樣的姿勢，眺望這景色。我們買了便宜的門票，就登上木色完全變黑了的急陡階梯。登到盡頭的休息台時，鶴川的頭撞到低矮的天花板。我剛要取笑他，便也立刻撞到了。兩人拐了個彎，登上台階就來到了樓上。

從地窖般狹窄的台階上來，置身於廣袤的絕景，緊張頓時鬆弛，舒快極了。我們盡情觀賞葉櫻與松的景致，聳立在對面鱗次櫛比、平安神宮鬱蔥森林的景致、京都市街盡頭的朦朧嵐山，以及北方、貴船、箕裡、金毘羅等群山的姿影，爾後才像個寺廟弟子的樣子，脫掉了鞋襪，恭恭敬敬地進入廟堂裡。昏暗的佛堂有二十四疊大，釋迦像擺在中央，十六尊羅漢的金色瞳孔在黑暗中閃閃發光。這裡是五鳳樓。

南禪寺同屬臨濟宗，但與相國寺派的金閣寺不同，它是南禪寺派的總寺院。我們就是在

¹⁵ 葉櫻，即花已落盡，正抽新嫩葉的櫻樹。

¹⁶ 是日本桃山時代的大盜。

同宗異派的寺廟裡，兩人卻像普通中學生一樣，手拿說明書，一路觀賞著色彩鮮豔的天花板畫，據說是出自狩野探幽守信¹⁷和土佐法眼德悅¹⁸的手筆。

天花板畫的一邊畫了飛翔的天人彈琵琶和吹笛子，另一邊畫出了手持白牡丹振翅飛翔的迦陵頻伽。那是棲息在天竺雪山的妙音鳥，上半身呈豐滿的女子姿態，下半身呈鳥形。另外，天花板畫的中央畫了一隻鳳凰，與金閣頂上的鳥是友鳥，但與那隻威嚴的金鳥毫無相似之處，倒是華麗的彩虹。

在釋迦像前，我們跪下，雙手合十。然後走出佛堂。但是，我們捨不得離開樓上，便倚在上來時攀登的台階旁邊朝南的欄杆上。

不知怎的，我感到彷彿有個美麗的、小小的彩色漩渦似的東西。我想，它可能是剛才看到的天花板畫上、五色斑斕的殘影吧。凝聚了豐富彩色的感覺，就像那隻迦陵頻伽鳥，隱棲在嫩葉叢中和鬱蔥的松枝上，只讓人從縫隙看到它華麗翅膀的一端。

事實並非如此。在我們的眼前，隔一條馬路是天授庵。從簡樸地種著許多矮樹的寂靜庭院，穿過用四角石角接角地鋪成的一條小曲徑，便通到敞著拉門的寬闊客廳。可以清楚看見客廳裡的壁龕和棚架。這裡似乎經常作為舉辦供神佛的獻茶，以及供人租用舉辦茶會的場地，所以鋪著鮮豔的緋紅色地毯。室內跪坐著一名年輕女子。映入我眼簾的就是這些東西。

戰爭期間，是不會看到穿著如此華麗的長袖和服的女子身影的。假如身穿這種盛裝出門，在路上定會被人指責，不得不折回家中。她的長袖和服就是如此華美。雖然看不見精細的花紋，卻能看見緋紅腰帶上的金絲線閃閃發光，誇張地說，映得四周熠熠生輝。年輕貌美的女子端莊地跪坐著，她那白皙的側臉被浮離出來，令人懷疑她是真正的活人嗎？我極度口吃地問道：

「她究竟是不是真人呢？」

「剛才我也這樣想。真像個人偶啊！」鶴川目不轉睛，胸口緊緊地壓在欄杆上，回答說。這時，只見一個身穿陸軍軍服的年輕士官從裡面走了出來。他彬彬有禮，正襟危坐在距女子近一、二公尺的地方，面對著女子。片刻間兩人靜靜相對而坐。

女子站起身來。靜悄悄地消失在昏暗的廊道中。一會兒後，女子端著茶碗折回來，微風吹拂著她的長和服袖子。她在男子的面前奉茶。按茶道的禮法奉了薄茶之後，她又回到原來的地方跪坐下來。男子似乎說了些什麼，卻沒有喝茶。這段時間令人感到異樣地長，異樣地

17 一六〇二—一七四。江戸幕府的御用畫師，其二條城、名古屋城的障壁畫獲得高度評價。

18 生卒年月不詳，據傳擅長畫墨畫觀音像。

緊張。女子深深地低下頭去……

此後發生的事情實令人難以置信。女子依然保持著端莊的姿勢，冷不防地解開了衣領口。我幾乎能聽見從堅硬的腰帶裡側拉出絹帶的窸窣聲。瑩白的胸脯袒露出來。我倒抽一口氣。女子用自己的手捧出一邊瑩白而豐滿的乳房。

土官手裡端著一只深黑色的茶碗，膝行到女子面前。女子用雙手揉著乳房。

我不能說我都看到了，但深色茶碗裡起泡的綠色茶湯中，噴出白色微溫的奶，然後滴滴流淌，寂靜的茶中因白乳汁而泛起泡沫的情形，似乎清楚地呈現在我眼前。

男子端起茶碗，將這奇妙的茶一飲而盡。女子瑩白的胸脯也被隱蔽起來了。

我們倆背脊僵硬，看得入神。後來我們按順序回憶，覺得可能是懷了土官孩子的女子，與出征的土官舉行訣別儀式吧。然而，這時候的感動，拒絕了任何解釋。由於過分注意，反而看不見，過了很久，待意識清醒過來時，才發現這對男女不知什麼時候從客廳裡消失了，只剩下一塊寬闊的緋紅地毯。

我看見了那張浮雕般的潔白側臉和無與倫比的瑩白胸脯。即使女子離去之後，那天剩下的時間，或第二天、第三天，我還執拗地尋思著。的確，那女子就是復活了有為子啊。

三

父親的周年忌日到了。母親想出了一個奇妙的方案——正逢義務勞動總動員，我不能返回故鄉，母親就打算親自將父親的牌位送來京都，請求田山道詮和尚為舊友忌辰誦經，哪怕誦上幾分鐘也好。她壓根兒沒錢，只好求他看在情分上幫忙。於是她給和尚寫了一封信。和尚答應了，並轉告了我。

我並不是帶著欣喜的心情聽取這消息的，迄今我故意省筆不提有關母親的事，這是有原因的；我不太想觸及母親的事情。

關於某件事，我不曾責備過母親，也不曾開口提及。估計母親也沒察覺到我曉得那件事。但是在那以後，我心中就一直不原諒母親。

事情發生在我上東舞鶴中學，寄居在叔父家中，第一學期放暑假、我初次回故鄉省親的時候。那時母親有位名叫倉井的親戚，在大阪的事業失敗後回到成生村，他是入贅女婿，他的妻子不讓他踏入家門。妻子未消氣之前，他無奈地只好寄住在我父親的寺廟裡。

我們的寺廟蚊帳很少，估計父親的結核病不大會傳染了，母親和我就與父親共用一床蚊

帳，如今再加上倉井。我記得，那是在夏天的一個深夜裡，沿著庭院的樹木，我彷彿聽見無數的蟬發出短促的鳴聲，飛來又飛去。大概是這種聲音把我驚醒了。海潮怒吼，海風掀起黃綠色蚊帳的下角。蚊帳的飄動異乎尋常。

海風把蚊帳吹得鼓脹起來。蚊帳過濾著風，無可奈何地飄動著。被風颳起的蚊帳形狀，並不是風忠實的形狀；隨著風勢漸弱，稜角也消失了。蚊帳下角磨擦著楊楊米，發出了像矮竹葉搖曳似的聲響。然而傳到蚊帳的不是風吹的動，是比風吹時更輕微的動，是泛起漣漪似地擴展到整床蚊帳的動。這種動，使粗布帳癢癢，從內側看見的大蚊帳的一面，彷彿洋溢著不安的湖面。不知是湖上遠方的船激起的浪頭，還是已遠去的船留下的餘波的反映……

我害怕地朝動的源頭看去，隨即感到好像一把錐子猛扎進了我在黑暗中睜大的眼珠裡。

四人擠在極窄的蚊帳裡，睡在父親旁邊的我，翻身時候不知不覺地把父親擠到一角。我和我所看到的東西之間，隔著起皺的白床單，我背後是把身子屈成一團熟睡著的父親，他的呼吸直接灌進了我的衣領口裡。

我發現父親醒了，是因為父親壓住咳嗽以致呼吸不規則，觸到了我的背後。這時候，突然間，十三歲的我睜大的眼睛被一個巨大而溫暖的東西遮擋住，什麼也看不見。旋即我明白了，是父親的雙掌從背後伸過來，遮住了我的雙眼。

這雙掌，至今我仍記憶猶新。那是雙無與倫比的巨掌。是從我背後繞過來，突然摀住我的眼睛，把我所看到的地獄遮蓋起來。這是來世的巨掌。不知是出於愛、慈悲，還是屈辱，好歹即時中斷了我所接觸到的可怕世界，並將它完全埋葬在黑暗之中。

我向這雙巨掌微微點了點頭。父親從我小臉的領首動作，立即明白我是諒解並同意了。然後父親將手掌移開……手掌移開以後，我如實地按照手掌的命令，徹夜未能成眠，直到清晨室外令人目眩的陽光透進了我的眼瞼，我仍繼續堅持閉著眼睛。

……不妨回憶一下，後來父親出殯，我雖急於要看父親的遺容，卻沒有流下一滴眼淚。不妨回憶一下，手掌的羈絆，與父親的死一起被解開，我只顧看父親的遺容，藉此確認了自己的生。對於這手掌、這人世間稱為愛情的東西，我如此忘不了要忠實地復仇，而對於母親則有別於那不可饒恕的記憶，我從未想過要復仇。

……住持寫信告訴我：母親準備在父親周年忌日的前一天來金閣借住一宿，並已得到允許。住持為此寫了封信，讓我在忌日當天也能向學校請假。我們的義務勞動是通勤的，前一天我要返回鹿苑寺時，心情沉重起來。

鶴川有顆透明而單純的心，他為我將與闊別許久的母親相會而感到高興，寺廟的師兄弟也抱著好奇心。我憎恨貧困而看起來寒酸的母親。我苦於無法向親切的鶴川說明為什麼不願與母親見面。工廠下班後，鶴川就急忙挽著我的胳膊說：

「好，我們跑步回去吧！」

說我壓根兒不願與母親見面，也未免太誇大了。我並非不想念母親。我只是討厭當眾公開表露對親人的愛情，或許那種討厭才促使我找了種種藉口。這是我的壞性格。如果以種種藉口可以使正直的感情合法化還好，可是有時候，自己的頭腦裡編出來的無數理由，把連自己都意料不到的感情也強加給我自己。那種感情本來就不屬於我。

但是光就我的嫌惡來說，某些方面有其正確的部分。因為我自己就是個值得嫌惡的人。

「何必跑呢，太累了，拖著兩條腿回去就行了。」

「這樣令堂就會同情，你打算撒嬌啊。」

鶴川的解釋總是這樣，充滿了對我的誤解。然而，他一點也不使我討厭，並且成了我所必需的人。他的確是我善意的翻譯，把我的語言翻譯成現今的語言，他是我難得的朋友。

是啊。有時候我覺得鶴川是個能將鉛鍊成金的鍊金師。我是底片，他是正片。我混濁的陰暗感情，一旦經過他心的過濾，就一無遺漏地變成透明、放射光芒的感情，我不知多少次

驚訝地凝望著這種變化。我結結巴巴、躊躇不前，這時鶴川的手把我的感情翻過來，完全轉向向外側。我從這些驚愕中學到的是，只要停留在感情的範疇，人世間最惡的感情和最善的感情都不相逕庭，其影響是相同的；殺意和慈悲心在表面是別無二致的，如此等等。即使用盡語言來說明，恐怕鶴川也不會相信這種事。然而，這對我來說卻是一種驚人的發現。就算由於鶴川的緣故，我變得不懼怕偽善，可對我來說，偽善只不過是相對的罪過罷了。

雖然京都也遭到空襲，我卻看見了這樣一個場面：一回，奉工廠之命出差，我拿著飛機零件的訂貨單前去大阪總廠時，正好遇上空襲，看到腸子露出來的員工躺在擔架上被抬走了。

為什麼露出的腸子這樣淒慘？為什麼看見人的內側就毛骨悚然、非摀住眼睛不可？為什麼流血會予人衝擊感？為什麼人的內臟這樣醜陋？……難道這與柔嫩滋潤的肌膚的美，不是完全同屬一性質的東西嗎？……如果我說我從鶴川那裡學到了把自己的醜化為無的這種想法，他會露出怎樣的表情呢？內側與外側，比如說把人當作玫瑰花一樣、沒有內外之別的東西來觀賞，這種想法為什麼會被人看成是非人性的呢？如果人能夠把其精神的內側和肉體的內側當作玫瑰的花瓣，柔順地翻過來捲過去，讓它暴露在日光和五月的微風中……

——母親來了，正在老師的房間裡談話。我和鶴川跪坐在初夏夕陽映照的走廊上，說了

聲「我們回來了」。

老師把我一個人叫進屋裡，當著母親的面說了這孩子做得不錯之類的話。我低著頭，幾乎沒看母親的臉一眼。只瞥見她穿著褪色的藏青棉布勞動褲的膝，以及放在膝上的骯髒手指。

老師對我們母子倆說了聲可以出去了。我們再三施禮便從房裡退出。小書院朝南，面對中院的五疊寬儲藏室就是我的房間。剩下我們兩人在這裡的時候，母親哭了。

這是我早就預料到的，所以能夠冷淡以對。

「我已經是鹿苑寺的弟子了，我學成之前，都不要來看我！」

「我知道。我知道。」

我用這種殘酷的語言來迎接母親，心裡沾沾自喜。然而母親卻像往常一樣，沒有任何感受，也沒有任何抵抗，真是令我焦躁。話又說回來，如果母親越過界線來闖進我的裡面，光想像我都覺得害怕了。

母親曬得黝黑的臉，鑲嵌著一雙細小、狡黠而深陷的眼睛，只有嘴唇像別的生物，紅潤光澤，嘴角露出一排鄉下人格外堅固的大牙齒。如果是城裡的女人，這般年齡即使濃妝豔抹也不足為奇。母親的臉似乎盡可能裝得醜陋些，我敏感地看出並且憎恨她在什麼地方像沉澱

似地殘存著一種肉感。

從老師的面前退下後，母親盡情地痛哭了一場，然後用配給的人造纖維手巾揩了揩從敞開衣襟露出來的曬黑的胸口。那手巾的質地富有動物性的光澤，被汗濡濕，顯得更光亮了。

母親從背囊裡取出米，說是要送給老師的。我默不作聲。母親取出用幾層深灰色絲棉包住的父親的靈牌，放在我的書架上。

「太感謝了，明天老師會給念經，你父親也會高興的啊。」

「做完忌日，媽就回成生去吧？」

母親的回答令人意外。她說那寺廟的權利早已轉讓給別人，僅有的田地也處理掉了，還清父親所欠的全部醫療費用，今後她孤身一人，打算投靠京都近郊加佐郡的伯父家；她就是來告訴我這件事的。

我沒有可回的寺廟了！那荒涼的海岬村莊也沒有人迎接我了。

這時，我臉上浮現出的解放感，不知母親會怎樣理解。她將嘴湊到我的耳邊說：

「唉，你沒有別的寺廟了。你除了當這金閣寺的住持外，沒有別的出路。你要博得老師的歡喜、成為他的接班人，明白吧？這是媽媽活著的唯一指望啊。」

我驚慌失措，轉頭看了母親。害怕到沒敢正視她。

儲藏室已經昏暗。母親將嘴湊近我的耳邊，這位「慈母」的汗味就飄蕩在我周圍。我還記得這時母親笑了。遙遠的授乳記憶、淺黑色乳房的回憶，這種心象很不愉快地在我的心中翻騰。卑微的野火點燃，彷彿強行控制了肉體，使我恐懼萬分。母親的鬢髮觸到我的臉頰時，我看見一隻蜻蜓落在黃昏籠罩的中庭裡長滿青苔的洗手臺上。傍晚的天空在那小小的圓形水面落下了影子。四周靜謐無聲，這時的鹿苑寺就像無人的寺廟。

我終於直視母親了。她那滋潤的唇邊露出閃亮的金牙，笑了。我的回答更加結結巴巴了。

「不過，我、我早晚、會、會被拉去當、當兵的，也許還會、還會、戰死呢。」

「傻孩子，連你這樣口吃的人都得當兵，日本也就完蛋囉。」

我的背脊僵硬。我憎恨母親。但是結結巴巴吐露出來的話，只是遁詞罷了。

「金閣也可能在空襲中被燒燬啊。」

「已經是這種形勢了，京都絕不會挨炸了，美國人會客氣的。」

……我沒有回答。薄暮時分，寺廟中呈現一片海底的顏色。石頭依然以一種激烈格鬥的姿態在沉落。

我默不作聲，母親不當一回事，站起身來，從圍著五疊寬房間的木門看出去，無顧忌地說：

「晚飯還沒好嗎？」

——事後回想，這次與母親相會，在我的心靈留下很深的影響。如果說這時我發現母親始終生活在與我不同的另一個世界裡，那麼也是這時候，母親的想法開始強而有力地作用在我身上。

母親天生就與美麗的金無緣，她卻擁有我所不知道的現實感。京都不會遭到空襲，儘管這是我的幻想，但也許會是真的。假使此後金閣不會遭到空襲的威脅，目前我的生存就會失去意義，我所居住的世界就會瓦解。

另一方面，母親意料之外的野心，雖然讓我憎恨，但也俘虜了我。父親雖然不曾說過，或許他是在和母親同樣的野心下，才把我送到這寺廟裡來的吧。田山道詮法師是單身漢，如果法師本人是受前代法師的囑託而繼承鹿苑寺，那麼只要我留心，或許有可能被推定為法師的繼承人。果真如此，金閣就將屬於我了！

我的思緒混亂了。第二的野心成了沉重負擔時，我立刻回到第一個幻想——金閣遭遇空襲。這種幻想被母親露骨的現實判斷破壞以後，又回到第二的野心。過分地胡思亂想，令我的後頸長出一個又紅又大的腫包。

我放任不管。豈料這腫包竟扎下了根，以灼熱而沉重的力量，從我的脖頸後方壓迫著我，害得我經常不能安眠。這期間，我夢見了自己脖頸上長了個純金的光圈，橢圓形的光圈繞著我的後腦杓，並且愈發熠熠生輝。我一覺醒來，卻發現原來不過是這惡性腫物在隱隱作痛。

終於我發燒病倒了，住持把我送到外科醫生那裡。身穿國民服、打上綁腿的外科醫生給這腫包起了個簡單的名稱：「瘤」。他連酒精也捨不得用，手術刀在火上烤了烤，就動手術了。

我呻吟起來。灼熱、抑鬱的世界在我的後腦杓裂開、凋萎、衰竭……

×

戰爭結束。在工廠裡聆聽停戰詔書時，我想的正是金閣的事。

一回到寺廟，我便急匆匆地跑到金閣前，這也不足為奇。參觀路上的碎石被仲夏的陽光曬得熱騰騰的，我那雙運動鞋的粗糙膠底黏了一粒粒小石子。

聽罷停戰詔書，要是在東京，也許就會有人跑到宮城前了吧。在京都，也有許多人跑到沒有誰在的京都御所前哭泣。這種時刻，許多神社佛閣都供人去哭泣。這一天，各處的寺廟

肯定都很熱鬧，金閣寺卻偏偏沒有人來。

灼熱的小石子上只落下我的孤影。應該說，金閣在那邊，我在這邊。自從我一睹這天的金閣，我就感到「我們」的關係已經起了變化。

由於戰敗的衝擊、民族的悲哀，金閣顯得更是超絕非凡。或者是佯裝超絕非凡。迄今，金閣還是這樣子，終於免遭空襲的洗劫，從今以後也不用再擔心，無疑就是這些原因使金閣重新恢復了這種表情，即「自古以來我就在此，未來亦當永遠屹立在此」。

金閣內部陳舊的金箔依然如故，外牆被夏日的陽光塗上護漆，金閣像無益的高尚家具，寂然無聲。它就像放置在森林的熊熊綠光前巨大、空盪的裝飾架。適合這裝飾架尺寸的擺飾物，只有大得出奇的巨型香爐，或無比龐大的虛無之類的東西。金閣的這些東西突然喪失殆盡，實質蕩然無存，在那裡不可思議地構築起空虛的外形；更奇怪的就是，金閣不時顯出的美中，卻從未出現過像今天這樣的美。

它超脫我的心象——不！也超脫現實的世界，與任何種類的變化都無緣，金閣從未顯示過這樣堅固的美！它拒絕一切意義，它的美從未如此地輝煌。

毫不誇張地說，觀望中的我腳在顫抖、額頭滲出冷汗。不久以前，我觀看金閣後回老家去，覺得它的細部與整體猶如音樂般互相呼應交響；與之相比，現在我所聽見的則是全然無

聲、全然靜止。那裡沒有任何東西在流動，或在變化。金閣像音樂的可怕休止，也像響徹雲霄的沉默，存在在那裡、屹立在那裡。

「金閣與我切斷了關係。」我想。「這樣一來，我和金閣共存在同一世界裡的夢想崩潰了。之前，比之前更絕望的事態發生了。美在那邊、而我卻在這邊的事態就此展開。只要這個世界還繼續存在，這樣的事態就不會改變……」

對我來說，戰敗無非就是這種絕望的體驗。至今我仍可看見八月十五日如火焰般的夏日陽光。人們說所有的價值都崩潰了，但在我的心裡卻正好相反，主張永遠的覺醒、復甦及其權利。永遠說明著金閣在那裡永恆的存在。

這永遠從天而降，緊貼在我們的臉、手和腹部，將我們完全掩埋。令人詛咒……是啊、停戰這天，我從周圍群山的蟬聲中也聽見過這種詛咒似的永遠。它把我完全封閉在黃金的牆上。

這天晚上，就寢誦經之前，為了特地禱告天皇陛下安康、悼念陣亡者之靈，誦了很長的經。戰爭以來，佛門各宗都穿著簡樸的輪袈裟。今夜老師特別穿上收藏多年的緋紅色五條袈裟。

他微胖的臉洗得十分乾淨，彷彿連皺紋的深處都洗淨了。今天他的氣色確實好極了，似乎感到心滿意足。在悶熱的夜晚，那衣服摩擦的聲音聽來格外清涼。

誦經完畢，寺廟的人全被喚到老師的起居室，舉行講課。

老師選擇的參禪課題，是無門關第十四則「南泉斬貓」。

「南泉斬貓」也見諸於《碧巖錄》裡的第六十三則「南泉斬貓」和第六十四則「趙州頭戴草鞋」兩則，這是自古以來公認難解的參禪課題。

唐代的時候，池州南泉山有位叫普願禪師的名僧，因山名的關係，世人亦稱他為南泉和尚。

動員全寺人員去割草時，發現這閒寂的山寺裡出現了一隻小貓。眾人出於好奇，追趕著這隻小貓，並把牠逮住了。於是，引起了東西兩堂的爭執，因為兩堂都想把這隻小貓當作自己的寵物。

南泉和尚目睹這情形，突然抓住小貓的脖頸，握著割草的鐮刀，說：

「眾生得道即得救，不得道即斬掉。」

眾人沒有回答，南泉和尚把小貓斬了，然後扔掉。

日暮時分，得意弟子趙州回來，南泉和尚講述事情經過，並問了趙州的意見。

趙州立即脫下腳上的草鞋，將它頂在頭上走了出去。

南泉和尚感嘆道：

「唉，今天你在場的話，也許貓兒就得救啦。」

——故事梗概如上述，尤其是趙州頭頂草鞋這段，聽起來是難解的問題。

但是，按老師的講義，問題又不是那麼難解。

南泉和尚斬貓，是斬斷自我的迷妄，斬斷妄念妄想的根源。依其無情的實踐，把貓首斬掉，以此寓意斬斷一切矛盾、對立、自力和他力的固執己見。如果把這個叫做「殺人刀」，那趙州的作為就是「活人劍」。他將沾滿泥濘、被人蔑視的草鞋頂在頭上，以這種無限的寬容實踐了菩薩之道。

老師這樣說明後，絲毫沒有觸及日本戰敗的事就結束了講課。我們都感到納悶。老師為什麼要在戰敗這一天、特地選擇這個參禪課題呢？我完全不明白。

返回寢室時，我在走廊上對鶴川提出了這個疑問。鶴川也搖搖頭。

「我也不明白啊。沒過僧堂生活是無法明白的呀，但話又說回來，我覺得今晚講義的精髓就在於戰敗的日子裡絲毫不提及戰敗的事，而只是談了斬貓的故事。」

我絕不因為戰敗了而感到不幸。然而，老師那張心滿意足、幸福似的臉，卻使我放心

不下。

一間寺廟，通常是仰仗對住持的尊敬之念，來維持寺廟秩序的。過去一年裡，儘管我承蒙老師的多方關照，對他卻沒有湧起過深切的敬愛之情。光是這一點還好的。然而自從被母親點燃野心之火以來，十七歲的我時竟以批判的目光來看待老師。

老師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這使我很輕易聯想到：假使當上住持，我也能那樣大公無私。我覺得老師的性格缺少禪僧獨特的幽默感，儘管平時他那矮胖的軀體確實帶有幾分幽默。

我聽說老師極盡嫵色之能事。我想像著老師嫵樂的情形，不由地笑出來，並惴惴不安。女人被他桃紅色年糕般的軀體緊緊擁抱，不知會做何感想？或許她會覺得這桃紅色的柔軟肉體一直連到世界的盡頭，猶如被埋在肉的墳墓裡。

對於禪僧也有肉體這點，我感到不可思議。老師極盡嫵色之能事，可能是為了捨離肉體、輕蔑肉體吧。可是，這被輕蔑的肉體卻能充分地吸取營養，光彩煥發地包裹住老師的精神，簡直令人難以想像。這是像馴服的家畜那樣溫順、謙讓的肉體。對於和尚的精神來說，這像是像侍妾一樣的肉體……

對於我來說，戰敗究竟意味著什麼呢？非說清楚不可。

那不是解放。絕不是解放。只不過是把不變的東西、永恆的東西融進日常生活中的佛教式時間復活。

從戰敗的翌日起，寺廟每日的功課又依然如故。起床、早課、早餐、雜務、齋座、晚餐、入浴、就寢……再加上老師嚴禁買黑市米，只得靠信徒的捐贈，也許副司照顧到我們正處在發育的年齡，有時謊稱是信徒的捐獻，買回來少量的黑市米。我們的粥碗沉底的只有少得可憐的幾粒米飯。還經常出去採購地瓜。一日三餐，不僅早餐，連午餐、晚餐也都吃稀粥和地瓜。我們總是處在飢餓的狀態。

鶴川不時要東京的家寄些甜食來。夜深人靜時，他悄悄來到我的枕邊，跟我一起吃。深夜的天空不時有閃電劃過。

我問鶴川：你為什麼不回去那樣富裕的老家，和慈愛的父母身邊呢？

「這也是修行嘛。反正我遲早得繼承父親的寺廟。」

鶴川似乎絲毫不為外界的事物所苦惱。他就像筷子盒裡裝著成套的整齊筷子。我進一步追問，他又說：也許一個意想不到的新時代即將到來。這時，我想起停戰後第三天，上學時就聽見大家傳說，工廠的指導軍官把滿載一卡車的物資運到自己的私邸。軍官還公然聲稱今後我要幹黑市買賣囉。

我心想，那個大膽、殘酷、目光敏銳的軍官正走向罪惡啊。他腳蹬半長筒靴奔跑在道路上，前方有與戰爭之死一樣的相貌、朝霞一般的無秩序。他胸前的白絹圍巾翻飛，背上揹著偷來的物資，幾乎把背都壓彎了。夜間的風颳在他的臉頰上，他出發了。他將以驚人的速度走向毀滅吧。然而，在更遠的地方，更輕快的地方，響起了無秩序的、光芒四射的鐘樓的鐘聲……

我和所有這一切絕緣。我沒有錢，沒有自由，也沒有解放。但是，當我說出「新時代」的時候，十七歲的我儘管還未能形成清晰的形狀，卻已下定某種決心，則是千真萬確。

我想：「倘使世人是以生活和行動來體驗罪惡，那麼我將盡可能深深地沉浸在內心的罪惡中。」

然而，我首先考慮的罪惡，僅僅是如何討好老師，以便有朝一日掌管金閣，或者僅僅是在幻想中，把老師毒死，然後由我取而代之。我只是做著天真的夢。確認鶴川沒有和我相同的野心以後，良心甚至得到了平靜。

「你對未來，難道沒有任何不安和希望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即使有又有什麼用？」

鶴川如此回答，語調裡沒有絲毫的灰暗或自暴自棄。此時的閃電映出他臉龐上唯一纖細

的部分：細細的、舒展的眉毛。看來鶴川聽任理髮匠剃了眉毛的上下部分。於是，細細的眉毛便帶有人工的纖細，眉尾的一部分還帶著剛剃過的青色痕跡。

我瞥了一眼那青色，頓覺不安起來。這少年與我全然不同，他生命純潔的末端正在燃燒。燃燒之前，他的未來是被隱藏起來的。未來的燈芯浸泡在透明、冰涼的燈油裡。倘使未來只留下純潔和無垢，那麼誰還有必要預見自己的純潔和無垢呢？

……這天晚上，鶴川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後，殘暑的悶熱使我難以成眠。還有一種抗拒自瀆習慣的心情，奪走了我的睡眠。

偶爾我會夢遺。但沒有確切的色慾影像，譬如我夢見一隻黑狗在黑暗的街上奔跑，牠張著火焰般的嘴在喘氣；隨著掛在牠脖頸上的鈴鐺不停地鳴響，我更加亢奮，鈴鐺聲達到極度時，我便射精了。

自瀆的時候，我陷入了地獄式的幻想。有為子的乳房出現。有為子的大腿出現。而我卻變成了一條無以類比、渺小、醜陋的蟲。

——我蹬了蹬床，坐起來，偷偷從小書院的後面溜出去。

鹿苑寺的後面，從夕佳亭所在的地方再往東走，有座名叫不動山的山。這座長滿赤松的山，松林間夾雜著叢生的小矮竹，其中有洩疏花和杜鵑等灌木。我十分熟悉這座山上的路，就是摸黑登山也不至於被絆倒。登到山頂，就可以望及上京、中京，甚至遠方的比叡山和大文字山。

我登上了山。在被驚動的鳥兒的振翅聲中，我目不斜視，一邊躲閃樹墩，一邊攀登。我感到這種什麼也不思索的攀登，忽然治癒了我。到達山頂時，一陣清涼的夜風吹拂過我汗涔涔的軀體。

眺望使我懷疑起自己的眼睛來。京都解除了長期的燈火管制，全市是一望無垠的燈。戰後，夜晚我一次也沒有登過這座山，對我來說，這般光景幾乎是奇蹟。

燈成了一種立體物。散落在平面四處的燈，失去了遠近感，恍如一座由燈火構成的透明大建築物，長出複雜的角，張開翼樓，屹立在深夜之中。這才稱得上是京城啊。唯有御所的森林裡沒有燈光，活像個大黑洞。

對面，閃電不時從比叡山一角劃破黑暗的夜空。

「這是俗世。」我思忖著，「戰爭結束了，在這燈光下，人們都在動邪惡的念頭。無數男女在燈下凝視對方的臉，嗅到一股即將迫近、死一般的行為的氣味。一思及這無數的燈全是邪惡的燈，我的心就得到安慰。但願我心中的邪惡繁衍，無限地繁衍、發出光輝，並與眼

前無計其數的燈一一保持照應！但願包圍著邪惡的我心中的黑暗，與包圍著這無計其數的燈的夜是相等的！」

×

參觀金閣的遊人逐漸增多。為應付通貨膨脹，老師向市政府提出提高參觀費的申請，並獲得批准。

過去參觀金閣的，只有穿軍服或作業服或燈籠褲等彬彬有禮的遊客。如今占領軍來了，俗世的淫亂風俗在金閣周遭聚集。另一方面，獻茶的習慣也恢復了，女人穿上隱藏多年的華麗衣裳、登上金閣。在他們眼中的我們、我們身穿僧衣的姿態，與他們形成鮮明的對照，好像我們是因為好奇才扮演僧侶的角色，就猶如居民特地恪守珍奇的舊習俗，只是為了給前來參觀的人提供珍奇的地方風俗那樣……特別是美軍們肆無忌憚地拉扯我的僧衣袖子，笑個不停；或者為了拍紀念照，掏出少許錢來讓我們租借僧衣給他們。有時候，鶴川和我被拉去充當整腳的英語嚮導，代替不會英語的嚮導，才看見了這番情景。

戰後的第一個冬天來了。一個星期五的晚上開始下雪，直到星期六還不停。我在學校時，一直想著中午放學回去，要好好觀賞雪中的金閣。

午後仍下著雪，我穿了長膠鞋，肩挎書包，沿著參拜道來到鏡湖池畔。雪順暢地落下。我像孩提時常做的那樣，面向天空，張大了嘴，雪片落在我的牙齒上，發出猶如極薄錫箔相碰的聲音。雪在溫熱的口腔裡擴散開來，我感到雪融化在我紅色的肉上。這時候我想像究竟頂上的鳳凰嘴，想像著那隻金色怪鳥潤膩而溫熱的嘴。

雪使我回到少年般的心情。何況即使過了年，我也才十八歲呢。就算我感到體內充滿少年般的躍動，這也會是假的嗎？

籠罩在雪中的金閣之美，無與倫比。這座沒有四壁的建築物，在雪中任憑風雪席捲進去，細長的柱子依然以其清爽的肌膚挺立著。

我在尋思：為什麼雪不口吃？在被八角金盤的葉子阻擋的時候，雪也會口吃似的降落到地面。我沐浴在從毫無阻隔的天空紛揚而降的雪中，忘卻心中的曲折，宛如沉浸在音樂中，我的精神恢復了純真的旋律。

事實上，多虧下了雪，立體的金閣才變成與世無爭的平面的金閣、畫中的金閣。兩岸的紅葉山上，枯枝幾乎掛不住雪花，那林子顯得比往常更加光禿。遠近的松樹積雪卻蔚然壯

觀。池子裡的冰面上積雪更多了。奇怪的是，有些地方卻不積雪。這些疏疏落落的白色斑點，恍如裝飾畫上大膽描繪的雲。看起來九山八海石和淡路島都與池子冰面上的雪連成一氣了，繁茂生長在其間的小松樹，斷續從冰和雪原的中央冒出來。

無人居住的金閣，除了究竟頂和潮音洞的兩層屋頂，以及漱清殿的小屋頂，三層屋頂呈現鮮明的白色部分之外，昏暗而複雜的木質結構在雪中呈現出生動的黑色。就像我們觀賞南畫的山中樓閣時，不禁會把臉湊近畫面、窺視裡面是否有人居住那樣，那古色古香的黑木色澤豔麗，也使我不由地想窺視金閣裡是否有人居住。然而即使我能湊近去看、碰到白雪的冰冷繪絹，也無法再靠得更近。

今天，究竟頂的門扉也是朝降雪的天空敞開著。仰望究竟頂，我的心看到了飄落的雪花，在空盪盪的小空間裡紛揚飛舞，不久落在壁面陳舊且生鏽的金箔上，氣絕，乃至凝結成小小的金色露珠。

……翌日，星期天的早晨，老嚮導來叫我。

原來開館前，外國兵就來參觀了。老嚮導用手勢比劃叫他們稍候，便來叫「通曉英語」的我。說來也奇怪，我的英語居然比鶴川說得流暢，而且說英語時我就不口吃了。

正門前停著一輛吉普車。一個酩酊大醉的美國兵手扶著正門的柱子，俯視我，輕蔑地笑了。

雪過天晴，前院耀眼奪目。那青年油光滿面，他背向耀目的光景，衝著我的臉噴出帶威士忌的氣味與白氣。雖然這與往常一樣，可是我光想像著這種身形不同的人們心中的感情，就不免惴惴不安。

由於我決意不做任何反抗，所以回答在開館前，我還是願意當特別嚮導，向他索取了入場費和導遊費。出乎意料地，彪形醉漢竟乖乖給了。然後他望了望吉普車的車廂，說了聲「出來吧」之類的話。

在雪的眩目反光下，看不清吉普車裡黑暗的內部。只見車篷的天窗下彷彿有個白色的東西在動。我還以為是兔子。

吉普車的踏板上出現蹬著細高跟鞋的腳。這麼冷，竟不穿襪子，我驚愕不已，一眼即可知這女人是以外國兵為對象的娼婦。她身穿大紅色外套，腳趾甲、手指甲都擦上同樣的大紅色指甲油。外套下襠鬆開時，露出了骯髒的毛巾睡衣。這女人同樣酩酊大醉、眼神發直。那男人倒是穿著一身筆挺的軍服，女子可能是剛起床，抓起外套披在睡衣上、圍上圍巾就出門來了。

女人承受著雪光反射的臉，顯得格外蒼白。她的肌膚幾乎沒有血色，口紅的緋紅色無機地浮現出來。女人一下車就打了個噴嚏，細小的鼻梁上湧起許多小皺紋。她疲憊的醉眼瞟了一下遠方，旋即又沉入混濁的無底深淵。接著，她呼喚男人的名字，將傑克的發音叫做傑阿克了。

「傑阿克，茲·科爾德！茲·科爾德！」

女人的聲音哀哀切切地在雪上旋蕩。男人沒有回答。

對於這種賣春的女人，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美。並不是因為她像有為子，每一處都不同，似乎刻意畫得不像有為子，彷彿是經過細細吟味而描繪出來的肖像。這是怎麼回事？這似乎是抗拒有為子的記憶而形成的影像，帶著反抗式的新鮮的美。那是我人生中初次感到美之後，似乎想諂媚我的、官能上的反抗。

唯有一點與有為子相同，就是對沒有穿僧衣而穿著髒工作服和長筒膠鞋的我，連瞧也不瞧一眼。

這天清早，全寺廟總動員，用雪耙好不容易掃出一條讓參觀者步行的路。如果團體客來就糟了，倘使人數不多，排成一列還是可以將就通行。我先於美國兵和女人走在這條路上。

美國兵來到池畔，視野開闊了，就張開兩臂，喊了幾句什麼，發出歡笑聲。他粗野地搖

晃著女人的身體。女人皺著眉頭，又說一聲：

「噢！傑阿克。茲·科爾德！」

美國兵在被積雪壓彎了的葉子底下，看到青木的紅色鮮豔果實，便問我那是什麼。我只能回答是常綠樹。也許他是個與他那彪形軀體不相稱的抒情詩人，但他清澈的藍眼睛卻給人殘酷感。在〈鵝媽媽〉(Mother Goose)這首外國童謠裡，把黑眼睛唱成是壞心眼、殘酷的。大凡人皆習慣以異國之物來幻想其殘酷吧。

我照慣例引導他們參觀了金閣。泥醉的美國兵搖晃了一下，把鞋脫下來，東一隻西一隻地扔在地上。我用凍僵的手從口袋裡掏出一份需要在這種時候朗讀的英文說明書。但美國兵從旁伸手搶了過去，以滑稽的口吻讀了起來。我的導遊也因此沒有必要了。

我依憑在法水院的欄杆上，眺望閃爍著強光的池子。讓人不安的明亮從未照進金閣裡。在我沒有留意的時候，向漱清殿走去的一男一女起了口角。爭吵愈來愈激烈，但我一句話也沒聽清楚。女人也用強硬的語言回敬了他，但不知她是說英語還是日語。兩人邊爭吵邊走，早已忘了我的存在，又折回法水院來了。

女人在探出頭來罵人的美國兵臉上狠狠搨了一記耳光，然後掉頭拔腿就跑，腳蹬高跟鞋朝參拜路的入口處跑去。

我搞不清楚狀況，也走下金閣跑到池畔，但就要追上女人的時候，腿長的美國兵已經先跑了過去，一把揪住女人大紅色外套的前襟。

美國兵揪住女人，朝我瞥了一眼，輕輕地鬆開了揪住女人鮮紅前襟的手。那鬆開手的力道似乎非比尋常，女人四腳朝天躺倒在雪地上。鮮紅外套的下襬掀開了，肌膚雪白的大腿攤在雪地上。

女人無意爬起來，她從下面瞪著如彪形大漢般的男人的眼睛。我無可奈何地蹲下，準備將女人扶起。

「嘿！」美國兵喊了一聲。我回過頭去。他面對著我又開雙腿、站穩腳跟，並用手指向我示意，忽然轉成溫和而圓潤的聲音，用英語說道：

「踩呀。你踩看看。」

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然而，他那雙藍眼睛從高處命令我。他寬闊的肩膀後面，罩上雪花的金閣燦爛輝煌，就像洗滌過的冬季藍天，充滿了潮濕的空氣。他的藍眼睛沒有一絲殘酷感，那瞬間我竟感到人世間也是有抒情的，這又是為什麼？

他垂下粗大的手抓住我的後頸，讓我站起來。但他命令的聲調還是那樣地溫和、溫柔。

「踩呀！踩下去。」

我難以抗拒，就抬起了穿長筒膠鞋的腳。美國兵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的腳落下去，踩在春泥般柔軟的物體上。那是女人的腹部。女人閉上眼睛，發出呻吟。

「再踩，再使勁踩。」

我踩了。第一次踩下去的不舒服感，在第二次時竟變成了迸發的喜悅。我想，這是女人的腹部。這是女人的胸脯。他人的肉體竟像皮球般，以誠實的彈力做出反應。真是想像不到的事。

「好了。」美國兵明確地說。

於是他很有禮貌地把女人抱了起來，拂去她身上的泥和雪，沒有回頭看我一眼就扶著女人走在前面。女人的視線始終沒落在我的臉上。

走到吉普車旁，美國兵讓女人先上車，以醉後的嚴肅表情向我說了聲謝謝。他還要給我錢，我拒絕收下。他又從車座上取出兩條美國香菸，塞到我手裡。

我站在正門前的雪光反射中，臉頰發燙。吉普車揚起一陣煙雪，搖晃著慢慢遠去。看不見吉普車了。我的肉體卻亢奮起來。

……亢奮好不容易平靜下來，我腦中又浮現出偽善的喜悅企圖。我想，喜歡抽菸的老師

會多麼高興地接受這份禮物啊。箇中原委，他什麼也不知道。

所有這一切都沒必要坦白。我只不過是受命於人，被迫為之罷了。假使反抗的話，不知道會遭到什麼災難呢。

我朝大書院老師的房間走去。擅長理髮的副司正在給老師剃頭。我就在灑滿晨光的廊道上等候著。

在庭院的陸舟松映襯下，積雪更是耀眼生輝，簡直像是一張折疊的嶄新風帆。

剃頭的時候，老師閉上眼睛，雙手捧著一張紙承接飄落下來的頭髮。隨著剃刀的移進，他的頭顯露出動物性、栩栩如生的輪廓。剃畢，副司用熱毛巾裹著老師的頭。良久才把毛巾揭開。毛巾下面露出的像是剛生下的、熱呼呼、才煮好的光頭。

我好不容易才說明了來意，叩頭呈上兩條騎仕德（Chesterfield）香菸。

「哦，辛苦了。」

老師說了一句，臉上閃過一絲微笑。僅此而已。兩條香菸在老師手中，非常事務性地、漫不經心地攔在堆滿各種文件和信件的桌面上。

副司幫老師揉肩膀，老師又把眼睛閉上。

我不得不退下。不滿讓我身體發熱。自己不可解的罪惡行為、得到了意味著獎勵的香

菸、不了解原委而接受香菸的老師……這一連串的關係，理應還有更富戲劇性、更激烈的什麼。老師對此卻毫無察覺，這又是令我更加輕蔑老師的一大理由。

然而，我正要退下的當兒，老師又把我叫住了。因為這時他正想施惠於我。

「我想讓你……」老師說，「畢業後就進大谷大學。令尊在九泉之下也一定惦掛著你，你一定要加倍努力學習，以優秀的成績進入大學。」

——轉眼間，這一消息從副司的嘴裡傳遍了整間寺廟。因為老師許下諾言讓我上大學深造，就是受到格外器重的證據。據說從前有些弟子為了爭取上大學，甚至必須到住持房間給他揉肩搓背，一百個晚上後才如願以償。諸如此類的話堆積如山。決定依靠家裡提供費用上大谷大學的鶴川，拍了拍我的肩膀，為我高興。而另一個得不到老師任何關照的師弟，竟因此不和我說話了。

那女子不是從運動場內，而是從運動場外的一條路走來。路與住宅區毗連，比運動場的地面約低兩尺。她就是從那裡走來的。

女子從宏偉的西班牙式宅邸的側門走出來。這幢宅邸有兩個煙囪，有斜格子玻璃窗，還有寬闊的溫室玻璃屋頂，給人一種容易破損的印象，但隔著馬路的運動場一側，聳立著一面鐵絲網，那必定是因宅邸主人的抗議才架設的。

柏木和我坐在鐵絲網邊的浪木上。我偷偷地瞧了一眼女子的容顏，不禁大吃一驚。因為她那張高雅的臉，與柏木向我說明的「喜歡內翻足」女人的相貌一模一樣。但後來我覺得我的驚愕未免太愚蠢，或許柏木早就熟悉這張臉，這是他的夢想。

我們等候著那位女子。春光灑滿大地，對面有深藍色的比叡山山峰，這邊有逐漸走近的女子。我還沒有從方才柏木講述的那番話所引起的感動中清醒；這是一番奇怪的發言：他的內翻足和他的女人彷彿是兩顆星，彼此不相接觸、散在實像的世界裡，而他則無限地埋沒在虛像的世界，以逐步實現他的慾望。這時，浮雲遮擋住太陽，我和柏木籠罩在淡淡的陰影

五

下，我們的世界彷彿頓時露出了虛像的姿影。一切都變成灰色，捉摸不定，連自我的存在也變得不可捉摸了。唯有對面比叡山的紫藍色山峰和慢慢走過來的高雅女子，在實像的世界裡閃爍，唯有這兩樣東西才是確實的存在。

女子的確是走過來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女子愈來愈靠近，似是愈來愈痛苦了。她走近的同時，她那陌生的臉也就逐漸清晰起來。

柏木站起來，在我耳邊壓低嗓門深沉地說：

「走！照我說的做。」

我只好邁步走了。我與女子平行，沿著距女人所走的路約莫兩尺高的石牆，朝同一方向前進。

「在那兒跳下去！」

柏木用手指捅了捅我的背。我便跨過低矮的石牆，縱身跳到馬路上。二尺高算不了什麼。但緊接著，內翻足的柏木發出可怕的叫聲，摔倒在我身旁。當然，他是沒有跳好才摔倒的。

他黑色制服的背在我眼前激烈地起伏，匍匐的姿勢看起來不像是人，一瞬間我覺得像是個無意義的黑色大汗點，像是雨後路面上的一灘混濁積水。

柏木摔倒在步行女子前方。女子頓時呆立不動。我想把柏木扶起來，好不容易蹲下來，霎時間卻從她那冷漠的高鼻子、帶有幾分輕佻的嘴角、水靈的眼睛等所有這一切，看到了月光下有為子的面影。

然而，幻影旋即消失，這個還不到二十歲的女子用輕蔑的眼光瞄了我一眼，企圖擦身而過。

柏木比我更敏感，他察覺到她的意圖了。他叫出聲來了。這可怕的叫聲迴盪在無人的正中午住宅區。

「無情的人！妳忍心拋下我不管嗎？為了妳，我才這麼狼狽啊！」

女人回過頭來，渾身顫抖。她用乾細的手指摩挲自己失去血色的臉，好不容易地問了我：

「我怎麼做才好？」

已仰起頭來的柏木凝望著她，一字一字準確地說：

「妳家裡有藥嗎？」

她沉默良久，轉過身去，朝剛才走來的方向折了回去。我扶起柏木。扶起來之前，他的氣息又重又痛苦，可是，扶著我的肩膀行走時，他的身體卻意外地輕鬆……

——我跑到烏丸車庫前的車站，跳上電車。電車啟動駛向金閣寺時，我好不容才緩過氣來。掌心滿是汗水。

我攙扶著柏木走到西班牙式洋房的側門，女子在前面正要進門的當下，一陣恐怖感襲上我的心頭。我扔下柏木，頭也不回地逃回來了。連順道回學校的心情也沒有，一直跑過幽靜的人行道，沿途經過藥鋪、點心鋪、電器行等店鋪。這時在我眼前閃爍著紫色和紅色，我想多半是我從天理教弘德分教會前面跑過去時，看到了黑土牆上掛著成排繪有梅花家徽的燈籠，以及門口圍上繪有同樣梅花家徽的紫色帷幔。

我急於奔向哪裡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電車快要行至紫野時，我這才明白自己倉促趕路的心，是在奔向金閣啊！

儘管是平日，但時值觀光季節，當天的金閣遊客甚眾，簡直是人山人海。老嚮導驚異地望著穿過人群、急匆匆跑到金閣前的我。

我就這麼站在飛揚的塵土和醜陋的人群所包圍的春之金閣前。在嚮導大聲介紹的回響中，金閣總是裝傻似的，半隱藏著它的美。唯有在池面上的投影很清澈。但乍看，恍如眾聖來迎圖上被眾菩薩包圍的來迎彌陀，塵雲就像環繞著眾菩薩的金色雲彩，金閣在飛揚的塵土中呈現出朦朧的姿影，也恍如褪了色的舊顏料和磨破了的圖案。這種混雜和喧囂，澄清地滲

入細長的柱子裡，吸進了聳立著連接著發白天空、漸漸變細的小小究竟頂及其上的鳳凰，並不足為奇。建築物只在這裡存在，指揮、規定一切。周圍的喧鬧愈來愈厲害，西邊面臨清澈池、二樓上頂著突然變小的究竟頂的金閣，這座不勻稱的纖細建築物像在擔任把濁水變為清水的過濾器，人們私語中的嬉戲也沒有被金閣拒絕，給吸進優美的柱子之間，不久就被過濾成寂靜、清澈。於是，金閣如同毫不動搖的池面上的倒影那樣，不覺間也在地面上成就了自己。

我的心情平和下來，恐怖感也漸漸減退。對我而言，美必須是這樣的東西。它把我從人生中遮斷，又從人生中保護我。

我幾乎是祈禱般地說：

「倘使我的人生像柏木那樣，請保佑我吧，因為我難以忍受。」

柏木暗示的，或在我面前表演的人生，生存和破滅具有同等意義。在這種人生中，缺乏自然性，也缺乏像金閣那樣的結構美。可以說，它只是痛苦的痙攣，而我完全被它所吸引，在這裡認定了自己的方向，這也是事實。不過，首先可怕的是，不得不用充滿荊棘的生之碎片，弄得雙手鮮血淋漓。柏木以同樣的程度輕蔑本能與理智，他的存在猶如形狀怪異的球，到處碰撞，企圖衝破現實的牆。這算不上是一種行為。總而言之，他所暗示的人生，是要以未知的偽裝來打破蒙騙我們的現實、清掃世界使之變成不再蘊含絲毫未知的危險鬧劇。

這是因為後來我在他的公寓裡看到如下的一幅海報。

那是由旅遊協會印製、描繪日本阿爾卑斯山²⁰的美麗石版印刷品。在青空中浮現的白色山頂上，印著橫寫的字：「未知的世界在召喚你！」柏木在這排橫寫的文字和山頂，用紅筆使勁打了個斜十字，在旁邊寫上令人聯想到他以內翻足走路時的龍飛鳳舞字跡：

「未知的人生令人難以忍受。」

翌日，我惦掛著柏木的身體到了學校。回想起來，我覺得那時拋下他逃回去，是以友情為重的行為，並不感到有什麼重大責任，可是今天要是在教室裡看不到他，那就……我不禁感到不安。快上課前，我看到柏木一如往常，不自然地聳著肩走進教室來。

休息時間，我馬上拽住柏木的胳膊。對我來說，這種快活的動作已屬罕見的行為。他歪著嘴角笑了，跟我一起來到走廊。

「你的傷不要緊吧？」

「什麼傷？」——柏木冷笑地望著我。「我什麼時候受傷了，嗯？你在說什麼，是夢見我受傷了嗎？」

我接不上話。柏木讓我焦急了好一會兒，才說出內幕：

「那是在演戲。我在那條路上已經練了很多回像那樣摔下去，看起來像骨折，巧妙地佯裝成摔得很嚴重的樣子。那女子視而不見，打算走過去，這出乎我的意料。可是，你看著好囉，她已經開始戀上我了。不，應該說她已經開始戀上我的內翻足了。那傢伙還親自給我的腿塗上碘酒呢。」

他拉起褲管，讓我看染成淡黃色的小腿。

那一刻，我彷彿看到了他的詐術。我想：他故意像那樣摔倒在路上，當然意在引起女子的注意，而假裝受傷可能是企圖掩飾他的內翻足？但這個疑問並非對他的輕蔑，反而成為增加親切感的種子。我只有一般青年人的感覺，認為他的哲學愈是充滿詐術，似乎就愈能證明他對人生的誠實。

鶴川並沒有用高興的眼光來看待我和柏木的交往。他曾充滿友情地向我提出忠告，我卻感到厭煩。不僅如此，還與他爭辯，我說：鶴川你可能獲得好朋友，而對我來說，柏木與我的相交是十分相稱的。當時鶴川眼裡浮現出無以名狀的悲傷神色。很久以後，我回憶起來都充滿了強烈的悔恨。

20 是指日本中部地方的飛驒、木曾、赤石山脈的總稱。

X

時值五月，柏木訂定了一趟遊嵐山的計畫，為了避掉假日人潮，選定了平日曠課前往。不愧是柏木，他說要是晴天就不去，陰天才去。他將帶那位住在西班牙風洋房的小姐，而為我帶來他房東的女兒。

我們相約在稱為嵐電的京福電車的北野站會合。當天幸好是五月罕見的陰鬱天氣。

鶴川家裡似乎發生了什麼事，請了一週的假回東京去。鶴川絕不是個好搬弄是非的人。我每天早晨都和他一起上學，好免去在上學途中偷溜的尷尬。

是啊。對我來說，那次遊山的回憶是痛苦的。不管怎樣，遊山的我們一行人都是年輕人，可是青春年華所特有的黯淡、浮躁、不安和虛無感，給遊山這天無處不塗上了色彩。柏木大概早就看穿這點，才選擇那種天氣陰鬱的日子。

這天颳西南風，風勢驀地猛烈起來，又戛然而止。飄來陣陣不安的微風。天空雖然昏暗，還不至於完全不知道太陽的位置。一部分浮雲透出了白光，有如裹著多層衣服的領口處隱約可見白色的胸脯。縱然白光朦朦朧朧，人們都知道太陽躲藏在那朦朧的深處，而又立即

融化在與陰天一樣的深灰色中。

柏木的約定不假。他真的在兩個年輕女子的護擁下出現在驗票口。

其中一人確實是那女子。她有高傲冷漠的鼻子、輕佻的嘴角，穿舶來布料的洋裝，肩掛一個水壺，是個美麗的女子。她前面是那個略胖的房東女兒，與她相比，無論是穿著還是容貌都相形見绌，只有那小小的下巴和緊閉的嘴唇顯示了少女的嬌媚。

在前往的車廂內就失去了遊山應有的快活氣氛。柏木和那小姐不停地爭論，聽不清楚爭論的內容，只見小姐有時像是要強忍住眼淚似的緊咬嘴唇。房東女兒對這一切漠不關心，只低聲哼著流行歌曲。忽然她對我說了一番話：

「我們家附近有個很漂亮的插花老師，前些日子她講了一段悲傷的愛情故事。戰爭期間，這位老師已經有了心上人，是位陸軍軍官，他即將上戰場，兩人便在南禪寺利用短暫的時間，臨別會面。這對情侶沒得到父母的承認，別離前女方懷了孕，可憐的是胎兒死產。那位軍官非常悲傷，哀嘆之餘說：哪怕是一丁點兒，我也想喝妳作為母親的奶水。因為時間緊迫，女方當場把奶水擠在薄茶裡讓他喝下。一個月後，她的情人戰死了。從那之後，老師一直堅持守寡，過著單身的生活。儘管她還很年輕，又很美。」

我簡直不敢相信。戰爭末期，鶴川和我兩人從南禪寺的山門所望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景又回來了。我特意不告訴她我當時的記憶，因為我覺得倘使和盤托出，剛才聽到這番話時所受到的感動，就可能完全辜負當時的那種神祕感動。正因為沒有和盤托出，剛才她的這番話，不僅沒有解開那神祕的謎，甚至還使神祕的結構加倍，更增添了其神祕的色彩。

這時，電車從鳴瀧附近的大竹林邊上駛過。五月是竹子凋零的季節，竹葉一片枯黃。吹過竹梢的微風使枯葉落在密集的竹叢中，可是竹子的根部彷彿與此無關，粗大的根節盤根錯節、靜悄悄地延伸到竹林深處。只有靠近鐵路的竹子，在電車疾馳而過時，才猛然搖曳著。其中一株格外青翠嬌嫩，留在我的眼中。那株竹子特別彎曲的姿態，以妖豔奇異的動感留在我的腦海裡，漸漸遠去、消逝……

我們一行人抵達嵐山，來到渡月橋畔，參拜了之前不為人所知、被忽視的小督局²¹之墓。

小督局因忌憚平清盛而隱身嵯峨野，源仲國奉敕命尋找，在中秋明月夜循著隱約傳來的琴聲，找到了局的隱居住所。這首琴曲名是〈想夫戀〉謠曲²²。謠曲《小督》裡有一段唱詞：「明月當空夜，拜謁法輪寺，忽聞悠揚的琴聲，疑是山上暴風雨或松濤聲，卻原來是被尋人的琴鳴，想聽聽是什麼樂曲，是思念配偶的戀曲，名為想夫戀，不勝欣喜。」後來，局

依然留在庵中，為高倉帝的亡靈祈禱冥福，度過後半生。

她的墳墓位在小徑深處，不過是座夾在巨大楓樹和枯朽梅樹之間的小石塔。我和柏木為了表示對死者的敬意，獻上了短經文。柏木非常認真、冒瀆式的誦經法也感染了我，我在那裡的學生用鼻哼歌似的心境誦讀了經文。這小小的瀆聖行為卻大大地解放了我的感覺，使我生氣勃勃。

「所謂優雅的墳墓，竟是這樣寒儉啊！」柏木說。「擁有政治權力和財力的人留下漂亮的墓、富麗堂皇的墓，因為那些人生前完全缺少想像力，自然也是沒有想像力的庸才來建造他們的墓。而優雅的人則只倚靠自己和他人的想像力而生活，他們的墓地也只能是運用想像力而留下來。我覺得這種墓很淒涼——因為死後仍然要繼續乞討他人的想像力啊。」

「優雅只能存在在想像力裡嗎？」我也快活地搭了一句。「你所說的實像，優雅的實像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嘛。」柏木說著，在滿布青苔的石塔頂上連續拍了好幾下。「石頭或白骨，

21 日本平安朝（七九四—一一八五）末期、中納言藤原盛苑之女，高倉天皇的愛姬。

22 即日本能樂的詞曲。

都是人死後留下的無機部分。」

「真是個十足的佛教徒。」

「與佛教有什麼相干呢。優雅、文化，人所想像的美的東西，這一切的實像，都是無結果的無機物。不是龍安寺，只是石頭而已。哲學，也是石頭。藝術，也是石頭。至於談到人的有機的關心，挺可悲的，因為只有政治啊。人實在是自我冒瀆的生物啊！」

「性慾又屬哪方面的呢？」

「性慾嗎？大概是介於中間吧。是在人和石頭之間堂而皇之地捉迷藏。」

對於他這種想像的美，我想要反駁，然而女孩子對我們的議論都聽膩了，已從小徑折了回去，我們只好追上。從小徑上遙望保津川，那裡是渡月橋的北邊，正是堤壩的一部分。河流對岸的嵐山，樹木葳蕤，鬱鬱蔥蔥。只有河流這部分，生氣蓬勃的水珠飛濺成一道線，流水聲響徹四周。

河面上漂浮著不少的小船。我們一行人沿著河路而行。我們走進道路盡頭的龜山公園門口，看見滿地都是紙屑，就知道今年公園的遊客稀少。

在門口，我們回頭再望了望保津川和嵐山的嫩綠景色。對岸的小瀑布傾瀉而下。

「美麗的景色是地獄啊！」柏木又說了一句。

我總覺得柏木這種說法是亂說的，但我又仿效他，試圖把這美的景色當作地獄來觀賞。這種努力並非徒勞。因為在一片翠綠、寂靜、毫無做作的眼前風景中，地獄確是在搖曳著。地獄似乎是不分晝夜，隨時隨地、隨心所欲、我行我素地出現。好像我們隨意呼喚，都會立刻出現在那裡似的。

據說十三世紀開始就將吉野山的櫻移植到嵐山。嵐山的櫻花現已全部凋零，抽出嫩葉來。花期一過，在這片土地上，花只不過像是讓人叫喚的已故美人的名字罷了。

龜山公園裡最多松樹，所以看不見季節色彩的變化。這是起伏很大的寬廣公園，松樹樹幹亭亭聳立，沒有樹葉，光光禿禿的，無計其數、不規則地交錯著。公園的遠近感顯現出一種不安。

以為要往上卻突然下降的寬闊而迂迴的路，環繞著公園，到處都是樹墩、灌木和小松樹，還有半埋在地下巨大的白色岩石，四周盛開許多紫紅的杜鵑花。那顏色在陰沉的天空映照下，似是帶有幾分惡意。

一對年輕男女坐在架設在窪地裡的鞦韆上，我們從他們旁邊攀上小丘，在頂端傘形頂的亭榭歇息。從這裡向東眺望，可以飽覽公園全貌；向西眺望，則可以鳥瞰流水穿過林間的保

津川。盪鞦韆的嘎吱聲像不斷的咬牙聲，傳到了亭榭裡來。

小姐攤開小布巾。柏木說過不用備便當，果然不假。攤開的布巾裡有四份三明治、難以弄到手的外國甜點，還有只提供占領軍、在黑市才能買到的三得利威士忌。據說，京都是京阪神地方的黑市交易中心。

我基本上不會喝酒。但雙手合十後，我還是和柏木一起接受她遞來的酒杯。兩女子喝水壺裡的紅茶。

我對小姐和柏木的關係如此親密，至今仍半信半疑。我不明白這個難以取悅的女子，為什麼對柏木這個內翻足的窮書生如此殷勤。兩、三杯酒下肚以後，柏木彷彿回答我疑問似地說：

「剛才我們在電車上吵架，是因為她家逼她嫁給她討厭的男人。她很怯懦，眼看就要屈服啦，所以我半安慰半威脅地說，我一定要阻撓這樁婚事。」

這種話本來不應在當事人面前說出來的，但柏木竟然好像身邊沒有小姐的存在似，滿不在乎地說出來。小姐聽了，表情也毫無變化。她那柔嫩的脖頸上掛著由陶片串成的藍色項鍊，以陰沉的天空為背景，髮髻的輪廓使她那過分鮮明的容貌變得朦朧。正因為眼睛過度濕潤，唯有她的眼睛給人生動、赤裸的印象。她那帶輕佻的嘴角像平時一樣微微張開，兩片薄

唇之間露出一排細尖、晶亮的皓齒，看著宛如小動物的牙齒。

「痛啊！痛啊！」柏木突然彎腰、按著小腿呻吟起來。我慌忙蹲下來照料他，他卻把我推開，給我一個不可思議的冷笑當暗示。我把手抽了回來。

「痛啊！痛啊！」柏木又用逼真的聲調呻吟起來。我不由地望了望身邊的小姐。她臉上的表情明顯改變，眼神失去了平靜，焦躁得嘴巴顫動不已，唯有冷漠的高鼻子無動於衷，形成奇異的對照，打破了臉部的協調和平衡。

「忍著點兒！忍著點兒！馬上幫你治療！馬上！」她揚聲說。我頭一回聽見她這種旁若無人的高亢音調。她伸長脖子，仰起頭來環視了四周，旋即跪在亭榭的石頭上，抱住了柏木的小腿用臉頰摩挲，最後親吻小腿。

我心頭再次襲上那時的恐懼感。我望了望房東的女兒。她正望著別處哼歌呢。

……此刻陽光彷彿從雲隙流瀉下來；也許這是我的錯覺。但是，寂靜的公園全景圖不再協調，包圍著我們的澄明畫面，那些松林、河流的閃光、遠方的群山、潔白的岩石、點點的杜鵑花……被這些充塞的畫面各個角落，都令人感到布滿了細細的龜裂。

實際上應該發生的奇蹟發生了。柏木漸漸不再呻吟。他抬起臉，在那瞬間又朝我投來一個冷笑般的暗示。

「好了！真奇怪啊。開始痛的時候，妳這麼一治，就馬上不痛了。」

於是他雙手抓起女子的秀髮。被抓住秀髮的女子帶著忠實小狗般的表情仰望柏木，微笑了。大陰天，光線灰濛，這瞬間，美麗小姐的容顏在我眼裡竟變成某回柏木口中那六十多歲老太婆的容顏。

——完成了奇蹟之後的柏木變得快活，簡直是快要瘋了。他縱聲大笑，冷不防地把女子抱在膝上，親吻起來。他的笑聲在窪地裡的無數松樹上方旋蕩。

「怎麼不說話呀？」柏木對默不作聲的我說道。「特地為你帶來了一個女孩，是怕她會恥笑你的口吃嗎？口吃！口吃！說不定她就迷上你的口吃呢？」

「他口吃？」房東女兒這才察覺地說。「這麼說，《三個殘疾人》²³已有兩個囉。」

這句話狠狠地刺傷了我，我羞得無地自容。然而，我對女孩感到的憎惡，卻伴隨著頭暈目眩，奇異地轉變成突發的慾望。

「我們分兩組上哪兒藏身吧。兩小時後再回到這亭榭來。」柏木一邊俯視著還沒盪夠鞦韆的情侶，一邊說道。

離開了柏木和小姐後，我就與房東的女兒一起從亭榭的山丘下到北側，爾後又往東迂迴，爬上了緩坡。

「他把小姐捧為『聖女』呢，總是要那花招。」女孩說。

我結結巴巴地反問一句：

「妳怎麼知道？」

「當然知道，我和柏木也有過一段關係嘛。」

「現在無所謂了吧。可是妳也真沉得住氣啊。」

「當然無所謂囉。那種殘疾，又奈何呢？」

她的這番話反而給了我勇氣，這回我的反問竟流暢地脫口而出：

「妳不是很喜歡他的內翻足嗎？」

「別提了，那雙青蛙似的腿。我嘛，是啊，那個人的眼睛倒是很漂亮。」

我又失去了信心。不管柏木怎麼想，女子愛上了柏木沒有察覺到的美，但自以為無所不知的我，卻傲慢地拒絕了有那種美的存在。

——我和女孩已經爬到坡道盡頭，來到幽靜的小原野。透過松樹和杉樹可以隱約望見大

²³ 是日本狂言劇目之一。描寫三個人化裝為瞎子、啞巴和癱子，趁財主不在家，打開酒倉縱情痛飲，待財主回來後，三人慌得亂成一團，竟弄錯了各自扮演的角色。

文字山、如意岳等遠山。竹林覆滿從這片丘陵一直延伸到市鎮的斜坡地。竹林盡頭屹立著一株遲開花的櫻樹，花兒尚未凋謝。那確實是遲開的花兒，我想它大概是結結巴巴地開，也就遲遲未凋謝吧。

我心頭一陣鬱悶，胃部沉甸甸的。不是喝酒的關係，而是一到緊急關頭，我的慾望就增加了重量，從我肉體分離出來的抽象結構就壓在我的肩上。我感到它簡直是一具漆黑、沉重、鐵製的工作機械般的東西。

正如我多次敘述過的，我十分重視柏木促使我面對人生的親切或惡意。中學時代，我曾把學長的短劍鞘弄壞，那時我已清楚看出自己沒有資格面對人生的光明面。可是，柏木是第一個教我從裡側走向人生黑暗捷徑的朋友。乍看，彷彿奔向毀滅，實則富於意外的權謀數術，能把卑劣變成勇氣、把我們稱為缺德的東西再次還原為純粹的熱能，這也可以稱為一種鍊金術吧！儘管如此，事實上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人生啊。它能夠前進、獲得、推移和喪失。即使稱不上是典型的生，也具備生的所有機能。如果我們眼睛所看不見的地方，賦予我們所有生都是無目的的前提，那麼它與其他尋常的生，就是同等價值的生了。

我想，就是柏木也不會說他沒有酩酊大醉吧。我早就知道，任何陰鬱的認識，也都隱藏著足以使認識者陶醉的東西。而且，酒好歹還是使人陶醉的。

……我們坐在褪色凋敗的杜鵑花花蔭下。我不明白房東的女兒為什麼願意陪著我。我對自己故意表現得殘酷，但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有「弄髒」自身的衝動呢？人世間應該有羞恥和充滿溫柔的無抵抗，但是當我把手放在她微胖的小手上，就像聚集在午睡者身上的蒼蠅那樣。

長時間的接吻以及女孩柔嫩下巴的觸感，喚醒了我的慾望。雖然這是我渴望已久的夢，但現實感卻淺而淡薄。慾望繞著別的軌道奔馳。灰白的陰沉天空、竹林的沙沙聲、七星瓢蟲順著杜鵑花的葉子拚命攀爬……這些東西依然毫無秩序地、零零落落落地存在。

毋寧說，我想擺脫將眼前的女孩作為慾望對象的思考狀態；應該把它作為人生來思考。應該把它作為為了前進和獲得的一道關口來思考。倘使錯過眼前的機會，人生就永遠不會再來探訪我了。這麼一想，我的心就如同因口吃而無法流暢地把話說出口般，無數屈辱的回憶高懸在那兒。我應該毅然張口說話，即使口吃也該說些什麼，把生占為己有。柏木那種刻薄的催促，「口吃！口吃！」那種毫不客氣地叫喚，在我的耳邊旋蕩，喚醒了我、鼓舞了我……我終於把手滑向她衣裳的下襬。

這時，金閣出現了。

這是一座充滿威嚴、憂鬱而纖細的建築，是座處處留下剝落金箔、奢侈、屍體似的建築。這座永恆澄明地浮現著的金閣，在似近又遠、似親又疏的不可思議的距離上出現了。

它屹立在我和我所志向的人生之間，起初像是一幅精緻小巧的工筆畫，但逐漸變大，在那纖巧的模型裡，彷彿能看到幾乎包容整個世界的巨大金閣的呼應，甚至充塞我世界的每個角落，把這個世界的空間完全填滿。像巨大的音樂充滿世界，唯有用這種音樂，才能使世界的意義充實。有時候，我覺得金閣竟那樣地疏遠我、屹立在我之外，現在卻又完全將我包圍、允許我在其結構內部占有一個位置。

房東的女兒漸遠漸小，像灰塵般飛去。既然她被金閣拒絕了，我的人生也是。處處被美緊密地包圍，又怎能向人生伸出手去呢？就是從美的立場來看，它也有權利要求我死了這條心吧。用一隻手去觸摸永遠、另一隻手去觸摸人生，這是不可能的。我覺得對待人生的行為意義，倘使在於對一瞬間的發誓忠實，而可以讓那瞬間停止的話，或許金閣會知悉這種情況、短暫地取消對我的疏遠，並親自化作一瞬間前來告訴我，我對人生的渴望全是徒勞。在人生化作永恆的瞬間，雖然能使我们陶醉，然而猶如這時的金閣那樣，比起化作瞬間的永恆的姿態，是微不足道的。這一點金閣很清楚。美永恆的存在，真正阻礙我們的人生、毒害我們的人生，正是這個時候。生讓我們在夾縫中窺視到的瞬間的美，在這樣的毒害面前非常脆弱，會馬上崩潰、毀滅，連生本身也暴露於毀滅的灰白色光芒下。

……我完全沉湎在幻影的金閣懷抱裡，時間並不長。待我清醒時，金閣已經隱沒了。其實它只不過是座位於東北、離這裡遙遠的衣笠地方，如今依然存在的一座建築罷了，是不能看到的。金閣那樣接受我、擁抱我的幻影時間已消逝。我躺在龜山公園的山頂，四周只有草花和慢慢飛翔的昆蟲，以及一個放肆橫躺的女孩。

對我突然的畏縮，女孩報以白眼，坐起身來，然後她轉了個身，背對著我，從手提包裡掏出鏡子照了照。她不作聲，可是她的輕蔑卻千遍萬遍地刺著我的肌膚，宛如秋天的牛膝果扎在衣服上那樣。

天空低垂。細小的雨滴敲打在四周的草叢和杜鵑葉子上。我們連忙站起身，匆匆奔往剛才的亭榭。

×

那天給我留下了極其黯淡的印象，我們的郊遊以淒楚告終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又不僅僅於此。那晚就寢前，東京那邊發了一封電報給老師，老師旋即向全寺廟的人宣布了電報內容。

鶴川死了。電文非常簡單，只寫了他因車禍身亡。後來才了解到詳請是：前一天晚上，鶴川到淺草的伯父家，不常喝酒的他卻喝了酒，歸途中，在車站附近被一輛突然從小巷裡衝出來的卡車撞倒，頭蓋骨破裂，當場殞命。全家人頓時手忙腳亂，想起應該給鹿苑寺發封電報，已是事發後翌日的下午了。

我流下了家父死時都沒有流過的淚。因為比起父親的死，鶴川的死對我的影響更大。自從認識柏木以後，我就與鶴川有點疏遠，如今失去了他，我更加懂得，我與白晝的光明世界聯繫的一縷絲線，由於他的死而完全斷絕了。我為失去的白晝、失去的光明、失去的夏天而哭泣。

我何嘗不想飛往東京弔唁呢。可是我沒有錢。老師每月只給我五百圓的零用錢。母親本來就很窮，一年頂多給我寄一、兩回錢，每回約莫兩、三百圓。母親之所以清理家產、寄居在加佐郡的伯父家，也是因為父親死後，僅靠信徒每月捐獻不足五百圓的救濟米和政府發給的少得可憐的補助費，生活難以為繼。

我沒能看見鶴川的遺體，也沒能參加他的葬禮，心中不知如何才能證實鶴川已死。昔日他穿著白襯衫、在穿過葉縫篩落下來的陽光下起伏的腹部，如今依然歷歷在目。誰能想像，像他那樣專為光明而製造、最適合於光明的肉體和精神，會埋葬在墓中安息呢？他身上毫無

夭折的徵兆，儘管他生來沒有不安和憂愁，也毫不具備類似死的要素。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他才猝然去世吧。也許就像純種的動物生命都很脆弱，同樣地鶴川或許只由生的純粹成分製成，因此無法防禦死。我正好相反，好像注定要長壽得受詛咒般。

他所居住的世界是個透明的結構體。對我來說，那透明的結構體平時總是個高深莫測的謎。由於他的死，這個謎就變得更加可怕了。從旁邊衝出來的卡車，好像撞上了透明到不太看得清楚的玻璃，將這透明的世界給撞得粉碎。鶴川不是死於疾患，多麼符合這個比喻。死於車禍的純粹之死，正合乎他無比純潔構成的生。僅藉由瞬間的衝撞接觸，他的生與他的死化合了。這是迅速的化學作用……毫無疑問，除了靠這種過激的方法，那毫無黑影的奇妙青年，是無法與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死結合的。

可以斷言，鶴川所居住的世界即使洋溢著明朗的感情與善意，他也不是仰仗誤解和樂觀的判斷才居住在那裡。這世界少有像他那樣光明的心，加以支撐的是一種力量、一種堅韌的柔軟，那就成為他運動的法則。他把我陰暗的感情一一譯成明朗的感情，這種作法含有某種無比正確的東西。這種光明與我的陰暗在每一角落裡都過分地照應、過分地顯示出詳細的對比，所以有時我不免懷疑鶴川是否如實地產生過我這樣的心情——其實不然！他的世界的光明是純粹的，也是偏頗的，它建立其自身的細緻體系，其精密程度也許接近於惡的精密程

度。如果這個青年不屈不撓的肉體力量不是在不斷地支撐它而運動的話，或許這個光亮、透明的世界就會突然瓦解。他勇往直前地奔跑。於是卡車輾軋了他的肉體。

鶴川明朗的容貌、修長的軀體，的確成為他給人以好感的源泉，如今這些都已喪失，卻又把我引向思考有關人類可視部分的神祕。我覺得我們眼睛所及的一切，能行使著光明的力量，是多麼不可思議。精神為了擁有如此樸素的實在感，不知該向肉體學習多少東西。常言道，禪以無相為體，得知自己的心是無形無相的東西，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見性²⁴。不過，能夠如實看到無相的能力，恐怕必須對形態的魅力極度敏銳。不能以無私的敏銳來看形和相的人，又怎能清楚地看到、知道無形和無相呢？於是，像鶴川這樣光憑存在就發光的人，而且能以目光、手去碰觸的，應該說是為了生而生的東西。在已喪失的此刻來說，那種明瞭的形態，就是不明瞭的無形形態最明確的比喻、那實在感就是無形的虛無最實在的模型，他那个人只不過是這種比喻罷了。譬如，他與五月的花叢很相襯、很相配，不因為別的，只是他在五月的驟逝，與投進他靈柩裡的花兒很相似，很相配。

無論如何，我的生中缺乏像鶴川的生那樣堅定的象徵性。就是這樣，所以我需要他。而且最令人妒嫉的是，他的一生中毫無像我這樣的獨自性，或是肩負獨自使命的意識。而正是這獨特性奪走了生的象徵性，奪走了他的人生可能比喻成別的什麼的象徵性，從而也奪走了生的擴展和連帶感，以致成為永遠擺脫不掉的孤獨的根源。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我連與虛無的連帶感都沒有。

×

再說，我開始孤獨了。我沒再見過房東的女兒，與柏木的交往也不像先前那樣熱絡。柏木生活方式的魅力儘管仍深深吸引著我，但我對此多少也有點抵觸，即使不是出自本願，還是疏遠了，自覺這麼做是在悼念鶴川。我曾給母親去信，信中斷然寫道：在我出人頭地之前，請不要來探望我。這些話先前也親口對母親說過，可是不再用強硬的語調寫信寄去就放心不下。母親的回信，用訥澀的詞句說她勤奮地幫忙伯父的農活，外加簡單的訓導的話，最後還添了一句：「要親眼看到你當上鹿苑寺的住持，我死才瞑目。」我恨這行字。此後數日，這行字使我深感不安。

整個夏天，我沒有造訪母親的寄居地。由於伙食粗劣，夏天我的身體也夠受的。過了九

月十日的某一天，有強烈颱風可能來襲的警報，需要有人去金閣值夜班。我自願去當班。

從這時起，我自覺對金閣的感情出現微妙的變化。雖然不能說是憎恨，我有種預感，自己心中漸漸萌生的東西，無疑將與金閣變得絕不相容。自從遊歷龜山公園後，這種感情變得明顯了。不過，我害怕替它命名。然而值夜班的工作讓我高興得喜形於色。

我拿到了究竟頂的鑰匙。這是金閣的第三層樓閣，尤為珍貴，在離地面四十二尺高的門楣上，高雅地懸掛著一幅後小松帝²⁵的御筆橫匾。

收音機廣播時時刻刻傳來颱風逼近的消息，但總是不見颱風到來的跡象。下午陣雨停了。明亮的滿月懸掛夜空，寺廟的人走到庭院裡觀察氣象情況，紛紛議論說，這是暴風雨前夕的沉靜。

寺廟一片幽寂。金閣裡只有我獨自一人。我站在月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時，就感到金閣沉重而奢華的黑暗包圍著我；我恍惚了，漸漸深深地沉浸在這種現實感中，然後變成了幻覺。我回過神時，才知道如今我如實地沉湎在龜山公園裡那個我從人生絕離的幻影裡。

我孤身獨影，絕對的金閣包圍我。不知是否應該說我擁有金閣，或說金閣擁有我；抑或是那裡產生了罕見的均衡，使得我就是金閣、金閣就是我的這種狀態成為可能呢？

從晚上十一點開始，風愈颯愈烈。我憑著手電筒的光登上了究竟頂，用鑰匙打開門鎖。

我依靠在究竟頂的欄杆上。風是東南風。上空還沒有出現什麼變化。鏡湖池的水草上閃爍著月光，蟲聲和蛙鳴響遍四周。

最初，勁風從正面吹拂著我的臉頰，幾乎可以說官能性的戰慄流遍我的肌膚。風像暴風無限增強，彷彿是一種徵兆，要將我連同金閣一起颳倒。我的心在金閣裡，同時也在風上。規定著我的世界的構造的金閣，沒有被風掀起的帷幔，泰然自若地沐浴在月光中。可是風，我凶惡的意志，不知不覺地搖晃金閣、喚醒金閣，在倒塌的瞬間一定會奪走金閣傲慢的存在意義。

是啊。當時我被美所包圍，確實是落在美境中。然而我懷疑：倘使不是在無休止地猛颳的暴風的意志支撐下，我能那樣被萬全的美所包圍嗎？正像柏木叱責我「口吃！口吃！」那樣，我也嘗試著鞭答風，說出像激勵駿馬的話語：

「使勁颳呀！使勁颳！風速再快些！再強勁些！」

森林開始沙沙作響，池邊的樹枝相互摩擦，夜空失去了平靜的藍色，呈現混濁的深灰藍色。蟲鳴未衰，像要驚擾牠們似的，風嘯猶如遠方神祕的笛聲愈來愈靠近。

我看見大量的雲朵掠過月亮前，宛如千軍萬馬由南而北、從群山那邊飄來。有厚厚的雲、薄薄的雲，有廣大的雲，也有零星的雲的小斷片。所有雲朵都是從南邊出現，在月前掠過，籠罩住金閣的房頂，彷彿急於去辦什麼大事似的朝北奔去。我彷彿聽見頭上金鳳凰的啼鳴。

風突然平靜，又強勁起來。森林敏感地豎起耳朵傾聽，忽而沉寂，忽而喧囂。池面上的月影也隨之忽暗忽明，迅速地一掃而過。

層疊的山巒盤繞著厚厚的積雲，活像一隻大手在空中拓展，氣勢磅礴地緩緩逼近。從雲隙可見明澄的部分天空，突然又被雲朵遮蔽。然而薄薄的雲層掠過時，透過薄雲還看得到有著朦朧光環的月亮。

整晚天空就是如此運動著，但感覺不出風會再強勁的跡象。我靠著欄杆睡著了。翌日清晨是個大晴天，寺裡的老人來把我喚醒，告訴我幸好颱風避過京都，已經離開了。

六

我在心中為鶴川服喪將近一年。一旦開始孤獨，很容易就習慣了，幾乎對誰都不開口的生活讓我重新懂得：對我來說，這種生活是最不需要努力就能達到的。對生的焦慮已離我遠去，逝去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

學校圖書館成為我唯一的享樂場所，在這裡我沒有讀有關禪的書籍，而是隨手翻閱了一些翻譯小說和哲學書。因為有所顧忌，就不在這裡列舉這些作家和哲學家的名字了。我多少也受到他們的影響，承認後來他們成為我行為的因素，但我寧願相信行為是我的獨創，只因不願將自己的行為歸咎於受到某種既成哲學的影響。

從少年時代起，不被他人所理解成了我唯一的自豪。如上所述，我沒有企圖使別人理解我一切作為的表現衝動；我總是想要使自己不需任何斟酌就能明晰——這是否來自想理解自己的衝動呢？實在令人懷疑，因為這種衝動基於人的本性，成為從自己到他人的橋梁。金閣的美帶給我的陶醉，使我的一部分變得不明晰。這種陶醉從我身上奪走了其他所有陶醉，為了對抗它，我的心須另外依靠我的意志，確保我明晰的部分。也就是說，別人姑且勿論，對

這種思緒覺得我苦惱萬分，我沒辦法繼續待下去了。然而，好奇心又把我給拽住。我甚至以為這女子是有為子的轉世，如今我望眼欲穿地期待她以一個被殘疾學生所拋棄的女人的身分出現。不知不覺間，我竟袒護起柏木，沉浸在似是用自我來玷汙自己回憶的錯覺之喜悅中。

……終於女人來了。我的心裡沒有掀起一絲波瀾。她的嘶啞聲音、彬彬有禮的舉止和高雅的談吐、儘管顧忌有我在場，但她向柏木吐露怨言時，眼裡依然閃爍著粗野的神色……這些至今我仍記憶猶新。這時我才明白柏木今晚把我喚來的原因，原來是要利用我做擋箭牌。

這女人與我的幻影沒有任何聯繫。她給我的印象完全就停留在第一次見面的另一個實體上。女人彬彬有禮的言談漸漸變得雜亂無章，連看也不看我一眼了。

女人終於受不了自己的淒慘境遇，想從挽回柏木的努力中暫時後退一步。這回她突然伴裝沉著的樣子，環顧了狹窄的房間。女人待了三十分鐘，才發現放在壁龕裡的那盤插花。

「這盤觀水型插花真美，插得真好。」

正等著她說出這句話的柏木抓住時機，給予決定性的回擊說：

「是很精巧。已經不需要妳再教我什麼了。已經不需要妳了，真的。」

我看到女人聽了柏木這番鄭重其事的話後，臉色一變，旋即把視線移開了。女人似乎微微一笑，端莊地膝行靠近壁龕。我聽見了女人的叫聲：

「什麼呀，這算什麼花兒！什麼呀，什麼玩意兒啊！」

只見水花四濺，木賊草倒下，綻開的燕子花被撕碎了。我冒著偷竊罪名摘來的花草，竟落得如此狼狽的下場。我不由得站起來，卻又不知所措，背靠在窗玻璃上。柏木一把抓住女人纖細的手腕，爾後又揪住她的頭髮，搗了她一記耳光。柏木這一連串粗野的動作，實際上同方才插花時用剪子把葉和莖剪掉的平靜殘忍毫無分別，彷彿是方才那動作的延申。

女人雙手搗著臉頰，跑出房間。

柏木仰望呆立一旁的我，浮起異樣的孩子般的微笑，然後說：

「喂，快追上去安慰安慰她，喂，快點！」

不知是被柏木的語言威力所迫，還是發自內心對女人的同情？這點連我自己也分不清。總之我立即跑出去，從公寓跑過兩、三棟房子才追趕上。

那裡是烏丸車庫後面、板倉街的一角。電車入庫的回音震動著黯淡的夜空，電車迸發出的淺紫色火花劃破了夜空。女人從板倉街向東跑去，沿著後街爬上了坡道。我和邊哭邊走的地默默地並排而行。良久她才發現我，向我靠過來。她用因哭泣而嘶啞了的聲音，不失禮儀

地向我數落了柏木的不良行為。

我們不知走了多長的路！

她在我耳邊詳細地訴說著柏木的不良行為、過火的卑劣行徑細節，可是這些只有「人生」二字在我的耳邊回響。他的殘忍、有計畫的手段、背叛、冷酷、向女人強要錢的種種手腕，這一切只不過是解釋了他難以言喻的魅力而已。而我只要相信他忠於自己的內翻足就足矣。

鶴川猝死以來，我一直沒有接觸到生，過了許久，我才接觸到一種非薄命的黑暗的生，一種只要還活著就不停傷害他人的生的活動，並從中得到鼓舞。他的「這還殺得不夠」這句簡潔的話，喚醒並鼓動我的耳朵。我心中泛起停戰時在不動山頂、面對著京都市街萬家燈火而祈願的那句話：「但願包圍著邪惡的我心中的黑暗，與包圍著這無計其數的燈的夜晚是相等的！」

這女人不是向自己的家走去。為了說話，她漫無目標地繞著行人稀少的巷弄行走，因此好不容易來到女人獨居的住所前面時，我已弄清這兒究竟是哪一帶市街了。

當時已經十點半鐘，我正想告辭返回寺廟，女人卻硬把我留住，讓我進屋。

她走在前面，開了電燈，忽然說：

「你有詛咒過別人，希望他死掉嗎？」

我立即回答說「有。」說也奇怪，這之前我竟忘卻了，我顯然盼望那房東的女兒——她是我恥辱的見證人——早點死去。

「真可怕。我也是。」

女人頹喪地側坐在榻榻米上。室內使用的大約是一百瓦的電燈，這在限制用電的情況下很罕見，與柏木的宿舍相比，亮度是三倍，照亮了女人的身體；她繫著的白博多名古屋腰帶鮮明的潔白、友禪絲綢和服上藤棚霞花紋的紫色浮現。

從南禪寺山門到天授庵的客廳，有著非鳥兒飛越不過去的距離。然而，時過數年，我漸漸縮短了那段距離，如今好歹總像是到達了。從那時候起，我就細細計算著時間，終於確實接近了意味著天授庵神祕情景的事物了。我覺得我必須這麼做。如同遠方的星光射到時，地上的面貌早已改變一樣，這女人已完全變質了。這也無可奈何。再說，假如我從南禪寺山門上望見的時候，就注定了我和她今日的結局的話，那麼這種變形，只需稍稍修正就可復原，再度以當年的我和當年的她相見了。

所以我說出來了。我呼吸急切、結結巴巴地說出來。那時嫩葉復生了，五鳳樓天花板圖的天人和鳳凰復生了。她的臉頰呈現活生生的血色，眼裡閃爍著變幻無常的紊亂光采，代替

了原本的粗野之光。

「是那樣嗎？啊，原來如此。真是奇緣啊。所謂奇緣無非就是這樣吧。」

這回，她的眼裡噙滿興奮、喜悅的淚水。她忘卻了方才的屈辱，陷入往事的回憶裡，使同樣的興奮延續、轉移到另一種興奮中，幾近瘋狂。她的藤棚霞花紋和服的下襬凌亂。

「已經擠不出奶汁了。啊，可憐的嬰兒！就是擠不出奶汁，我也要照樣讓你看看嘛。因為從那時候起你就喜歡我，如今我是把你當作當年的他。一想起他，我就不覺得羞恥了。真的，我就像當年的樣子讓你看呀。」

她用下定決心的口吻說，看來像是過度的狂喜，又像是過度的絕望。我想，或許在她的意識裡只有狂喜，才促使她表現得如此激動，而這麼做的真正動力是柏木帶給她的絕望，或是絕望的堅韌後勁。

因此，她當著我的面解開和服的腰帶，解開許多細帶，帶子窸窣作響地鬆開。她的領口鬆開，從隱約可見白皙胸脯的地方，她伸手將左邊的乳房掏出來，袒露在我面前。

如果說此時我沒感到某種眩暈，那是謊言。我看見了。仔細地看了。然而，我只是停留在成為見證人這一點上。我從山門的樓上看遠方一個神祕的白點，並不是具有這一定質量的

肉體，而由於那個印象經過了長久發酵，眼前是肉體本身的乳房，只不過是轉變成物質罷了。而且它不是要申訴或誘惑什麼的肉體，而是存在的乏味證據，從整個生脫離開來，僅僅是個呈現罷了。

我又在撒謊了。是啊，眩暈確是襲擊了我。然而，我的眼睛過分仔細地觀望，觀望過的乳房就是她的乳房，並漸漸地變形為毫無意義的片斷；我都逐一看清了。

……奇怪的是後來。經過番慘不忍睹的過程後，這在我眼裡終於變成很美的東西。它取得了美無結果、無快感的性質。乳房在我眼前，卻也漸漸地被閉鎖在自身的原理裡頭，如同薔薇閉鎖在薔薇的原理裡頭那樣。

對我來說，美總是姍姍來遲。比別人來得遲，別人同時發現美與官能，我卻遲遲才發現它們。眼看著乳房恢復了與整體的聯繫……超越肉體……變成無快感的卻是不朽的物質，變成與永恆聯繫之物。

但願人們能洞察我所想說的事。這時金閣又出現了，應該說，乳房變形成了金閣。

我回想起初秋值夜班的颱風之夜。即使是在明月的照耀下，晚上金閣內部那板窗的內側、格子門的內側、金箔剝落的天花板下面都積澱著沉重、豪華的黑暗。這是當然的，因為金閣本身就是精心構築、造型的虛無。跟它一樣，我眼前的乳房即使表面放出明亮的肉體之

光，內部也同樣是黑暗的。它的實質同樣是沉重、豪華的黑暗。

我絕不為認識而陶醉。毋寧說我的認識被蹂躪、侮蔑了。生和慾望更不在話下！……然而深深的恍惚感沒有離開我，我彷彿麻痺了一陣子，面對著她裸露的乳房坐了下來。

……

於是，我又一次碰上了把乳房收藏在胸懷裡的女人那極其冰冷、輕蔑的眼神。我向她告辭。她送我到大門口。背後響起她有力地關上格子門的聲音。

……回寺廟之前，我仍落在恍惚之中。乳房和金閣在我心中交替湧現。一種無力的幸福感充滿了我的身心。

不過，當我在呼嘯著風聲的黑色松林間看到鹿苑寺的山門時，我的心漸漸冷卻下來，無力感勝出，陶醉的心境變成了厭惡的情緒，無以名狀的憎恨感湧上心頭。

「我又一次被人生隔離了！」我喃喃自語道，「又一次啊！金閣為什麼要保護我？我沒有拜託它，它為什麼企圖將我與人生隔離呢？也許金閣是從墮地獄中將我拯救出來，緣此，金閣使我比墮地獄的人更壞，使我成為『比任何人都通曉地獄消息的人』。」

山門一片漆黑，寂然無聲。早晨鳴鐘時就熄滅的側門上的燈還微微發亮。我推開側門。

門內側吊著秤砣的古老、生鏽的鐵鎖發出響聲，門開了。

看門人已經睡了。側門內邊貼了張內部規則：「晚上十點以後，最後返寺者鎖門。」還有兩塊尚未把牌面翻過去的名牌。一塊是老師的，另一塊是老園丁的。

走著走著，只見右手的工地上橫放著幾根五公尺左右的木材，即使在夜裡也呈現出明亮的木色。走近工地，看見滿地鋸屑，恍如鋪上細碎的黃花，在黑暗中飄逸著濃郁的木香。走到工地盡頭的轆轤井旁邊，我本想從這裡走回房間，轉念又折了回來。

就寢前必須再去巡視一遍金閣。路經沉睡的鹿苑寺本堂，再過了唐門前，踏上通向金閣的路。

金閣隱約可見了。金閣四周樹叢圍繞，它在黑夜裡一動也不動，但絕不沉睡地聳立著，彷彿是夜的護衛者……是啊，我不曾看見金閣猶如沉睡的寺廟那樣酣睡過。這個不住人的建築物可以忘卻睡眠。住在那裡的黯黑完全擺脫了人類的規律性。

我有生以來頭一遭用近似詛咒的口氣，向金閣粗野地叫嚷：

「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給制服，再也不許你來干擾我。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變成我的所有，等著瞧吧。」

聲音空虛地旋蕩在深夜的鏡湖池上。

的拉門仍然緊閉著。清晨來得早，拉門的白色顯得格外地光亮。

我跪坐在廊道上，像平時一樣揚聲說：

「打擾了！」

聽見老師應聲，我便打開拉門走了進去，把疊好的報紙輕輕放在書桌的一角。老師低著頭在閱讀什麼書，沒看我的眼睛……我退出房間，把拉門關上，強作鎮靜，悠然地從走廊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上學前的這段時間，我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間裡，任憑心臟愈來愈劇烈地跳動。迄今我不曾抱著希望等待著什麼。如今分明是期待老師的憎恨才去做的事，我心中卻在幻想：洋溢著人際相互理解的戲劇性熱情場面。

老師冷不防地來到我房間。也許他是寬恕我了吧？得到寬恕，也許是有生以來頭一遭，像鶴川的日常那樣，將要到達無瑕的明朗感情。老師與我大概會互相擁抱、會嘆息相互理解得太晚吧。唯有這一點保留下來。

儘管時間很短，可我為什麼竟熱中於這樣荒唐的幻想呢？我無法解釋。冷靜思考的話，我是想憑藉這種無聊的愚行來觸怒老師，讓他從繼承住持的候選人名單中勾銷我的名字，從而使我自己找出永遠失去成為金閣主人的希望的端緒。這時，我甚至忘卻了我對金閣長期以

來的執著。

我只顧豎起耳朵、傾聽大書院老師房間裡的動靜。什麼也沒聽見。

我心想：這回等待的是老師無法抑制的怒火和大發雷霆。就是被拳打腳踢、落到流血的窘境，我也不會後悔。

但是，大書院那邊鴉雀無聲。沒有傳來任何聲響……

那天早晨，終於到了上學時刻，從鹿苑寺出來時，我感到身心疲憊，頹喪已極。上課聽課也聽不進去，回答老師的問題也是答非所問，引來哄堂大笑。只有柏木漠不關心地眺望著窗外。毫無疑問，他早已察覺到我內心的這齣戲。

回到寺廟後，也沒有任何變化。寺廟生活的黯淡、帶霉味的永久性，是由今日和明日之間不可能產生任何差異或懸殊所構成的。今天適逢每月兩次講授教典課的一天，寺廟所有人都得聚在老師的起居室聽講。我卻相信老師大概會在眾人面前藉著講授「無門關」這一課來責問我。

我確信的理由是：今晚上課和老師相對而坐，很不符合我的性格。不過，我自己感到這應該說是一種男性的勇氣。所以，老師會相應地表現出男性的美德、打破偽善，在寺廟的所

有人面前坦白自己的行徑，爾後再責問我的卑劣之舉。

……寺廟眾僧手持「無門關」講義，聚在昏暗的燈光下。夜間寒冷，只有老師身旁有小火爐。可以聽見吸鼻涕的聲音，低著頭的老老少少臉被影子畫成了花臉，每張臉上都露出難以形容的有氣無力的神情。新進廟的弟子，白天擔任小學教師，近視眼鏡不時從瘦削的鼻梁上滑落。

只有我感到體內充滿了力量。至少我是這樣想的。老師翻開講義，環視了眾人一圈。我的視線追著老師的視線，因為我要讓他瞧瞧，我是絕不會垂下眼簾的。但是，老師那雙圈滿鬆弛皺紋的眼睛，沒露出任何感興趣的神采，他將視線從我身上移向我旁邊的人的臉上。

開始講課了。我只顧著等他講到哪裡會突然急轉到我的問題上。我側耳傾聽。老師高亢的聲音不絕於耳。老師內心的聲音，我一句也沒有聽見……

這一夜，我依然難以成眠。我藐視老師、嘲笑他的偽善。但是，我漸漸露出悔恨自己不能總是保持這樣興奮的情緒。我對老師的偽善表示的輕蔑，在奇妙的狀況下，與我的意志薄弱相結合，我終於明白他是個不足取的人，甚至想到哪怕向他道歉也不算是我的失敗。我的這種心緒一度爬上頂峰，又沿著陡坡快步跑了下來。

我想：明早就去道歉。到了早晨，我又想，今天之內向他道歉吧。老師的表情依然沒有什麼變化。

是一個起風的日子。我從學校回來，漫不經心地打開了書桌的抽屜，看見了一個白紙包。裡面就包著那張照片，上面連一個字也沒有。

老師似乎打算就這樣了結這樁事。倒不是他對此事明確表示不聞不問，而是似乎要讓我意識到我的行為是無效的。這種歸還照片的奇妙方法，卻突然讓我浮想聯翩。

「老師一定也很痛苦。」我想，「他一定是絞盡腦汁，才想出這一招來。如今他確實在憎恨我。大概老師不是憎恨照片，而是這張照片逼使他在自己的寺廟裡也不得不避忌他人的耳目，趁無人的當兒躡足經過走廊，來未曾來過的弟子房間，簡直像犯罪似的打開我的抽屜，非得這麼卑鄙不可。如今老師已有憎恨我的充分理由了。」

想到這裡，我心頭突然湧起莫名的喜悅。接著我便從事起愉快的作業。

我用剪刀將女人的照片剪碎，再用兩層厚實的筆記本紙包起來，緊緊握在手裡，帶到金閣旁邊。

寒風呼嘯的月夜，金閣一如往常地聳立，洋溢著陰鬱的均衡。林立的細長柱子承受著月光，恍如琴弦，金閣就像一個巨大而離奇的樂器。這是由於月亮的高低不同，使人看起來產

生這種錯覺。今夜也是如此。然而風從絕不鳴響的琴弦隙間徒然吹過。

我撿起腳下的一塊小石頭，把它包在小紙包裡，用力地扭緊。就這樣我把剪成碎片且附了錘的女人的臉的斷片，投入鏡湖池裡。悠然擴展的漣漪，很快就蕩到岸邊我的腳下來。

×

是年十一月，我突然出走，都是所有這些事積累的結果。

日後回想起來，乍看是突然的出走，其實是經過長期深思熟慮和猶豫的。然而，我總喜歡把它想成是由突然的衝動所驅使的行為。因為我內心缺乏根本性的衝動，所以我尤其喜歡模仿衝動。譬如，有的男人頭天晚上計畫好第二天去祭掃父親的墓，可是第二天出了家門，來到車站前，突然改變了主意，轉而到酒友家去，這種情況能說他是純粹出於衝動嗎？他的突然改變主意，難道不是比那長期準備去掃墓更有意識的、對自己的意志的一種報復嗎？

我出走的直接動機，是由於頭天老師第一次以堅決的口吻說：「我曾經打算讓你接我的班，不過現在我明確地告訴你，我已經沒這個意思了。」

對於老師這番言明，我耿耿於懷。雖說這種宣告是頭一遭，但我早有預感，也覺悟到

了。所以我聽到這種宣告時，並不感到晴天霹靂。為此，也不至於大吃一驚或狼狽周章。儘管如此，我還是喜歡把我之所以出走，歸咎於受老師這番話的觸發，在衝動之下的作為。

我施展照片的策略，確實探知了老師恨我之後，便開始荒廢學業。預科一年級的成績以華語、歷史的八十四分為最高，總分是七百四十八分，名次是八十四人中排名第二十四。總課時是四百六十四小時，缺課僅十四小時而已。預科二年級的成績總分是六百九十三分，名次落到七十七人中的第三十五。我不是有錢去消磨時間，只是不願意上課；以閒暇為樂開始逃學，是在上三年級之後、在這新學期恰恰發生照片事件之後不久。

第一學期結束後，校方警告我，老師也訓斥了我。成績不佳、缺課時間多固然是訓斥的理由，但最使老師惱火的，是一學期只上三天的禪宗教義課我竟全部曠課了。這三天的禪宗教義課，學校都是安排在暑假、寒假和春假之前，與各種專門道場的形式相同。

老師特別把我召到他的房間裡訓斥，這很罕見。我只是垂著頭，不發一語。我心中暗自等待的是一件事，然而老師對照片事件，或上溯到娼婦勒索事件都隻字不提。

從那時起，老師對我明顯地疏遠了。這就是我盼望的演變結果，是我希望看到的證據，也是我的一種勝利。而且，要獲得這種勝利，只需偷懶就足夠了。

三年級第一學期，我曠課達六十多個小時，約為一年級三個學期總曠課時間的五倍。我

曠課這麼多時間，不是用來讀書，也沒有錢去娛樂，除了偶爾與柏木閒聊，就是我獨自一人無所事事。大谷大學的記憶，同無為的記憶幾乎是難以區分。我緘口不言，獨自一人無所作為。或許這種無為也是我自我流派的一種「禪宗教義」吧。這種時候，我片刻也不覺無聊。

有時，我坐在草地上，好幾個小時觀察螞蟻搬運細紅土去築巢。並非螞蟻引起我的興趣。也曾長時間呆望著學校後面的工廠煙囪冒出的縷縷輕煙。也並非煙雲引起我的興趣……我覺得我全然地、甚至連生命都沉浸在自己的存在中。外界處處都是忽冷又忽熱。是啊，怎麼說才好呢？外界時而呈現斑駁，時而又呈現條紋狀。自己的內在和外界不規則、緩慢地交替著，四周無意義的風景映在我眼裡，風景闖入我的內心，而沒有闖入的部分，卻在彼方生氣勃勃地閃耀著。這閃爍著的東西，有時是工廠的旗幟，或土牆上微不足道的汗點，或是被丟在草叢中的一隻舊木屐。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瞬間在我心中產生，又一瞬間在我心中消失。可以說，這是沒有任何形態的思想吧……我覺得重要的事物總是與微不足道的事物相關聯，今天報上刊登的歐洲政治事件，似乎與眼前的舊木屐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我曾就一片草葉尖端的銳角做了長時間的思考。說思考並不恰當。這種奇怪的瑣碎念頭絕不會持久。在我的感覺裡，它似是活著，又似是死去，實在難以捕捉，猶如樂曲的副歌執拗地反覆出現。這片草葉的尖端為什麼非如此尖銳不可？倘使是鈍角，難道就會失去草的種

別，就得從自然這一角整個崩潰嗎？是不是拆掉大自然齒輪中的極小東西，就可以使整個大自然顛覆？我翻來覆去地徒然思考著這種可能。

……轉眼間，老師的訓斥洩露出去，寺廟的人對我的態度變得日益冷峻。妒嫉我升大學的那位師弟，總是帶著勝利自豪的冷笑望著我。

夏、秋兩季，我一直在廟裡生活，幾乎不與他人交談。我出走的前一天早晨，老師命令副司把我喚去。

那是十一月九日的事。正是我上學前，我穿著制服，來到老師面前。

老師原本福相的臉，因非得見我、非得跟我說話的不快，異樣地繃得緊緊的。對我來說，看到老師的眼睛像看癲瘋病人似的望著我時，我就感到異常的痛快。因為這正是我所期待的、充滿人的感情的眼睛。

老師旋即把視線移開，一邊在小火爐上揉搓著手一邊說話。那柔軟的掌心肌肉相互摩擦發出的聲音，雖然輕微，但在初冬早晨的空氣中，聽起來卻成了擾亂清澄的刺耳聲響，使人感到和尚的肉與肉之間存在著超過需要的親密。

「你看看這封信吧，校方又寄來了嚴厲的警告。令尊在天之靈有知的話，不知道會多傷心啊。你自己也應該好好考慮，這樣下去結果會如何？」

……然後，他說了那段話：「我曾經打算讓你接我的班，不過現在我明確地告訴你，我已經沒這個意思了。」

我沉默良久，然後才說道：

「這不就等於已經拋棄我了嗎？」

老師沒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兒才說道：

「到了這種地步，還能不能拋棄嗎？」

我沒有回答。過了好長一會兒，我不自覺地結結巴巴說到別的事情。

「我的情況，您完全了解。您的事情，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又怎麼樣？」老師的眼神頓時黯淡下來，「一點用也沒有，也無濟於事。」

這時老師露出完全拋棄了現世的面孔。生活的細節、金錢、女人和所有的一切，他都一一染指了，他這樣一副侮辱現世的面孔，我從未見過……我感到厭惡，彷彿觸摸到血色殷紅、有體溫的屍體的嫌惡感。

這時，我突然痛切地希望周遭的一切事物遠離自己，哪怕只是片刻。我從老師的房間退出來後，不斷思考著這個問題，而且想法還愈來愈強烈。

我用布巾把佛教辭典和柏木贈送的洞簫包裹好，一手拎起這個布巾連同書包，就急匆匆

地趕去學校。這時，我一心惦掛著出走的事。

一踏入校門，恰巧柏木就走在前面。我拽住柏木的胳膊把他帶到路旁，向他借了三千圓，並要求他收下佛教辭典和他贈送的洞簫，權充某種貼補。

柏木平日那種唱反調時的哲學式的爽快，早已從他臉上消失。他眯著眼睛，用迷惘的眼神望著我說：

「你還記得《哈姆雷特》裡，雷爾提的父親給了兒子什麼忠告嗎？他說：『不要把錢借給別人，也不要向別人借錢。錢借出去就沒有了，並且還失去朋友。』」

「我已經沒有父親了。」我說，「不借就算了。」

「我沒說不借啊。我們慢慢商量吧。現在我不知道湊不湊得到三千圓。」

我不禁想起從插花老師那裡聽到的柏木的事，就想揭露他從女人那裡榨取金錢的巧妙手段，後來還是克制住了。

「先想想怎麼處理這本字典和洞簫吧。」柏木說。

話音未落，他馬上掉頭往校門口走去，我也折了回去，與他並肩緩步而行。柏木告訴我「光俱樂部」的學生社長做地下錢莊遭檢舉，九月被釋放後，信用一落千丈，現在處境十分困難。從今年春天起，「光俱樂部」社長就引起柏木的濃厚興趣，不時出現在我們的話題

中。柏木和我都確信他是社會的強者，沒想到僅僅兩週之後他就企圖自殺了。

「你要錢做什麼？」

柏木冷不防地問了我一句。我覺得這不像是柏木會問的問題。

「我想旅行，出去隨便走走。」

「還回來嗎？」

「或許……」

「你想逃避什麼吧？」

「我想擺脫自己周遭的一切，擺脫自己周遭事物所噴發出來的無力氣味……我終於懂得老師也是無力的，是非常無力的啊。」

「也想擺脫金閣嗎？」

「是啊。也想擺脫金閣。」

「金閣也無力嗎？」

「金閣不是無力。絕不是無力，但它是一切無力的根源！」

「這是你想像的吧。」柏木說。

柏木非常愉快似的啞嘴，邁著誇張的舞蹈步伐在人行道上走著。

在柏木的引導下，我們走進一家冷颼颼的小古董店把洞簫賣了。只賣了四百圓。順便到舊書店，好不容易用一百圓的價錢，也把辭典賣掉了。柏木為了借給我剩下的二千五百圓，讓我陪他回宿舍去。

在公寓裡他提出一個離奇的建議。洞簫算是物歸原主，辭典算是禮物，兩樣東西都暫且歸他所有，所以賣這些東西所得的五百圓也算是柏木的錢了。這五百圓，再加上二千五百圓，借款當然總共是三千圓。歸還時止，月息按一分計算。比起「光俱樂部」的高利貸月息三分四厘，幾乎是優惠得多了……柏木拿出了紙和硯台，正經八百地把這些條件都寫在紙上，要我在借條上簽字畫押。我討厭考慮將來，馬上用拇指沾上印泥捺下指印。

……我心急如焚。把三千圓揣在懷裡，一走出柏木的公寓、乘上電車，又在船岡公園前下車，爬上通往建勳神社的迂迴石階。因為我想抽支神籤，占卜旅途的平安。

石階上坡處，右側是義照稻荷神社塗著鮮豔紅色的社殿，還有一對用鐵絲網圍著的石狐。石狐嘴裡咬著卷物，豎起的尖銳耳朵裡也塗了紅色。

這天陽光微弱，偶爾颳來微寒的風。登上去的石階顏色像蒙上了細灰，是陽光穿過樹蔭落下的顏色，但因光線太微弱，看起來彷彿是骯髒的灰色。

一口氣跑到建勳神社寬闊的前院時，我已是汗流浹背了。石階連接著正面的前殿，向石

階伸延的是一片平坦的石板地。從左右低低地蟠曲的松樹伏在神路的上空。右側是木頭色、老舊的神社辦公室，大門上掛著「命運研究所」的牌子。從辦公室到前殿途中，有一間白泥灰牆的倉庫，從這裡有稀疏的杉樹併立，冰冷的蛋白色雲朵飽含著沉痛的光，在這不平靜的天空下，可以環視京都西郊的群山。

建勳神社是以信長³⁰為主祭神，以信長的長子信忠為陪祀的神社。神社十分簡樸，只有環繞前殿的朱紅色欄杆增添了幾分色彩。

我攀登石階，參拜之後，從捐獻箱旁的架上取下老舊的六角木盒，拿在手中搖了搖。從小洞裡搖出一支削細的竹籤，上頭用黑墨寫了「十四」兩個字。

我轉身走下石階，嘴裡不停念著「十四……十四……」我覺得這數字的聲音彷彿停滯在舌頭上，漸漸帶出了意義來。

在神社辦公室正門前，我求了釋籤。像是在洗什麼的中年婦女，用脫下來的圍裙不停揩拭著手，走過來，面無表情地接過我按規定遞過去的十圓。

「幾號？」

「十四號。」

「請在廊下稍候。」

我坐在窄廊上等候。在等候的時間裡，我感到自己的命運將由那女人濡濕、皸裂的手來決定，這實在是太沒有意義了。可是，我就是為了這份無意義的賭注才來的，也只好算了。關閉的拉門裡，傳來相當難開的小抽屜的古老金屬環撞擊聲，還有掀紙頁的聲音。良久，拉門打開了一條小縫。

「來，給您。」

女人說著遞出一張薄紙，又把拉門關上。紙的一角被女人的手指濡濕了。

我讀了一遍。上面寫著「第十四號 凶」。

釋語是：

汝有此間者遂為八十神所滅

大國主命神遭燒石飛矢的劫難，靠御祖神的教示應離開此國，悄然逃避的前兆。

這就是說，萬事不如意，前途令人擔心。我並不害怕。往下看，下段諸多項目中的旅行

30 即織田信長（一五三四—一五八二），日本戰國、安土時代的武將。

乙項寫道：

「旅行——凶。尤其是西北方向，不吉。」

我決定朝西北方向旅行。

×

開往敦賀的列車，從京都站發車的時間是上午六點五十五分。寺廟起床時間是五點半。十日早晨，我一起床立刻換上制服，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因為他們都習慣對我視而不見。拂曉時分的寺廟，各處稀疏分布著掃除的人們，有的清掃，有的揩拭。六點半前是掃除時間。

我打掃前院。連書包也沒帶，彷彿是從這裡突然被神隱起來似的，外出旅行就是我的計畫。我幻想著：我和掃帚在黎明中微微發白的砂石路上晃動。突然掃帚倒下，我的身影消失，留下來的只是黎明中的白砂石路。我幻想著這樣出走。

我沒有向金閣告別，原因也在此。因為必須是突然從包括金閣在內的我的全環境中把我奪走。我漸漸向山門掃去。透過松樹梢，可以望見晨星在閃爍。

我的心激烈地跳動。應該出發了。該說振翅欲飛才對。總之，我必須從我的環境中、從束縛著我的美的觀念中、從我的坎坷不幸中、從我的口吃中、從我的存在條件中出發了。

掃帚像是果實離開了果樹似的，很自然地從我的手裡掉落在黎明前的黑暗草叢中。在林木的遮掩下，我躡足向山門走去。一出山門，就一溜煙地起步奔跑。首班市營電車已經靠站了，車廂裡散坐著工人模樣的乘客。我沐浴在車廂內的璀璨燈光下，覺得自己好像從未到過這麼光亮的地方。

那次旅行的細節，我至今還記憶猶新。我的出走並不是沒有目的地。我的目的地就是中學時畢業旅行去過的地方。然而，漸漸接近了那地方時，由於出發和解放的思緒過分強烈，我感到自己前方彷彿只有未知而已。

火車奔馳的路線，是前往向我故鄉的熟悉路線。不過，我從來沒有以這樣新鮮、稀罕的姿態眺望過如此陳舊、熏黑的列車。車站、汽笛，乃至黎明時分擴音器混濁的回響，都在重複、強化同一種感情，在我眼前展開了淨是抒情的醒目展望。旭日把寬闊的月台劃分成段。

奔跑在上面的鞋聲、彈起的木屐聲、持續的單調鈴聲，以及小販從籃子裡拿出來的蜜柑的顏色……所有這一切，彷彿都是我所委身的龐然大物的一個個暗示、一個個的預兆。

車站上任何細微的片斷，都被拉扯、集中至別離和出發的統一情感裡。在我眼前向後退的月台，是多麼大方、有禮地向後退的啊。我感受到了。這種鋼筋水泥的無表情的平面，因不斷從那裡移動、別離、出發，而變得那麼燦爛輝煌。

我信賴火車。這種說法多麼可笑。雖然可笑，但自己正從京都站起，一點一點地向遠方移動，因為不容置疑，只能夠這樣說了。鹿苑寺之夜，我好幾次聽見貨運列車駛過花園附近的汽笛聲，如今自己乘上這趟列車，不分晝夜、確實地奔向我的遠方，真是不可思議。

火車沿著當年我與生病的父親一起看過的群青色保津峽奔馳。也許是受氣流的影響吧，從愛宕連山和嵐山西側起至園部附近一帶的氣候，與京都市截然不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期間，晚上十一點至翌日上午十點，從保津川泛起的霧靄很有規則地籠罩著這個地方，霧靄不斷地流動，很少有中斷的時候。

田園朦朧地擴展，收割後的田地呈現出青霉色。田埂上的稀疏林木，高低大小錯落有致，枝葉修剪得很高，細樹幹全部用當地稱作蒸籠的稻草束捆住，並陸續在霧靄中出現，彷彿樹林的幽靈。有時，在車窗近處、以視野所不及的灰色田地為背景，一棵鮮明的大柳樹出

現，垂著沉甸甸又濕透的葉子，在霧中微微搖曳。

離開京都時，我有種意氣風發的心情，如今卻又被導向對故人的追憶。對有為子、父親和鶴川的懷念，在我心中喚起了無法形容的柔情，我懷疑自己是否只能把故人當作活人來愛呢？抑或是故人比起活人，其姿態更容易招人喜愛！

在不太擁擠的三等車廂裡，也有許多難以愛的活人，有的人慌慌張張地抽著菸，有的人剝著蜜柑皮。鄰座像是什麼民間團體董事的老人在大聲說話。他們都穿著陳舊、不合身的西裝，其中一人的袖口還露出破爛的條紋裡布。我再次感到凡庸並不會隨年齡的增長而有所減少。那些農民裝扮的人，有張黝黑而滿是皺紋的臉，與因喝太多酒而嘶啞的聲音，表現出一種該說是凡庸的菁華。

他們在議論著關於應該讓民間團體捐獻的評論。一位沉著的禿頭老人沒有加入議論，用不知洗過幾萬遍的發黃白麻手絹不停地擦手。

「瞧這雙黑手，是給煤煙弄髒的，真糟糕。」

另一個人搭話說：

「記得你曾就煤煙問題投稿到報社去。」

「沒有。」禿頭老人否認了。「總之，真傷腦筋。」

我漫不經心地聽著。他們的對話裡不時出現金閣寺和銀閣寺的名字。

他們一致的意見是：必須讓金閣寺和銀閣寺捐獻更多錢。儘管銀閣只有金閣的一半收入，也是一筆鉅款啊。舉例來說，金閣年收入估計在五百萬圓以上，寺廟的生活，依照禪家慣例，加上水電費，一年費用充其量二十多萬圓，剩下的錢怎樣處理？一提起這件事，大家都相繼發言了。有人說寺廟讓小和尚吃冷飯，老和尚卻每晚到祇園尋歡作樂；寺廟的收入也不用繳稅，是同享受治外法權一樣。像那種地方，就必須無情地要求他們捐獻。

那禿頭老人依然用手絹揩手，大家談話一中斷，他就開口說：

「真傷腦筋。」

這句話就成了大家的結論。老人擦了又擦，手上連煤煙的痕跡也沒了，像扣環般地散發光澤。實際上這雙現成的手，與其說是手，毋寧說是手套更確切。

真是奇妙，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世間的批評。我們屬於僧侶的世界，學校也是在那個世界裡，寺廟彼此之間也不會批評。但是那些老董事的這番對話，我也絲毫不感震驚。這些都是明顯的事實！我們吃冷飯、和尚去祇園……對他們以這種方式來理解我，讓我有種不可言喻的厭惡感。以「他們的語言」來理解我，使我難以容忍。「我的語言」與「他們的語言」是截然不同的。請想起即使看到老師和祇園的藝妓並肩而行時，我也沒有陷入任何道德上的

厭惡。

老董事們的對話，只在我的心裡留下猶如凡庸的薰香般的些許厭惡，爾後便逝去了。我無意仰仗社會支持我的思想，也無意為了容易被社會理解，而將框框套在自己的思想上。正如我一再說過的那樣，不被人所理解才是我存在的理由。

——車門突然打開，聲音嘶啞的小販胸前掛著大籃子出現了。我忽然覺得肚子餓，買了不用米飯、像是用海藻做的綠色麵條的便當吃。霧散了，天空依然無光。丹波山脊的貧瘠土地上，開始望見種植楮樹的造紙人家。

舞鶴灣，不知為何這個名字從以前就打動我的心。但從在志樂村度過的少年時期起，它就是看不到的海的總稱，終於成了「海的預感」的代名詞。

這看不見的海，從聳立在志樂村後面的青葉山頂上就能一覽無遺。我曾兩次登上青葉山。第二次攀登時，正好望見開進舞鶴軍港的聯合艦隊。

停泊在粼光閃閃的灣內的艦隊，也許是在祕密集結吧。凡是與這支艦隊有關的事都屬於機密，我們甚至懷疑這支艦隊是真的存在嗎？因此遠遠望見的聯合艦隊，就像只知其名、只在圖片上看到的威嚴的黑水鳥群，不曉得自己被別人所窺視，只顧在凶猛的老鳥警戒的庇護

下，悄然在那裡嬉戲沐浴。

……列車長來回通報下一站是「西舞鶴」的聲音把我驚醒了。如今，乘客中已經沒有那些匆匆挑行李的水兵了。除了我，只有兩、三個黑市商人模樣的男人準備下車。

一切都變了，那裡的英文交通標誌，威脅般地從街角各處鑽出，儼然外國的港口城市，美國兵熙來攘往。

初冬的陰霾天空下，寒冷的微風帶著幾分鹹味，吹過寬闊的軍用道路。與其說是海的氣味，不如說是無機物質、像鐵鏽般的氣味。深深通到市鎮中心、運河般狹窄的海，那死靜的水面、繫在岸邊的美國小艦艇……這裡確實很和平，但過分周到的衛生管理，奪去了以往軍港雜亂、富肉體的活力，把整個市街變得像醫院般。

我沒想到會在這裡與海親切地會見。吉普車也許會從後面駛來，半開玩笑地把我撞進海裡。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旅行衝動中，有海的暗示，但那個海恐怕不是這種人工港口的海，而是幼時在故鄉成生岬所接觸的、生來就是洶湧澎湃的海。是粗獷豪放、始終含著怒氣、令人煩躁的裡日本的海。

因此我決定去由良。夏季，那裡的海水浴異常熱鬧，在這個季節一定很冷清，唯有陸地

和海以灰暗的力量在相互爭鬥。我的腳隱約記得從西鶴到由良約是十一、二公里的路程。

路從舞鶴市沿著海灣底部向西，與宮津線成直角交叉，不久就越過瀧尻關口。出由良川。過了大川橋後，沿由良川西岸北上。接著就順著河流，直到河口。

我走在市街上……

我走累了，自問道：

「由良有什麼呢？為了尋找什麼證明，值得我這樣拚命地走呢？那裡不是只有裡日本海和沒人的海濱嗎？」

我的腳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不管走向哪兒或走到哪兒，我都要達到目的。我要去的地方的地名，也沒有任何的意義。不管是什麼，我的心中都產生面對達到目的的勇氣、幾乎是不道德的勇氣。

天氣變化無常，有時露出微弱的陽光，路旁的大山毛櫸引誘我走向淡淡流洩過樹葉間的微光。但不知為何，我總覺得無暇讓時光荏苒而過，也無暇歇息。

接近河流的寬闊流域，沒有緩緩斜坡的風景，由良川的流水從山谷中突然出現。河水湛藍，河面寬闊，流水在陰沉沉的灰暗天空下，無可奈何似的緩緩流向大海。

來到河西岸，汽車、行人都絕跡了。沿途不時看見夏蜜柑園，卻渺無人影。那裡有個名叫和江的小村莊，從那裡驟然傳來撥開草叢的聲音，最後是一隻黑鼻子的狗探出頭來。

我知道附近的名勝中有來歷可疑的山椒大夫宅邸遺址。我無意順道去參觀，不知不覺間已走過那棟宅邸。可能是只顧眺望河對岸的緣故吧。河中有一片被竹林包圍的大沙洲。我沿路走來，沒有風，沙洲的竹林卻隨風搖曳。沙洲上有一塊靠雨水耕作的水田，約百餘公畝，卻看不見農夫的身影，只見一個人背向這邊正在垂釣。

許久才看見人影，使我倍感親切。我心想：

「他大概是在釣鯿魚吧。如果是釣鯿魚，這裡應該離河口不遠了。」

這時，竹林搖曳的沙聲蓋過了流水聲。那裡瀾漫著雲霧，似是在下雨。雨滴濡濕了沙洲乾燥的河灘。轉眼間，雨水也落到我頭上。我淋濕了，可望見的沙洲雨卻停了。垂釣人維持剛才的姿勢，一動也不動。接著我頭上的陣雨也過去了。

每到路的拐角處，芒草和秋草都遮擋住我的視野。但河口即將展開在我眼前，因為凜冽的海風已迎面撲來。

由良川快到盡頭，露出好幾處令人稍感寂寞的沙洲。河水確實靠近海了，海潮侵犯了河水。但是，水面愈來愈沉靜，沒浮現任何徵兆。像昏迷不醒、慢慢死去的人一般。

河口意外地狹窄。在那裡互相融合又互相侵犯的海，混雜進天空中的烏雲，混濁地躺臥在那裡。

為了接觸大海，我要迎著從原野、田間吹拂過來的風再走一程。勁風颳遍了北邊的海。這般凜冽的風，在渺無人影的原野上如此浪費地吹拂，全是為了大海。可以說，它是覆蓋著這地方冬天的、氣體的大海，是命令的、支配的、看不見的大海。

河口對面是千層波濤，徐徐地顯示出廣闊的灰色海面。河口正面浮現出一座形似圓頂禮帽的小島。那是離河口約三十多公里的冠島，是自然保育鳥——大水雉鳥的棲息地。

我走進一塊田地。環顧四周，土地荒涼。

這時，彷彿某種意義在我的心中閃爍。這閃爍一閃即逝，意義也消失了。我佇立良久，勁吹的寒風奪走了我的思緒。我又逆風向前行走。

貧瘠的旱田向多石的荒地延伸，野草多半已經枯萎，尚未枯萎而呈現綠色的，只有緊貼著地面苔蘚般的雜草。那雜草的葉子也捲曲、萎縮了。那一帶已是一片沙土。

傳來顫抖似的微弱聲響，聽來像是人聲。這是我不由得背向勁風、仰望背後的由良岳時聽到的聲音。

我尋找人的所在處。要到海濱去，有一條順低崖而下的小徑。我這才知道，那裡正在做

護岸工程，阻止嚴重的海水侵蝕。橫躺四處的鋼筋水泥柱，活像一堆堆的白骨。砂堆上這些新的鋼筋水泥柱的顏色，顯得格外有生氣。震顫的微弱聲音，原來是攪拌機震動著倒入模子的水泥所發出的聲響。四、五個鼻頭通紅的工人，驚訝地望著穿學生服的我。

我也瞥了他們一眼。人與人的招呼就結束了。

海從沙灘急劇地陷落，成了研鉢形，我踏著花崗岩質的砂子朝水邊走去，這時確實感到正一步步靠近了剛才在心頭閃爍的某種意義。喜悅再次襲上我心頭。寒風凜冽，我沒有戴手套，手幾乎凍僵了。但也沒什麼大不了。

那裡正是裡日本的海啊！是我所有不幸和灰暗思想的源泉、是我一切醜陋和力量的源泉。海波濤洶湧，海浪不斷沓來，前浪與後浪之間可以窺見平滑、灰色的深淵。昏暗的海面上空，密密層層的積雲，凝重又纖細。無邊界的凝重積雲無止境地鑲嵌著無比輕盈、冰冷的羽毛般的花邊，其中不時圍著隱約可見的淡藍天空。鉛色的海，以黑紫色的岬角群山為背景。一切都有種動搖和不動、不斷活動著的黑暗力量，和像礦物般凝結的感覺。

我忽然想起初次與柏木見面時，他對我說過的話：「我們突然變得殘暴，就是在這樣的一瞬間嗎？——譬如就在這樣晴朗的春天下午，就在精心修剪過的草坪上，茫然地望著穿透過葉隙的陽光在嬉戲的瞬間嗎？」

現在我正面對波濤，迎著狂暴的北風。這裡沒有明媚春天的下午，也沒有精心修剪過的草坪，但這裡是荒涼的自然，比起春天午後的草地，這裡更討我的歡心，與我的存在更親近。在這裡，我心滿意足了。我不受任何事物所威脅。

我腦中突然浮起的念頭，難道就是柏木所說的殘暴嗎？這種念頭猛然在我心中產生，啟示了剛才閃耀的意義，閃亮地照亮了我的內心。我還沒來得及深思，這種念頭就猶如閃光，在我心中一閃而過。僅此而已。但是，這個迄今從未出現過的想法產生了，同時立即為我增添了力量、增添了莫大的力量，毋寧說我被它包圍了。這種念頭是什麼呢？就是：

「我一定要把金閣燒掉。」

十

實際上，去五番町後的翌日，我已經先嘗試過一次。我把金閣北側木板門上的兩寸長釘子拔掉了兩根。

金閣的第一層法水院有兩處入口，一東一西，都帶左右對開的兩扇門扉。當嚮導的老人夜間登上金閣、從裡側將西門關好，再從外側關上東門，並上鎖。但我知道，即使沒有鑰匙也能夠進入金閣。從東門繞到後面北邊的板門，正好保護著閣內金閣模型的背後。那板門已經老朽，上下釘著六、七顆釘子，要拔起來很容易。釘子都已鬆動，只要用手指的力量就能輕易拔下。我試著拔掉兩根，用紙包好放進書桌抽屜的最深處。數日過去，似乎沒有誰發覺。一週過去了，還是無人發現。二十八日晚上，我又悄悄地把那兩顆釘子還原。

自從我看見老師的蹲相後，終於下定決心不再依賴任何人的力量。當天我就到千本今出川西陣警察局附近的藥房買了安眠藥。起初店員取出約莫是三十粒裝的一小瓶，我說要大瓶的，便花了一百圓買了瓶百粒裝的。接著我又去到西陣警察局南面貼鄰的小五金鋪，花了九十圓買了把帶鞘的四寸長刀刃的小刀。

夜晚，我在西陣警察局門前徘徊。警察局好幾個窗口燈火通明，只見一位身穿開襟襯衫的便衣警察夾著公文包匆忙地走進去。沒有任何人注意到我。過去二十年，一直就沒人注意到我。這狀況持續到現在，未曾改變。現在我還不是重要人物。在日本這個國度，有幾百萬、數千萬人生活在不惹人注目的角落裡，我目前還屬於這類人。這種人是生也罷、死也罷，對社會都無關痛癢。而實際上，這種人具有令人放心的特質。所以便衣警察也很放心，連瞧也不瞧我一眼。如紅煙般的門燈燈光，照亮了西陣警察局的橫排石雕文字，其中「察」字已經脫落了。

返回寺廟途中，我想了想今晚的採購。真是令人心情激動的採購。

我買刀和藥是為了萬一需要尋死。不過，這種採購像將有新家庭的男子，為了某種生活的設計而採購一般，使我心曠神怡。回到寺廟後，我對這兩件東西百看不厭。我把刀從刀鞘拔了出來，舔了舔小刀的刀刃。刀刃立即蒙上一層霧氣，舌頭明顯地感覺一陣冰涼，隨後又感到一股隱隱的甘甜。這股甘甜是從這薄薄的鋼的深處、從無法到達的鋼的本質，隱約地透出來、傳到了舌頭上。這種明確的形狀，這種似深海湛藍的鐵的光澤……它和唾液一樣有著永遠纏繞在舌尖上的清涼甘甜。不久，這種甘甜也遠去了。我愉快地思考著：有朝一日，我的肉體將陶醉在這種甘甜的飛沫中。死的天空十分明亮，猶如生的天空。於是我忘卻了這種

陰暗的思想，因為這個世界不存在苦痛。

戰後，金閣安裝了最新式的自動火災警報器，只要金閣內部到達一定溫度，警報就會響遍鹿苑寺辦公室的廊道。六月二十九日晚上，這警報器故障了，是嚮導老人發現的。正好我在廚房，聽見老人在執事宿舍裡報告這件事。我彷彿聽到了蒼天激勵我的聲音。

不過隔天、三十日早上，副司便打電話給安裝這裝置的工廠，請他們來修理。好心的老嚮導還特地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咬了咬嘴唇。昨夜正是斷然行動的好機會，我又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時機了。

傍晚修理工終於來了。我們都一臉好奇地觀看修理的情形。修繕的時間很長，工人遇到難題，總是在側頭沉思。圍觀的寺僧一個個離去。我也適時地離開了現場。就只等著工人修好、試響鈴聲響徹整座寺廟。對我來說，這也是在等待絕望的信號……我等待著。夜色如潮般湧上金閣。修理用的小燈火還在閃爍。警報沒響，束手無策的工人說了一句「我明天再來」就回去了。

七月一日，工人爽約沒有前來，但寺方也沒有催促人家從速修理的理由。

六月三十日，我又去了一次千本今出川，買了麵包和最中³⁵。寺廟不供零食，我曾用少得可憐的零花錢，多次在那裡買過一些點心。

但三十日買來的點心不是為了充飢，或是配安眠藥服用。勉強地說，是出於一種不安。我手裡拎著的鼓鼓的紙袋與我的關係，就如同我此刻即將著手去做的完全孤立的行為，與那種寒儉麵包之間的關係……從陰沉沉的上空透出的陽光，恍如悶熱的霧靄籠罩著古老的市街。汗珠突然悄悄地在我脊背上劃了幾道冷線，流淌下來。我疲倦極了。

麵包與我，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我這樣預想：面對行動，無論在緊張和專注之下的精神是多麼振奮，我那依然孤獨地匱乏的胃，即使在這種時候，恐怕還是要尋求那孤獨的保證吧。我感到我的內臟一如我的寒儉，但絕不像不馴服的家犬。我知道，我的精神無論多麼覺醒，我的胃和腸這些感覺遲鈍的內臟器官，夢見的還是廚房裡微溫的日常。

我知道自己的胃夢見的，是麵包和最中。即使在我的精神夢見寶石的時候，它依然頑固地夢見麵包和最中……反正人們試圖勉強地理解我的犯罪時，麵包會提供像樣的線索吧。人們可能會這樣說：

「那傢伙肚子餓了。這是多麼合乎人之常情啊！」

×

這一天到來了。那是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七月一日。正如前述，推想今天之內是不會修好火災警報器了。下午六點，這已成為事實，因為嚮導老人再次打電話去催促，工人回答說：「對不起，今天太忙，去不了。明天一定去。」

這天參觀金閣的遊客約莫上百人，六點半將閉館，人流也開始退去。老人打完電話，嚮導的工作就結束了。他茫然地佇立在廚房東側的土間，眺望著小小的菜園。

下著濛濛細雨。從早上就一直下下停停。風輕輕吹拂，不那麼悶熱。菜園裡的南瓜花在細雨中點點散落地綻開。另一邊，上個月初播在黑油油的田埂上的大豆正在萌芽。

每次老人在想什麼事情，下巴總是在動，有時做工粗劣的全副假牙還會上下碰撞，發出聲響。他的假牙不合口，每天重複講述的解說愈來愈讓人聽不清楚。儘管有人勸他去調整一下，他卻一直沒去矯正。他凝望著菜園，嘴裡嘟囔著。他一嘟囔，又發出了假牙的碰撞聲。

35 糯米外皮烤得薄酥，內餡是紅豆、栗子、麻糬等的和菓子。

聲音一止，又嘟囔起來。大概是抱怨警報器修繕得不順利吧。

聽著那種模糊不清的嘟囔，我覺得他彷彿是在說，不論是假牙還是警報器，再怎樣修理也不可能修好了。

這天晚上，鹿苑寺老師的住處來了一位稀客。客人是昔日與老師同一僧堂的學友，如今是福井縣龍法寺的住持桑井禪海和尚。要說與老師同一僧堂的學友，我的父親也是啊。

寺廟的人打電話到老師外出的地方，說老師一個小時後就會回來。禪海和尚這次上京都，打算在鹿苑寺住一、兩天。

我清楚記得，昔日父親愉快地談及禪海和尚的事，可見父親對他的敬愛之心。不論外表還是性格，禪海和尚的確是屬於男性豪放的禪僧典型。他身高近六尺，膚色黝黑，眉毛濃密。聲音極為宏亮。

寺廟的師兄弟來喚我的時候，禪海和尚表示了想在等候老師回廟的這段時間與我閒談的意向，我有點躊躇；我害怕禪海和尚單純而澄明的眼睛，會看穿我今晚迫在眉睫的企圖。

在本堂客殿十二疊寬的房間裡，禪海和尚盤腿而坐，品嘗副司精心備好的酒和下酒的素齋。我來之前，是師兄弟給他斟的酒；我到之後，就由我替代。我端坐在禪海和尚面前為他

斟酒。我背向下著無聲霏霏細雨的黑夜。禪海和尚所望見的，只能是我的臉和這梅雨季節的庭院之夜。也就是說，所能望及的就是這兩樣黑暗的東西，別無其他。

然而，禪海和尚是不受任何東西拘束的。他初次見我，就滔滔不絕、爽朗地說：你很像令尊。已經長大成人了。令尊辭世了，實在可惜等等。

禪海和尚身上有老師所沒有的樸素、父親所沒有的力量。他的臉被太陽曬得黝黑，鼻翼張得很大，濃眉下的肌肉隆起緊繃的樣子，彷彿取象自「大癡見」的面具。他的長相並不勻稱。他的內在力量過剩，並且恣意發揮，完全破壞了均衡。連那突出的顴骨也像南畫中的岩石那樣奇峭突兀。

儘管如此，在轟鳴般大聲說話的禪海和尚身上，有著震顫我心靈的慈祥。這不是人世間常見的那種慈祥，而是宛如村外大樹下的粗大樹根、提供過往旅人在樹蔭下歇息的那種慈祥。是摸起來很粗糙的那種慈祥。談話間，我警惕著在今晚這關鍵時刻，自己的決心千萬不要因接觸這種慈祥而被磨鈍了。於是我心中又生起了疑心：老師是不是為了我，才特地把這位和尚請來？轉念又想：不可能是為了我，特地從福井縣請和尚到京都來。禪海和尚只不過是奇妙的偶然之客，無比悲慘結局的見證人。

近兩合裝的白瓷大酒壺都空了。我施了一禮，到典座僧那裡換了一壺來。我端著溫熱的

酒壺回來時，生出了我過去從不知道的感情。過去我不曾有希望得到別人理解的衝動，到了這關鍵的時刻，卻唯獨希望禪海和尚能理解。再次回來勸酒的我，眼睛與方才不同，是多麼直率地閃爍著啊。禪海和尚對此應有所體察。

「您是怎樣看我的？」我問道。

「唔，你是個誠實的好學生。背地裡是否做了什麼放蕩不羈的事，我不知道。但可憐的是，現在與過去不同，沒有可供玩樂的錢了吧。令尊和我，以及這裡的住持，年輕時都幹過不少壞事呢。」

「您不覺得我是個平凡的學生嗎？」

「看來平凡，是最好不過的了。平凡才好。平凡不會招人懷疑，這才好。」

禪海和尚沒有虛榮心。這是高僧容易陷入的弊端。人們都以為他們有萬般的鑑別能力，經常邀請他們去鑑定從人物到書畫古董的真偽。有的高僧為了事後不被人恥笑其鑑定錯誤，就不提供結論性的意見。當然也不會當場提出禪僧式的獨斷見解，總給人留下難以捉摸、模稜兩可的餘地。禪海和尚不是這種人。大家知道他會將所見所感的都和盤托出。而對於映現在自己單純而強烈目光裡的事物，也不會故意去追求什麼意義。有意義也罷，無意義也罷，禪海和尚使我感到最偉大的，就是他看東西，譬如看我，並不想標新立異地以自己的特別目

光來看，而是以一般人的目光來看。對於禪海和尚來說，單純的主觀世界毫無意義。我懂禪海和尚想說什麼，漸漸感到安心。只要他人把我看成是平凡的人，我就是平凡的人，哪怕膽敢做出多麼異常的行動，我的平凡也會像被篩過的米粒，留在篩子上。

不知不覺間，我竟感到自己的身子恍如一株靜靜綠叢中的小樹，立在禪海和尚面前。

「像人們所看到那樣活下去就好嗎？」

「那也不行吧。但如果你做出與眾不同的事，人們又會那樣地看你。社會是健忘的啊。」

「人們所看到的我，與我所想的我，究竟哪一個能持久呢？」

「不論哪個都會立即中斷的。即使你勉強讓它持續下去，又會在不知不覺間中斷。火車疾馳的時候，乘客是靜止的。火車一停，乘客就一定會從車廂裡走出來。疾馳中斷，休息也將中斷。死雖是最終的休息，但也不知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請看透我。」我終於脫口而出。「我不是您所想像的那樣，希望您看透我的真心。」

禪海和尚一邊喝酒，一邊凝視著我。我感到被雨水濡濕的鹿苑寺又大又黑的瓦房頂般的沉默，重重地壓在我身上。我戰慄了。禪海和尚突然發出特別爽朗的笑聲。

「不必看透囉。一切都已經表露在你的臉上了。」和尚說。

我感到自己完全地、一無遺漏地得到理解了。我第一次變成了空白。以那空白為目標而

滲入的水般，行動的勇氣新鮮地湧出。

晚上九點，老師回來了。四名警衛像往常一樣出去巡邏，沒有任何異狀。

從外面回來的老師與禪海和尚兩人交杯對飲，約莫至深夜零點三十分，這時寺廟的小僧才將禪海和尚領到寢室。老師便去洗澡了。七月二日凌晨一點鐘，打更聲也停了，寺廟變得一片寧靜。雨依然無聲無息地下著。

我獨自一人坐在鋪好的睡鋪上，揣摩著積澱在鹿苑寺的黑夜。夜漸漸加深了密度和重量。我所在的五疊寬房間裡，那粗大的柱子和板門支撐著這古老的夜，一派莊嚴肅穆。

我試著不出聲地口吃。一句話和平時一樣，如同將手伸進口袋裡找東西，卻被別的東西勾住、怎麼也掏不出來，讓我萬分焦灼，這時話才到了嘴邊。我內心世界的重量和密度，恰似今晚的黑夜，語言就像沉重的吊桶，從那深夜的水井裡發出了咯吱聲升了上來。

「快了！再堅持一會兒。」我心想，「我內心世界與外界之間這生了鏽的鎖頭，即將被巧妙地打開，內界與外界相連，風可以自由吹過。吊桶輕輕地振翅起飛，一切都像廣大的原野那樣展現在眼前，密室即將毀滅……這情景即將呈現，近在咫尺，垂手可得了……」

我充滿幸福。在黑暗中，我坐了一個鐘頭。我感到有生以來不曾有過此時此刻這般的幸

福……我倏地從黑暗中站起身來。

躡足走到大書院後面，我穿上早已備好的草鞋，在濛濛細雨中沿鹿苑寺裡側的水溝向工地走去。工地上沒有堆放木材，瀾漫著散落一地的鋸屑被雨水淋濕後發出的氣味，寺廟買來的稻草都貯藏在那裡。一次買四十捆，但是，已經用得差不多了，今晚只剩下三捆堆放在那裡。

我抱起這三捆稻草，從菜園旁邊返回。廚房寂然無聲。我繞過廚房的邊角，來到執事的宿舍後面，這時廁所的窗扉突然射出亮光。我就地蹲下。

廁所裡的咳嗽聲，像副司的聲音。隨即傳來撒尿聲。那聲音似是無限地長。

我擔心稻草被雨水打濕，便用胸部蓋著稻草。由於下雨，廁所的臭氣更加濃烈，積澱在微風吹拂的羊齒草叢中……撒尿聲止住，又傳來身子踉蹌撞在板牆上的聲音。副司似乎不太清醒。映在窗上的燈光熄了。我重新抱起三捆稻草，走到大書院後頭。

說起我的財產，僅有一個裝身邊雜物的柳條箱，和一個破舊的小皮箱而已。我早就想把它們全部燒光。今晚我已經將書籍、衣物、僧衣以及零星雜物全裝進兩個箱子裡。請相信我辦事的周密性。但凡搬運途中容易發出響聲的東西，譬如蚊帳環一類的東西；燒不掉會留下

證據的東西，譬如菸灰缸、玻璃杯、墨水瓶一類的東西，我就用坐墊包裹，然後用布巾包起來，分類放置。還有一床墊被和兩床棉被必須燒掉。我把這些大件行李分批搬到大書院後面的出口處。搬運完畢，我才去拆卸金閣北側的板門。

一根根釘子像是插在鬆土裡，輕易就拔了出來。我用身子支撐傾斜的板門，那濡濕的朽木表面帶著濕氣和微脹，貼在我的臉頰上。它沒有想像中那麼沉重。我把拆卸下來的板門橫放在身邊的地面上。窺見金閣的內部是一片漆黑。

板門的寬度剛好夠側著身子進去。我的身體沉浸在金閣的黑暗中。一張不可思議的面孔顯露，使我全身戰慄。原來是我剛步入金閣時，在火柴亮光的輝映下，映在陳列金閣模型的玻璃櫥上的我的臉。

明明不是我應該這樣做的時候，但我還是看著玻璃櫥中的金閣，看得入迷。這小小的金閣在火柴亮光的照耀下，影子搖曳，那些纖細的木條不安地蹲踞在一塊。這景象又被黑暗給吞噬，因為火柴燃盡了。

火柴燃剩一丁點火星，我總也放心不下，就像之前在妙心寺看見的那個學生一樣，使勁地把火星踩滅，這實在是異乎尋常。接著，我又點燃一根新的火柴，經過六角經堂和三尊像，來到捐獻箱前，捐獻箱上方是一排排的橫木條，以便人們投入香油錢。這些橫木條的影子

子隨著火苗搖晃，恍如波浪在蕩漾。捐獻箱後面，安置著一尊國寶級的鹿苑院殿道義足利義滿的木像。那是一尊身著法衣的坐像，衣袖左右拖得很長，從右手向左手橫執笏板。雙眼睜開，削髮的小頭頸脖埋在法衣領子裡。它的眼睛在火苗的映照下閃閃發光。但我並不畏懼。這尊小偶像看來甚是淒慘，儘管它鎮座在自己興建的宅邸一角，卻似乎老早就放棄了支配權。

我打開通往漱清亭的西門。正如前述，這扇門扉是由內側向左右對開的。雨夜的天空還比金閣的內部明亮。潮濕的門扉吸收了又低又輕的輾軋聲，導入充滿微風的藍色夜氣。

「義滿的眼睛，義滿的那雙眼睛。」我從門扉躍身戶外，向大書院後面跑回去的時候，我繼續想著：「所有行動就要在那雙眼睛前面進行。在那雙什麼也無法看見、已死了的證人的眼睛前面……」

我奔跑著，褲子口袋裡傳出火柴盒的聲音。我停下來，把火柴盒用衛生紙塞滿，讓聲音消失。包在手帕裡的藥瓶和小刀放在另一個口袋裡，沒發出聲響。而放在夾克口袋裡的麵包、最中和香菸，本來就不會出聲。

後來我展開機械式的作業。先把堆在大書院後門口的行李分四次搬到金閣的義滿像前。首先搬的，是拆去吊環的蚊帳和一床墊被。其次是兩床棉被，然後是皮箱和柳條箱，再來才

是三捆稻草。我把這些東西胡亂堆在一起，將三捆稻草夾在蚊帳和棉被之間。蚊帳最容易引火，我把它半攤開蓋在其他行李上。

最後我折回大書院後面，撿起那個裹著不易燃物的布巾，直奔金閣東端的池畔，就是眼前可以望及池心夜泊石的地方。那裡幾株松樹的樹蔭，勉強可以避雨。

池面映著夜空，微微泛白。上面布滿水藻，像片陸地，透過零散、細小的縫隙，才知道下面是水。雨還不至於在這裡蕩起波紋。細雨如煙，水氣濛濛，池子彷彿無限大地擴展著。

我把腳下的一粒小石子踢進水中。激起的水聲十分響亮，彷彿把我四周的空氣都震得龜裂了。我縮著身，悄然佇立，想讓這種沉默消失去剛才激起的、出乎意料的響聲。

我伸手探入水中，微溫的水藻糾纏在手上。我先將蚊帳的吊環從泡在水裡的手裡滑下去。接著將於灰缸洗涮似地順水滑落。然後，以同樣的方式將玻璃杯、墨水瓶沉入水底。該沉進水底的東西全部沉下去了，身邊只剩下包裹這些東西的坐墊和布巾。最後就是把這兩件東西帶到義滿像前，然後點火。

這時，我突然感到食慾襲捲上來，這太符合我原先的預想，反而使我有種被背叛的感覺。昨天吃剩的麵包和最中放在口袋裡。我用工作服的下襬揩了揩濡濕的手，貪婪地吃了起來。卻食不知味。味覺另當別論，我的胃在叫喚，我慌忙地把點心塞到嘴裡。我心急如焚、

胸口劇烈地起伏。好不容易咽下去，又掬了池水喝上幾口。

……我處在只差一步就行動的時刻了。引導出行動的長期準備工作已全部完成，我站在準備的尖端上，只待縱身一躍。只要一個舉手之勞，輕而易舉。

我作夢也沒想到，這兩者之間足以吞噬我生涯的廣闊深淵，正張開大口。

因為這時候，我想做最後的告別，便眺望了金閣。

雨夜的黑暗中，金閣朦朦朧朧，輪廓飄忽不定。它漆黑地屹立著，簡直像是黑夜的結晶體。我定睛凝望，勉強可見三樓究竟頂忽然變細的結構、法水院和潮音洞細長的柱林。這些昔日曾使我那樣深受感動的細部，如今全然融在一色的漆黑中。

隨著我那美好的回憶增強，這黑暗就變成了基礎，可以任意在上面描繪幻影了。在這躊躇的黑暗形態中，隱藏著美與思考的全貌。以回憶之力，使美的細部逐一從黑暗中閃爍而出，這閃爍傳播開來，金閣終於在既非白晝也非黑夜的不可思議時光下，漸漸變成清晰可見之物。金閣從未以如此完整、精緻的姿態閃爍在各個角落中、呈現在我眼前。我彷彿擁有了盲人的視力。金閣因自身的發光而變得透明，從外面也可以清楚看到潮音洞天花板上的天人奏樂圖案，以及究竟頂牆上斑駁老舊的金箔殘片。金閣精巧的外部，與它的內部渾然為一

了。我能一覽無遺它結構和主題的明顯輪廓、主題具體化細部的精心重複和裝飾、對比與對稱的效果……法水寺和潮音洞同樣寬廣的兩層，呈現出微妙的差異，儘管如此，卻是在同一個深屋簷的庇護下，到像一雙近似的夢、一對酷似的快樂紀念般重疊。倘使只是其中之一，也很容易會讓人忘卻，容易從上下相互印證，因而夢落成了現實，快樂變成了建築；但由於第三層究竟頂將忽然變細的形狀頂在上頭的緣故，一度確證的現實崩潰了，被那黑暗、輝煌的時代的高超哲學所概括，乃至屈服於其下。於是薄木修葺的屋頂高聳，金鳳凰連接著無明的長夜。

建築家仍不滿足於此。他還在法水院西側架起一座形似釣殿、小巧玲瓏的漱清亭。似乎為了打破均衡，他賭注在一切美的力量上。對這建築物來說，漱清亭是反抗形而上學的。雖然絕不是長長地伸向池面，卻看似是從金閣的中心遁逃去任何地方。漱清亭像隻展翅欲飛的鳥，如今張開了翅膀，正從這建築物向池面上、向一切當今世界的東西遁逃開。這意味著從規定世界的秩序向無規定的東西、甚至可能是向官能過渡的橋。是啊。金閣的精靈就是從這座形似半截橋的漱清亭開始，完成三層的樓閣，然後又從這座橋遁逃的。因為飄蕩在池面上的巨大官能力量，雖是建築金閣潛在力量的源泉，但這種力量在完全建立起秩序、完成美麗的三層樓閣之後，便再也無法忍耐居住於此，只好順著漱清亭再次向池面、向無垠的官能蕩

漾、向故鄉遁逃了。除此以外，別無他途。這是我經常思忖的事。每逢眺望瀾漫在鏡湖池上的朝霧或夕靄時，我就思忖著那裡才是築起金閣的巨大官能力量所在。

於是，美概括了各部分的爭執、矛盾與一切不協調，並且君臨其上！它如同用金泥一字一字準確地抄錄在深藏青色紙上的納經³⁶一樣，是在無明的長夜裡用金泥修建的建築。然而我不知道，美究竟是金閣本身，還是與籠罩著金閣的虛無之夜同一性質的東西。或者兩者都是美。美既是細部，也是整體；既是金閣，也是籠罩金閣的夜。這麼一想，過去曾令我苦惱的金閣之美的不可解，彷彿有一半已經解開了。因為倘使審視其細部的美，諸如柱子、欄杆、板窗、板門、花頭窗、寶形造型的屋頂……法水院、潮音洞、究竟頂、漱清亭……池面的投影、池心的小島群、松樹乃至渡頭等細部的美，就知道美絕不是在細部告終、在細部完結的，而是任何一部分的美都包含著另一種美的預兆。細部的美本身就充滿不安。儘管夢想著完整，卻不知道完結，被唆使去追尋另一種美、未知的美；於是，預兆聯繫著預兆，一個一個不存在這裡的美的預兆，形成了金閣的主題。這種預兆，原來就是虛無的預兆。虛無，原來就是這美的結構。這些細部的美在未完成之時，各自都蘊含著虛無的預兆，木質結構尺

寸比例精細纖巧的這座建築，就像瓔珞在風中飄蕩般，在虛無的預感中戰慄。

儘管如此，金閣的美從沒有中斷過的時候！它的美總是在某處回響。我有如患了耳鳴的人，到處聽見金閣美的回響，並習以為常了。以聲音來比喻的話，這座建築物猶如歷經五個多世紀、響聲不絕的小金鈴或小琴。那聲音倘若中斷的話……

……強烈的疲勞襲來。

夢幻的金閣在黑暗的金閣之上，依然清晰可見。它的燦爛輝煌沒有終了。池畔法水院的欄杆的確謙虛地後退了，屋簷下用天竺式肘托木支撐著的潮音洞欄杆，常作夢似的向池面探出自己的胸膛。房簷在池面的反映下顯得十分明亮，水波的蕩漾使倒映也晃蕩不定。斜陽輝映或月光照耀之際，金閣恍如流動著的奇妙之物、振翅欲飛的東西，就是源於這種水光。由於蕩漾的水波反映，堅固形態的束縛被解開了。這種時刻，金閣彷彿是用永遠飄動的風、水和火焰般的材料建成的。

金閣的美是無與倫比的。我知道我的極度疲勞是從哪裡來的。美在最後的機會前再次發揮威力，打算用過去曾無數次襲擊我的無力感來束縛我。我感到手腳無力。直至剛才，只差一步就付諸行動的我，再度從這裡大大地退開一步。

「我的行動就只差一步了。」我喃喃自語。「既然行動本身完全是夢幻，既然我已經完全發揮了這個夢幻的作用，那麼還有必要行動嗎？這不是徒勞嗎？」

柏木說的或許是真的，他說，改變世界的不是行動，而是認識。並且是模仿行動到了極限的認識。我的認識就屬於這種類型，並且是一種使行動真的變成無效的認識。如此看來，我長期以來的精心準備，豈不是完全為了「無需行動也行」的這種最後的認識嗎？

請看看吧，如今對我來說，行動只不過是一種剩餘物質。它從人生中擠出來、從我的意志中溢出，就像另一種冰涼的鐵製機械那樣放在我面前，等待著啟動。這種行動和我簡直一點關係也沒有。至此，我還是我。從此以後，我就不是我了……我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變成非我呢？

我依著松樹。這濡濕、冰涼的樹肌吸引了我。這種感覺、這種冰涼，使我感到它就是，世界以其本來的形態停止，也失去了慾望。我滿足了。

「這極度的疲勞是怎麼回事？」我想著，「總覺得渾身發燒、懶洋洋的，手也不能隨意活動；我一定是生病了。」

金閣依然燦爛輝煌。真像《弱法師》³⁷裡，俊德丸眼中日想觀³⁸的景色。

俊德丸雙目失明，在黑暗中看到了夕陽影子飛舞的難波海。天氣晴朗時，甚至還看到了

夕陽映照的淡路繪島、須磨明石、紀之海……

我的身體麻痺了。淚水不斷落下。就這樣持續到天明，即使被人發現也無所謂。我大概不會做任何的辯解。

……迄今我一直敘述著有關我幼時記憶的無力，但我應該說：突然復甦的記憶也能帶來起死回生的力量。過去不僅把我們拉回到過去，過去的種種回憶，也許為數甚少，卻有強韌的鋼發條，而且現在的我們一接觸，發條就會立即伸長、把我們彈向未來。

身體發麻了，心卻還在某處摸索著記憶。某些語言泛起又消失。心之手就快攆著，卻又隱遁了……那些語言在呼喚著我。也許是為了鼓舞我，才接近我的吧。

「向裡向外，逢者便殺。」

……《臨濟錄》示眾這章最著名一節的開頭一行是這樣寫的。接著語言流暢地吐出：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能獲得解脫。不拘於物而灑脫自在。」

語言把我從深陷的無力中彈了出來。頃刻間我渾身充滿力量。儘管心靈的一部分仍執拗地告訴我，此後我該做的事是徒然，但我的力量變得不懼怕白費了。因為是徒然，才是我應該做的。

我將身邊的坐墊和布巾弄成一團，挾在胳膊窩下，站起來朝金閣望了望。金光閃閃的夢幻金閣開始變得朦朧。欄杆漸漸被黑暗所吞噬，林立的柱子跟著模糊不清。水光消失，屋簷內側的反光也不見了。不久，連細部也完全隱沒在黑夜中，金閣只剩下黑黝黝的朦朧輪廓……

我奔跑起來。繞過金閣的北側，我的步伐熟練了，沒有絆跤。黑暗不斷擴展，引導著我。我從漱清亭旁走到金閣西側的板門，縱身躍進兩扇敞開的大門內，把挾在胳膊窩下的坐墊和布巾扔在堆疊的行李上。

我的心興奮地鼓動，濡濕的手微微顫抖。而且火柴潮濕了。第一根沒點著，第二根一劃就斷，劃第三根時，我用手擋風，火光從指縫透出；點燃了。

我在找稻草。剛才將三捆稻草到處亂塞，現在已經忘了塞在哪裡。待我找到，火柴也已

37 能樂的劇名，作者世阿彌。

38 為觀無量壽經中十六觀之第一觀。面向西方，觀看落日，冥想極樂淨土之法。

燃盡。我就地蹲下來，這次我將兩根火柴一起劃著。

火苗描畫出稻草堆積的複雜影子，令明亮枯野的顏色浮現，濃重地傳向四面八方；接著，火苗藏在騰起的煙雲之中。不料遠處蚊帳的綠色膨脹起來，烈火熊熊燃燒，我感到四周頓時熱鬧無比。

這時，我的頭腦清晰極了。火柴的數量有限。這回我走到另一個角落，珍惜地劃了根火柴，把另一捆稻草點燃。熊熊的烈火安慰了我。以前我和朋友焚火的時候，我就是特別擅長點火的那個。

法水院內出現搖曳的巨大影子。中央的彌陀、觀音、勢至三尊佛像被照得通明。義滿像閃閃發亮，那木像的影子也在背後搖晃著。

我幾乎感受不到熱度。我看到火勢著實地蔓延到捐獻箱，心想：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忘了安眠藥和短刀，突然有了「要在烈火包圍中的究竟頂裡死去」的念頭。於是我從火中遁逃，登上了狹窄的階梯。潮音洞的門為什麼是敞開的？我沒有生疑。應該是老嚮導忘記關二樓的門。

煙霧從我的背後上來。我邊咳邊看著傳說是惠心³⁹之作的觀音像和天人奏樂天花板壁畫。瀾漫潮音洞的煙霧愈發濃重了。我再上一層樓，準備打開究竟頂的門。

門扉打不開。三樓的門牢固地上了鎖。

我敲打那扇門。敲打聲相當激烈，卻沒有傳進我的耳裡。我拚命地敲，只是覺得會有人從究竟頂內側替我開門。

這時，我所夢想的是究竟頂確實是我的葬身之所。濃煙已經迫近，我彷彿在求救般，性地敲著門。門的另一方，只不過是三間四尺七寸見方的小屋。而且，這時候我痛切地做了個夢——不過如今大多已剝落——這間小屋裡理應到處貼滿金箔的。我一邊敲門一邊在想：無法說明我是多麼嚮往這耀眼奪目的小屋啊。我想好歹到達這裡就行了。到達這金色的小屋就行了……

我竭盡全力叩門。用手還嫌不夠，我直接用身體去碰撞，門還是不開。

潮音洞已經瀾漫煙霧，腳底下響起火燒的爆裂聲。我被煙嗆得幾乎窒息。我一邊不停咳嗽，一邊還在敲門。門依然不開。

一瞬間，確實意識到我被拒絕的時候，我便毫不猶豫，急忙轉身跑下樓。從濃煙的漩渦中一直下到法水院，也許我從火裡鑽了出來。好不容易來到西門，縱身跳到了戶外。然後我

39 九四二—一〇一七，是源信的尊號，平安朝中期天台宗高僧。

就像韋駄天⁴⁰般拔腿狂奔，自己也不知道要跑到什麼地方去。

……我奔跑著。簡直無法想像我不停歇地跑了多久，也不記得經過了哪些地方。恐怕是從拱北樓的一側出了北後門、經過明王殿旁，跑上了矮竹和杜鵑叢的山路，來到左大文字山的山頂上。

我倒在赤松樹蔭下矮竹叢生的野地上，以平靜激烈的悸動喘著氣。確實是在左大文字山的山巔。那是從正北面護衛金閣的山。

受驚鳥兒的啼鳴讓我恢復清醒。一隻鳥挨近我的臉頰，猛地振翅飛起。

我仰躺著，望著夜空。成群的鳥兒鳴叫，飛掠過赤松的樹梢。點點火花浮遊在頭頂的上空。

我站起身，鳥瞰遠方山澗的金閣。從那裡傳出異樣的聲響，像是爆竹的聲音，也像是無數人們的關節一齊響起的聲音。

從這裡看不見金閣的形狀，只見滾滾濃煙和沖天的焰火。樹叢間飛舞著無數火星，金閣上空像撒滿了金砂。

我盤腿而坐，久久地眺望這番景象。

當我意識過來，才發現自己遍體鱗傷，燒傷或擦傷的地方在流血，手指也滲出血來，顯然是剛才敲門時受的傷。我像遁逃的野獸，舔著自己的傷口。

我掏了掏口袋，取出小刀和包在手帕裡的安眠藥瓶，往谷底扔去。

再從另一個口袋裡掏出一根香菸。我抽起菸，就像做完工作常想抽支菸休息片刻那樣。

我心想：我要活下去。

40 佛法的守護神，據傳跑步的速度很快。

